

武俠小說

青衣女



安東誠文書局發行

第十集

康德五年八月初版印刷
康德五年九月廿五月初版發行
康德八年八月十日四版發行

有 著 作 權
不 許 翻 印

著 作 人

發 行 人

印 刷 人

印 刷 所

總發行所

武俠小說

青

衣

女

(每集定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安東市廣濟街四一號

康 白

雲

安東市金湯區興隆街一一〇號

劉 祥

亭

安東市金湯區官電街四三號

童 綏

之

安東市金湯區官電街四三號

誠 文 信 印 刷 部

安東市金湯區興隆街

誠 文 信 書 局

電話(長)四一二一號
電話(短)陸奉天四三八五號

青衣女
(第十集)

衆劍俠大戰碧霞宮 青衣女回轉魚台縣

話說慈雲師徒正然爭鬧，只聽有人高聲說道，且慢動手我等來也，慈雲師徒扭頭觀看，只見來者正是三皇廟一干劍俠，在前走者正是神鏢將李英，逍遙俠馬震，乾坤奇俠司馬疊，金眼神鷹方德輝，無形劍客慈禪，飛天劍客慈悅等，書中代言，衆人來至上清宮，一間巧手道人普寬，廟中小道士言說出外訪友，三五日必歸，衆人無奈，在泰安州店房以內等候，每日來上清宮打聽普寬消息，無奈廟中道士總說尙未回轉，這日衆人吃罷早飯，又陸續來至碧霞山，見門緊閉，衆人上前叩門，廟中小道士，因爲已然有碧霞真人分付，別管是有誰人來訪，便叫禪堂相見，因此衆人叩門探問普寬，小道士說他老人家正在禪堂以內，衆人心中大喜，連忙向廟內勾奔，剛然進入月亮門，只聽得慈雲師徒，正然要與他人動手，衆人這才高聲喊叫，說道且慢動手，我等來也，工夫不大，衆人到齊，長眉劍客慈明，口念無量佛，越衆而出，向當場討戰之人問道，未領教施主你尊姓高名，那人說道我姓柳名玉號叫振光，人稱追魂太保此廟住持碧霞真人，乃是我的恩師，長眉劍客傲然一笑，說道你且退回休息，我要與巧手道人普寬答話，有能爲少時弄出頭交戰，今日我等既然來至上清宮，若是不分出個勝負，此事也難以解決施主你放心罷少時自然有人與你動手，柳玉見老劍客一表非俗，兩眼神光射入，也就不敢撥回，連忙退回原處，且說長眉劍客慈明，點手喚道那位是巧手道人普寬，貧道慈明，有話要當面言明，普

寬聞言，連忙向前行走，來至當場，口念無量佛，說道，道友請了我便是普寬，但不知有何言見教，慈明點了點頭說道，我也曾聞聽他人之言，巧手道人在江湖以上，名氣甚高，可惜有一件，你我同是三清教主弟子，既然身入空門就該消淨無爲，一塵不染，你爲何身歸飛龍島甘心叛逆，難道你有意貪圖富貴不成，我師姪梁守成，借宿雲水寺，被你所擒，發出狂言，要與我等作對，我等自臨城去至雲水寺，你又來至上清宮，我等來至上清宮你又出外訪友，使我等跋涉數百里，等候了十餘日，但不知你是何等居心，今日我等闖進了龍潭虎穴，我願聽道友你的妙論，普寬聞聽哈哈大笑說道，常言說得好士各有志，我歸服飛龍島，乃是另有所求，非你所能知，我在雲水寺內有人與我送信，言說你們師兄弟邀到天下薄有名氣之人，要與飛龍島作對，我想你也是出家之人，何苦多管閑事，也須是以爲你等身負絕藝，天下無敵，故此才敢多管飛龍島之事，因此我有意要瞻仰瞻仰你等有多大能爲，事有湊巧那日有梁苗二人，在雲水寺投宿，我話中套話，問出二人底細，才知乃是慈禪弟子，我才伸手捉拿，留在廟中，此人已被我帶至上清宮，每日三餐不缺毫無有損傷，今日你若能以憑武學工夫，將我們師兄弟幾人當場戰敗我就將此人雙手送出，另外我還要任憑你等，將我送交當官並無怨恨，慈明劍客擡頭觀看見房簷之下，站立着幾名道長，一個個瀟灑出塵，不覺點了點頭向普寬說道，原來你來至上清宮乃是搬請出來奇能異才之士，預備與我等動手比併，普寬說道，道友你也不必多心，這幾位道友也並非他人，一位是此廟住持碧霞真人廣寒，一位是我的師兄水火道人普珍，再有一位是勞山玉皇頂玉皇閣住持，玉皇道人妙禪，只我四人與幾位弟子，今日相見，也只好以武學分高低，老道說罷，退回原處，開言問道，那位迎此頭陣，追魂太保柳玉應聲說道，這頭一陣一定

歸我拉，柳玉說罷，二次來至當場，搖頭恍腦說道，誰來與我追魂太保，比試比試拳腳，原來這時候老劍客慈明，已然退出場去，向衆人說道，今日之事，只可用武力解決，貧道想來，出家之人，甘心從賊，乃爲最可恨之事，普寬既然執迷不悟，我等須將此人有一番處治，也使一般附賊之人，有所戒懼，衆人齊聲答應說道，理當如此，正在這般時候，追魂太保柳玉，却下場討戰長眉劍客回頭說道，但不知那位願意出頭會戰，老劍客慈明話剛說完，只聽有人答應說道，小可不才甘願與這小子對付對付，衆人見此答言之人，正是赤髮靈官陸猛，此人性情猛烈，只見他越衆而前，向柳玉說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柳玉報完自己姓名，陸猛也沒容人家問他身形向前一滾，雙手用了一手雙風灌耳，兩拳向柳玉太陽穴便打，柳玉見拳勢過猛，連忙縮頭騰頸，躲在一旁，然後向前邁步，黑虎掏心，拳奔陸猛胸膛，陸猛微然閃身，兩人差招換式，打在一處，一來一往，動手工夫一長，並未分出誰勝誰敗，陸猛心中着急，恨不得一拳將柳玉打死，因此兩拳加緊，專檢柳玉致命之處，向裏遞招，來往又有二十幾回照面，陸猛將身形向外一撤，回頭說道小子你住手，太太爺有話跟你說，柳玉一翻二目說道，有話只管說，陸猛說，我們爺兩拳脚分其勝負，並無多大意思，何不亮兵刃分一個強存弱死，但不知意下如何，柳玉點頭說如此也好，待我前去取兵刃，說罷回轉本隊取出自己得意兵刃，青銅呂祖錘，陸猛回至本隊，要出來自己的寶鐵齊眉短棍，兩人二次勾奔當場，並不答言，兵刃齊舉，殺在一處，陸猛力大無窮，齊眉棍呼呼風響，專取柳玉致命所在，柳玉也是受名人指點，閃轉騰那身形靈便，兩人來往就是十幾個照面，真可以算作棋逢敵手，將遇良才，一時之間，也難以分其勝負，追魂太保柳玉，心中一動，暗道如此酣戰，何時是了，我何不用我的暗器取這猛漢性命，

柳玉想罷，乘機虛施一錐，向後一退，探右手於懷，取出子午問心釘，此釘乃是碧霞真人親傳之藝，百步以內，百發百中，乃是用毒藥嚼製而成，有人被此所傷，子不見午，準死無疑，碧霞真人，乃是出家之人，對他的弟子，傳授這等很毒之藝，也就能以見出這位碧霞真人是何等人物拉，閉言少敘，且說陸猛見柳玉退走，剛然提棍要追，只見柳玉右手一揚打出一件暗器，勾奔自己咽喉而來，陸猛趕緊閃身，只聽撲赤一聲，左肩頭負傷，登時之間，只覺半邊身子發麻，不敢戀戰連忙提棍回陣，且說赤髮靈官陸猛，與追魂太保柳玉，比試兵刃，柳玉手使子午問心釘，將陸猛打傷，陸猛不敢戀戰，手提寶鐵齊眉棍，敗回本隊，剛走到衆人面前只覺傷口痛，眼前發黑，古冬一聲，倒在埃塵，兵刃拋在一旁，神標將李英，連忙過來，毛腰細看，只疼見陸猛二目緊閉面如金紙，不覺艾約一聲說道，陸賢弟，你這是怎麼樣了，陸猛並不答言，長眉劍客慈明，口念無量佛，說道，李施主且休驚慌，此人乃是被敵人毒藥暗器所傷，只要有妙藥救治，必無妨礙，旁面轉過來，天外飛來銀面仙翁陸鳴岐，向李英說道，李施主你且將陸猛衣服剝開，待貧道看一明白，李英聞言，連忙將陸猛衣服，用刀割斷，只見傷口週圍變成黑色，不住向外流紫血，陸鳴岐點了點頭說道，傷勢雖重，貧道却能醫治，老道說罷，回手在腰中取出一隻小葫蘆，拔出木塞，在手掌以上，倒出兩粒丹藥，其色殷紅，老道派人取來一杯涼水，先將陸猛牙關撥開，將藥放在陸猛口中，用水送下，然後老道蹲在就地，兩手按住傷口，一張嘴咬住子午問心釘，向外一用力，將暗器拔出，老道用水將傷洗淨，回手二次取出丹藥，放在傷口，割下陸猛衣襟，將傷纏好，工夫不大，只聽陸猛艾約一聲，說道，痛死我也，李英連忙道，陸賢弟你覺怎樣，陸猛翻身坐在就地，說道，我只覺得四肢無力，傷口甚痛，李英道

寶弟被賊人所傷，多蒙陸道爺用靈丹妙藥，打救於你大諒無妨，陸鳴岐說道，陸施主你休養一時，自然可以復舊如初，陸猛說我謝謝仙長救命之恩，陸道爺微微一笑，說道，不必謝我，這乃是施主你命不該絕，才遇貧道在場，若是不然準死無疑，書中代言，天外飛來銀面仙翁陸鳴岐，中年看破紅塵，身入空門，陸地飛騰術十分精妙，無事之時，到在名山勝境，採取各種藥材，配製各樣靈丹妙藥捨施救人，真可以算作起死回生，且說衆人正然敘話，猛然擡頭只見當場已然有人動手斯殺，書中代言，赤髮靈官陸猛身受暗器之傷，劍客隊中，可就怒惱了一人，此人也是蘇州鎮遠鏢局水路鏢頭，抄水燕子魏文良，此人身高靈便，穿高就矮，形如狸貓，快似猿猴，長拳短打，十八般武藝，無不精通，此人水量甚大，在鎮遠鏢局，身爲水路鏢頭，專走長江黃河，洪澤湖，洞庭湖，鄱陽湖，微山湖一帶等處，從來尙未鬧過亂子，後來藍面天王蕭道榮，嘯聚飛龍島微山湖，獨山湖，昭陽湖水面就不安靜鎮遠鏢局，鏢主李英，一聽這位蕭道榮，聲勢甚大，手下能人居多，因此也就與魏文良商量多次，不走微山湖附近一帶的鏢，怕的是蕭道榮手下之人，不開面子，若是鬧出差錯，豈不與鎮遠鏢局的顏面有關，因此凡是有微山湖等處的鏢銀等項，一概不保，日子長了，鎮遠鏢局的名氣，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一般人都說鎮遠鏢局怕事，惹不起飛龍島，一傳十，十傳百，這話一傳揚開拉，有鏢的也不往鎮遠鏢局送拉，鎮遠鏢局的生意，也就一天壞似一天，神鏢將李英，也就暗恨蕭道榮，後來大清兵攻打飛龍島，倒趁了李英心頭之願，那日接到長眉劍客書信，言說要協助官軍，與飛龍島中呂余兩位劍客，比試武學，李英這才帶領手下五位鏢頭，勾奔三皇廟與衆人相聚這日在上清宮內，亦變靈官陸猛，當場受傷，各位鏢頭，一個個怒氣不息，抄水燕子魏文良，連忙手提自己得意的

兵刃，分水鵝眉刺，來至當場，並未說話，兩人殺在一處，兩人動手工夫一長，柳玉心想，我何苦如此戀戰，還是用暗器將此人戰敗，豈不爽快，柳玉想罷，乘機虛恍一招，然後抽身向後便退，魏文良剛要追趕，猛然想起，這小子暗器厲害，就叫他逃走了罷，柳玉見魏文良手擊兵刃並不追趕，這小子斗手就發暗器，魏文良猛見柳玉右手一揚，打出一件暗器，連忙一躲，子午間心釘擦耳而過，間不容髮，非常之險，魏文良不敢久待，退回本隊，正在這時，猛聽有人高聲說道，小輩休得逞能，待老夫取你性命，衆人見此說話之人，乃是逍遙俠馬震，老頭子當年憑手中這把寶刀，闖蕩江湖，行俠做義，創成一分名譽，現時雖然是年近花甲，可有一節，威風不減當年，且說馬老俠客，來至當場，手拈胡鬚向柳玉說道，你這人專講用暗器傷人，也非是大丈夫所當作之事，來來，我看你能有多大能爲，柳玉一翻二目，說道，你叫何名字，馬老俠客說道，老夫逍遙俠馬震是也，柳玉一陣狂笑，用手一指，說道，馬震，你在江湖以上，薄有虛名，你就該心滿意足，在你故鄉以內，享其清閑之福，不該再來在刀槍隊裏，送了你的老命，依我良言相勸，你趁早離了上清宮，還能以保住你的首領，若不然可就要命喪此地。老俠客傲然一笑，說道柳玉，你不必如此狂傲，我等練武之人，鬪義不鬪口，你有能爲，只管動手殺人，何苦說出這等無用之言，柳玉一陣狂笑，說道，你既然如此說拉，你就多加小心罷，這小子說罷，手擊青銅呂祖錘，邁步向前，冲着馬震就遞，馬震傲然閃身，回手拉刀，接架相還，老頭子刀法，可以算是海內開名，柳玉焉能敵過，兩人動手五七個照面，柳玉就被老頭子刀困住拉，這小子手忙腳亂，有心退在一旁使用自己暗器，無奈又尋不出機會，又勉強對付了兩三個照面，這小子可真不行拉，這小子心想，我是三十六招，走爲上策，再若與此人戀戰，

只怕性命還要墮在他人之手，柳玉將主義想好，也就留心尋找逃走的机会，老俠客馬震，久經大敵，識多見廣，他見柳玉動着手，兩眼滴溜溜亂轉，心說這小子沒安好心，不是要施放他的噐器，就是要乘機會逃走，我若是叫你全毛全翅回去，我忘叫聖手逍遙俠老頭子想至此處，故意用了一手撥草尋蛇的招數，寶刀勾奔柳玉的胸膛便遞，柳玉趕緊用右手呂祖錐向外一迎，老頭子寶刀向回一抽，柳玉心中大喜，心說我不趁此時逃走，還待何時，柳玉想罷，連忙轉身，向外就走，老俠客心說，這小子果然中了我的匡招之計，連忙向前一縱，刀尖勾奔柳玉後心，老俠客身法，是何等之快，柳玉猛覺身後風聲一起，就知這老頭子起來，這小子總算不含忽，連忙一閃身形，扭頭觀看，只見刀光一閃，已然來至切近，想要躲閃，已然是來不及拉，趕緊兩眼一閉，心說我命休矣，老俠客容寶刀到在柳玉咽喉切近心說，殺死此人也無多大用處，這才刀尖一偏，只聽撲赤一聲，刺入柳玉肩穴，足有二寸，老頭子總算刀下留了德拉，柳玉身形恍了兩恍，連忙逃命去了，馬老俠客剛要喚巧手道人普寬，出頭會戰，只聽有人高聲喊叫，說道，老頭子休要逞強，待我取你老命，馬震擡頭觀看，見此說話之人，年紀不過四十多歲，身穿藍綢子褲褂，腰繫英雄帶，足有巴掌寬，帶穗子掖在腰中，足登青緞子抓地虎快靴，身高六尺有餘，往臉上看，面如蟹蓋，濃眉闊目，四字口大嘴叉，高鼻梁，連鬚落腮胡子，根根見肉，剪子股小辮盤在腦後，雄糾糾，氣昂昂，精神百倍，再仔細看但見來人，背插明晃晃金背鬼頭刀，脅下佩帶鱗囊，馬老俠客，手拈胡鬚，冷笑問道，來人通上名來，那人聞言，說道，老頭子你若問我姓名，待我告訴於你，我乃是濟南府的人氏，姓鮑名廷號叫振芳，在江湖以上，有一美稱，叫做追魂太歲，碧霞真人，乃是我的恩師，巧手道長乃是我的師叔，適才與你動手之

人，追魂太保柳玉，乃是我的師弟，我師兄弟四人，我居其長，老頭子你巧勝我之師弟，來來，我要領教領教你的武學，馬老俠客說道，老夫一心瞻仰瞻仰碧霞真人，與巧手道人武藝，你何必前來，虛磨時間，鮑廷說你若是將我戰敗，我師父自然前來會你，馬震道，如此你就亮招罷，鮑廷聞言回手拉刀，說道，老頭子你就多加小心罷，鮑廷說罷，雙手捧刀，分心就刺，馬震微然閃身，用手中寶刀，將鮑廷鋼刀，向下一壓，鮑廷將刀向回一抽，老俠客一翻手腕，刀奔鮑廷咽喉，鮑廷連忙縮頭藏頸，躲在一旁，差招換式，兩人殺在了一處馬震動着手，留神細看鮑廷刀法，神出鬼沒，刀法精奇，乃是受過名人指教，老頭子暗含着佩服，心說就憑這等武功，若是能以走入正路，定然可以創成一份名譽，無奈與飛龍島城人接近，只怕身敗名裂，老俠客一面沉吟，一面動手，不覺已然夠二十幾個照面，這也是老俠客馬震，心中喜愛鮑廷的刀法，因此才與鮑廷，來來往往，走了二十幾個照面，工夫一長，鮑廷這小子可就着了急拉，心說，我以為這人白髮蒼倉，老邁不堪，必然不是我之敵手，時下動手多時，老頭子不但是刀招未亂，而且還是越殺越勇，我如此戀戰，何時才能了結，我何不用暗器傷了此人性命，也叫他同來之人，知道上清宮中，所有人位，非是無能之輩，這小子想好，乘機虛施一刀向外就退，將鋼刀交與左手，一伸右手，取出一枝毒藥標，扭頭觀看，見馬震擎刀不追，鮑廷冷笑一聲說道，馬震你妄有俠客名氣，其實乃是胆小如鼠，無能之輩，馬老俠客一翻二目，說道，鮑廷你何以見我胆量甚小，鮑廷說，你明知我之退走，是要施用暗器傷你，你胆量小，恐怕你的性命有傷，因此不敢退趕於我，馬老俠客聞言，說道，鮑廷你既然提到暗氣，來來，我站在此處，你有何等能為，只管施展出來，我甘願瞻仰瞻仰，不怕我身受重傷，或是當場亡命，我都甘心

願意，鮑廷點頭說道，就是罷，你可多加小心，這小子說罷將鋼刀插於背後，回手取出毒藥標兩隻這小子就要標發連環，當場取勝，老俠客一手擊刀一手拈弄海下胡鬚，圓睜二目，仔細觀看，但見鮑廷右手一揚，打出一隻鏢來，頭不搖，尾不怵，非常之穩，勾奔自己咽喉而來，老俠客容着標來切近，微然一閃身，鏢落埃塵，鮑廷見第一隻打空，左右兩手，各取毒藥標一隻，兩手同時一揚，一隻勾奔馬震胸堂，一隻勾奔小腹，標來甚急，老俠客不敢怠慢，向一旁一閃，兩隻鏢擦身而過，非常之險，衆俠義在一旁各自下了一多索，鮑廷見三鏢未能打中，暗含點了點頭，心說這位馬震，果然身有絕藝，看來今日我定然是難占上風，鮑廷正然沉吟，老俠客馬震哈哈一笑說道，鮑廷，你打我三鏢未能損傷我的毛髮，我有心回敬你三鏢，不知你意下如何，鮑廷說道，既然如此，老頭子你就亮鏢罷，馬老俠客微然一笑說道，鮑廷你須要多加小心，老頭子說罷，寶刀插於背後，回手取鏢，右手一揚，喊一聲打，鮑廷一閃長形，見並未打出，微然一愕神，不料想老俠客金鏢可就到拉，鮑廷想要躲閃，已然來不及了，只聽撲赤一聲，鏢中左腿，這小子一滋牙，看了馬老俠客一眼，長歎一聲，毛腰將鏢起出，拋於就地，帶傷回轉本隊，常言說得好，打了孩子大人出來，柳玉鮑廷二人，當場落敗，碧霞真人廣善，勃然大怒，站起身形，就要出頭與自己弟子報仇雪恨，巧手道人普寬，連忙相攔，說道，師兄你且暫忍一時，待我先迎頭陣，會會這一干人等，都有何等武學，普寬說罷越衆而來，來至當場，口念無量佛，向馬震說道，貧道普寬，觀看施主，你與我師姪鮑廷動手，頗有相讓之處，足見手下留情，貧道一時技癢，有心與施主你比比試，不知你心意如何，馬老俠客哈哈大笑，說道，普寬你話說得倒是和氣，其實你也不必如此，我等自打臨城縣，星夜來到碧霞山，專爲

了與你相見，常言說得好，怨有頭，債有主，你乃是罪之魁，禍之首，你今出頭會戰，我十分歡喜，只因你若是當場取勝，我等驟脚一走，梁守成被擒之事不管拉，你若是當場落敗，你也就話符前言將梁守成雙手交出，然後自己兩手一背，任憑我等，將你送交官面，按律治罪，道長你說是也不是，老道聞言，哈哈大笑，說道，馬俠客爺你所說的十分不錯，只要被你等在上清宮獲勝，貧道身受國法死無怨恨，馬老俠客點頭說道，既然如此，道長你就亮你絕藝，我甘願奉陪，老道回手抽劍，走行門，繞過步，兩手捧劍向馬震胸膛便遞，馬老俠客，見劍光一閃，其來甚速，連忙向旁一閃，舉刀冲着老道頭頂便落，兩人差招換勢，殺在一處，兩人身份到拉，各自看關定勢，誰也不敢冒險進招，馬老俠客勳着手留神細看老道的劍招，不覺倒抽一口涼氣，心說不怪老道成心要與我等作對，原來是身負絕藝，我若是不加小心，只怕要敗在此人之手，老俠客想至此處，也就振起精神，施展自己之八卦刀法，與老道一來一往殺得難分難解，兩人動手工夫一長，惡道普寬，越殺越勇，老俠客馬震，可就不成拉，只因適才與鮑廷勳過手拉，鮑廷勳也是一位勁敵，雖然將鮑廷戰敗，無奈並未歇恩，就與惡道普寬，殺在了一處，一來是身體勞累，再說老不講筋骨爲能，因此老頭子鼻渦額角，津津見汗，口中微聞喘息之聲，老頭子心說罷了，我馬震闖蕩江湖，創了一份俠客的美稱，憑手中寶刀一口，就未遇見過敵手，不成想今日在此碧霞山，就要栽跟頭現世，平生英名，一旦付與深水，是了，我如此年紀，死不算夭亡，我今日算豁出去拉，寧肯名在人不在，也不能拖刀敗走，老頭子想至此處將心一橫，惡狠狠施展自己絕招，就算與老道拚了命拉，無奈這位巧手道人，手中一口寶刀，劍招巧妙，並無半點疏懈，招招有式，式式有法，腳底下只聽赤赤的聲音，步法非常之清，俠義隊內，

無一人不暗含着豎大拇指，心說不怪老道口吐狂言，真有絕藝在身，有這等劍術，若是走入正路，足以夠劍客的身分，無奈事不明，甘心協助蕭道榮爲非作惡，蓄意反叛，將來飛龍鳥事敗，老道定然是身受國法，那時節就這等工夫，輕易帶到棺木以內，豈不是可惜衆人這麼一尋思，工夫可就不小拉，只見馬老俠客，刀招散亂，堪堪就要落敗，衆人甚是着急，猛見惡道兩手捧劍，一伏腰劍走中盤，勾奔馬老俠客小腹，馬老俠客就心一橫，也不躲劍，兩手捧刀，挺身向前便推，刀尖勾奔惡道咽喉，這乃是拚命的招數，劍到拉，刀也就到拉，我死你也別活着，俗語說道這就叫兩敗俱傷，魚死網破，衆人眼睜睜就算解救不了，正在這一髮千鈞之際，猛聽有女子之聲音喊道，你二人休要如此，我來也，但見自正房以上，好像一團飛絮似的，落下來一位女子，用手中寶劍，向二人兵刃一壓，二人各將兵刃向回一抽，各自邁步跳出圈外，扭頭觀看，只見來人，乃是一位青年女子，看年紀也就在十七八歲，身穿月白綾子袴褂，腰繫月白綾子汗巾，頭上是月白綾子包住青絲，往臉上看，面容好似三月桃花，甚是嬌豔，蛾眉皓齒，杏眼桃腮，口似櫻桃，牙齒排玉，容顏甚是俊美，足夠十成人材，脅下鏢囊手中寶劍，光閃閃，冷森森，看樣子乃是一口無價之寶，巧手道人普寬，口念無量佛，說道，女施主你這算何意，那女子微笑，說道，你乃是出家之人，身歸三清教下，講的是一塵不染，五蘊皆空，何苦與他人以刀劍拚命，老道心中不悅，一翻二目說道，你乃是閨閣幼女，就該在此家中，拈針弄線，習學女工，爲何拋頭露面，手持兵刃，來至上清宮，多管閑事，那女子聞言，啓齒一笑，說道，老道你說的倒挺好，爲女子者，講的是貞靜幽嫻，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動習女工，少惹是非，無奈可有一節，我生就的體性，專好管人間的閒事，今日我既然來至上清宮，我倒

要問明你等爲何聚衆比武，老俠客馬震，在一旁打量這位女子，見此人一臉正氣，由打聽麗之中，透出一股英銳氣概，不覺暗中點了點頭，心說，看此女子之言語行動，定然是與我義女梁小環一般無二，此女若是遲來一步，只怕我已然喪在老道寶劍以下，老頭子手拈海下鬚鬚，開言說道，未領教這位女英雄尊姓高名，仙鄉何處，那女子一打量馬老俠客，說道，你問我姓名也不難，我可先要問明你老人家的名諱，然後我再告訴你，馬老俠客說道，老朽馬震，乃是魚台人氏，那女子說道，難道說你老人家便是聖手鎮東方逍遙俠嗎，老頭子笑道，不錯，那乃是老朽的草號，其實可不配這俠客二字，那女子說道，我的天倫時常提到你老人家威名，不成想今日在此碧霞山，得以與你老人家相遇，老俠客說道，但不知尊大人是那一位，那女子道，我的天倫人稱鐵胆俠，姓何名瑞家住濟南天涯莊，現隨兩江巡撫王大老爺，查辦飛龍島，我奉了母親之命，勾奔徽山湖大清營，探望我的父親，今日行至碧霞山貪玩山景，不覺來至此處，因見你等衆人拚命相殺，故此前來解圍，書中代言，這位女子，乃是鐵胆俠何瑞的愛女，聖手俠女何文英，上文書化而魔王焦亮，強搶民女，何瑞帶領二子，夜入焦家鎮打救落難女子，後來聖手女俠何文英，預先趕到焦亮家中，將此女救回天涯莊，第二日何瑞二位少爺，錦豹子何義，玉面小如來何鳳，去至焦家鎮大鬧天和當周濟窮秀才程錦章，戲耍焦府四位教師，後來二位教師當場亡命，何氏弟兄退去焦家鎮，焦亮隨後追趕，中途路上，與聖手女俠何文英相遇，焦亮被美色所迷，出口調戲，被何文英以毒藥鏢所傷，焦亮敗回焦家鎮，巧手道人普寬，將焦亮治好，二人於夜晚之間，到天涯莊要殺死何氏滿門家眷，又被何氏父女將二人驚走，此事在前文也會述明，不必再提，且說何氏父子自天涯莊動身，追趕兩江巡撫王大人，隨營効力，查辦

飛龍島，一去甚久，也未見有家信，老夫人，甚是放心不下，不知道父子三人，在大營以內景況如何，姑娘見母親終日愁眉不展茶飯無心，姑娘百般勸說，無奈老夫人總是放心不下，姑娘這才與老夫人商量，要去到大清營，探望父子三人，然後就回轉天涯莊報信，老夫人可也願意，這日姑娘帶好應用之物，自家中一路之上，飢餐渴飲，夜宿曉行，非止一日，那日行至泰安州地界，地名叫做十里鋪見天色尚早，打過尖，即刻動身上路，打算向前再走一程，趕到日落山，晚靄蒼茫，荒郊漫野，四處觀望，並不見村落人家，姑娘心中着急，悔不該貪趕路程，錯過宿店，工夫不大，天色已然昏黑，只見一彎新月，高掛在東山之上，姑娘心說，今夜晚我只好連夜向前行走，若是能以早到大清營，見過我的天倫，與我二位兄長，問明他父子三人，離家以後之事，然後我再返回天涯莊，稟知我的母親，也好使他老人家，放寬心懷，姑娘一面尋思，一面向前行走，猛聽一陣鐘聲響亮，姑娘心中一動，抬頭觀看，只見面前黑壓壓一片，姑娘心想此處必然是庵觀寺院，我何不向前借宿一宵，也省得連夜行走，姑娘想罷，邁步來至廟門以外，藉着星月光輝，仔細觀看，只見牌匾以上，寫着斗大黑字，乃是雲雷寺三字，姑娘伸手叩門，工夫不大，只見門內有燈光一閃，接着有人問道，外面是那位叩門，姑娘道，我乃是行路之人，只因錯過了宿店，有心在寶刹投宿一宵，明早動身，多奉香資，門內之人，一聽是年輕女子前來叩門，心中一樂，連忙說道，既然如此，你且少候片時，待我回轉禪堂，將齋匙取來，隨後便來與你開門，姑娘說你就多費心罷，只見門內燈光一閃，工夫甚大，那人二次前來，華郎一聲，將門開放，那人將燈籠一舉，姑娘見此人道家打扮，身穿銀灰色細布道服，青緞子護領，胖襪雲履，往臉上着，只見此人，青虛虛的臉堂，斷梁眉大環眼，高鼻梁鼻孔朝天

，四字口，如同血盆，連鬚絡腮胡子，如同鋼針，年紀也就在三十多歲，像貌十分凶惡，老道手舉燈籠，將姑娘照看多時，心中大喜，口念無量佛說道女菩薩你要投宿，請至裏面，姑娘心說，好一份凶惡像貌，難道說，此人非是安善之輩，我倒要多加小心，姑娘想罷，邁步進入廟門，老道將雙門緊閉，提燈在前引路，少時來至禪堂，老道將姑娘讓至房中，將燈籠吹滅，回身坐在姑娘對面，陪笑問道，女菩薩孤身行路，不知意欲何往，姑娘道，我自此路過，乃是夠奔臨城，探望親眷，行至此處天色昏黑，因此進入寶刹，與大師夫添些麻煩，未領教大師夫法號怎麼稱呼，老道陪笑說道，貧道我叫做信善，我師父普珍，因事出外，時下廟中只有我獨自一，不成想，女菩薩你倒來拉，看起來其中乃有一段緣分，女菩薩你大概是未用晚飯罷，待我分付廚師夫與你做來齋飯，我還要陪伴女菩薩暢飲三杯素酒，姑娘見老道說出狠戾之言，心中暗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這老道當真是一位不守清規之人，你若是對我有何等非分之心，我必然手起劍落，要了你的狗命，姑娘想至此處，一翻二目，向老道說道，我在前面打過尖拉，酒飯一概不用，若有靜室，我歇宿一宵，明晨早行，老道信善，笑哂說道，但不知女菩薩，家住那裏，今年芳齡幾何，姑娘心中不悅，扭過臉去，並不作聲，老道見姑娘不肯答言，笑道，女施主你既然不用酒飯，且將包袱解將下來，天色不早，我們也該早些安歇，老道說着話，過來就要動手與姑娘解背包袱，姑娘勃然大怒，站起身形，向後躲閃，伸手一指惡道，氣沖沖說道，你這出家之人，爲何如此不穩重，你可知道男女有別，授受不親，你再若無理，可別怨我意狠心毒，老道笑哂說道，女菩薩你何必如此薄情，六合以內，講的是男歡女愛，皆大歡喜，你來看，禪堂幽靜，古刹無人你我二人，何不共效于飛之樂，也免得辜負如此良宵，常

言說得好，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今夜晚間，你來至雲霄寺，這乃是千里姻緣一線牽，別看我身入空門，只要你肯其與我結爲夫婦，我必然返俗回家，與你夫唱婦隨，百年偕老你看如何，姑娘聞言，只氣得花容變色，冷笑一聲說道，我把你這胆大惡道，佛門善地，你竟敢說出這等言語，真乃是畜牲不如，我有心將你懲戒一番，又念其此處，非是行凶之地，常言說惡人自有惡人魔，我且饒你一命，我走拉，姑娘說罷，就要向外行走，老道信善一時被色所迷，見姑娘要走，連忙向前便拉，說道，好心的女施主你可別走，你慈悲慈悲，打救我這條命罷，只因我見了這份芳容，我的靈魂都被你勾引拉，你今一走，豈不是要了我的命拉，姑娘聞言，氣滿胸膛，一回手巴叉一聲，打了信善一個嘴巴子，只打得老道半邊臉發火，門牙也掉拉，只痛得老道雙手握臉，不住艾約，過了多時，老道痛疼稍止，伸手向姑娘一指，說道，我把你這賤人，你乘我不備，打得我好苦，我明告訴你罷，雲霄寺乃是龍潭虎穴，今夜晚間，你應允我的親事，乃是你的造化，牙崩半個不字，你休想走出廟門一步，娘娘冷笑一聲說道，我把你這惡道，你未從起此不良之念，你也得睜開你的狗眼，看看你家姑姑是何等之人，老道說，別管你是誰，我也要與你成親，叫我成親也得成親，不叫我成親，我也得成親，我算成定拉，你若想逃走，勢比登天還難，姑娘說道，惡道你有何等能爲，竟敢任意胡爲，老道說道，你且稍候，我去去就來，老道說罷，急忙進入暗間，工夫不大，二次從裏面竄將出來，已然短小打扮，手擎明晃晃一把鋼刀。脅下佩帶鏢囊，老道冲着姑娘用刀一指，說道，你若是怕死貪生，你即可應允我的親事，如其不然，你來看；我手起刀落，將你殺死，然後將你屍體拖在廟後，任憑狼嘶狗啃，姑娘點了點頭，說道，惡道你說出這等傷天害理之言，我焉能容你活在人

世，來來，你有胆量隨我到在院中，也好要了你的狗命，姑娘說道，邁步至院中，暗中伸手取出毒藥鏢一隻，扭項觀看，信善一來是被美色所迷，二來是欺負姑娘乃是女流之輩因此也就放心大膽邁步隨後而出，姑娘冲着老道斗手就是一鏢，老道出得房來兩眼發直，尋找姑娘是在於何處，猛見一件暗器，迎面打來，老道連忙向旁躲閃，只聽撲赤一聲，鏢中左肩頭，老道艾約一聲，蒼郎郎鋼刀拋於就地，伸右手將鏢起出，拋於一旁。只覺傷口火熱，痛入骨髓，姑娘向前夠奔，一脚將老道蹄倒在地，回手拾起老道鋼刀，在老道面門一恍，冷笑說道，惡道你心懷不良，今日我必要取你的狗命，老道躺在地上，不住艾約，說道，女菩薩女英雄女祖宗，你饒了我罷，今夜晚我算輸了眼拉，千不是萬不是，乃是小道我的一段之過，我不該生出邪念，要與你作此苟且之事，你看在三清教主的分上，你饒我不死，我終身也難忘的大恩大德，姑娘道你爲非作惡，我是以爲你有多大能爲，我且問你，你們廟中共有多少老道，信善說，女英雄你就萬安罷，廟中時下就有我自己，還有一名廚師夫，除我二人之外，再無他人，不怕你將我用刀細割，直到天亮，也無人與我報仇，只因我師父水火道人普珍，自打昨日，受他人之請，去至碧霞山上清宮，前去迎敵助戰，將我師兄弟，全然帶走，只留我一人，在此看守廟宇，姑娘聞言，心中一動，忙問道這碧霞山又是怎麼一段情節，信善說道，只因我師叔巧手道人普寬，與我師父水火道人普珍，歸服飛龍島，輔助蕭天王共成大事，有人與我師叔報信，言說臨城三皇廟中，有無形劍客慈禪，師兄弟四人，邀請天下能人，要協助官軍，攻打飛龍島，我師叔甚爲生氣，才將慈禪弟子，押在他的廟中指名要與一千衆人，比併武學，我師叔又恐其人單勢微，難以敵擋三皇觀所搬請之人，因此他老人家自臨城雲水寺，來在了泰安州碧霞山上清宮，

請碧霞真人廣善出頭協助，我師叔仍然是怕衆寡不敵這才與碧霞真人廣善、自碧霞山來至雲雷寺，搬請我的師父，我師父見情不可却，這才帶領我的師兄弟，一同夠奔碧霞山前去助戰，大約三二日內，就有一番惡戰，這乃是我一往實情，姑娘問道，碧霞山距此還有多遠，信善說，從此夠奔東南，大約不足五十里，姑娘點了點頭，說道，我見你說得甚是可憐，我也不便殺你，須要悔改前非，你再若犯在我的手內，我必然將你碎屍萬斷，姑娘說罷，將鋼刀拋於埃塵，毛腰拾起自己的毒藥鏢，抹擦血跡，帶在腰中，丹田提氣，飛身上房，辨明了方向，這才施展夜行術，夠奔東南，天到東方發亮，眼前閃出一座城鎮，六街三市，行人甚衆，逢人一打聽，才知道此地便是泰安州，姑娘打過尖，問明碧霞山路徑，這才自泰安州動身，一路够奔碧霞山而來，天還未到正午，已然來至碧霞山下，順着山路，向山上行走，工夫不大，已然來至上清宮山門以外，見雙門緊閉，伸手推了推，紋絲沒動，姑娘繞至後面牆下，四顧無人，連忙撒步坐腰，向牆上一聳，雙胳膊搭在牆頭，向廟中觀看，見牆內乃是菜圃，青菜遍地，姑娘飛身而過，順着土築道路，進入一座角門，耳旁只聽有兵力之聲，姑娘這才飛上正房，抬頭觀看，只見院中有人動手惡戰，乃是一位俗家，一位道士，兩人刀來劍去，殺得難分難解，姑娘伸手解開背後包袱寶劍，將包袱放在房上，將身上衣服收拾得緊趁利落，猛見下面動手之人，遞兵刃拚命，姑娘不敢怠慢，連忙飛身而下，與兩人解圍，且說聖手女俠何文英，乃是聰明絕頂之人，他對老俠客馬震言說自己乃是離家探父，行至此地，一時貪玩山景，不覺來至碧霞山，這乃是姑娘不願說出夜入雲雷寺，由惡道信善口中，聞知碧霞山動手比藝之事，因此前來觀看，只因這夜入古刹，惡道逼奸之話，實在是難以啓齒，且說巧手道人普寬，一聽此女自報姓名，乃

是天涯莊何瑞之女，老道雙眉一皺，開言說道：「原來你是天涯莊何瑞之女，你父在江湖以上，薄有虛名，當年不該多管我師姪花面魔王焦亮之事，攪鬧焦家鎮，你這丫頭，中途路上，乘其無備，用毒藥鏢打傷焦亮，幸虧我一步趕到焦家鎮，將我師姪焦亮以妙藥調治，復舊如初，那日晚間，我二人，本要殺你滿門良賤，以解心頭之恨，也是你等，命不該絕，有了防備，因此我二人，才離了天涯莊，饒你等不死，姑娘聞言，冷笑一聲，說道：「是了，於黑夜之間，攪鬧天涯莊，原來是你這惡道，此仇至今未報，我父女是日夜不忘，不成想天厭惡人，今日在此上清宮，惡道你不打自招，供出夜入天涯莊之事，活該姑娘我今日伸手報仇，老道哈哈一笑，說道：「你乃是年幼女子，能有何等武藝，也不配說出報仇的話來，依我相勸，你及早走開，我不殺你，也就是了，姑娘伸手一指，說道：「惡道你聽透你也不必多說，姑娘我今日與仇人相遇，我非取你狗命不結，姑娘說罷，兩手捧劍，向前邁步，冲着老道胸膛便刺，老道見劍來甚快，不敢怠慢，向旁面一閃，擊劍一截姑娘的玉腕，姑娘抽劍，兩人差招換勢，也就殺在一處，姑娘乃是要報那當年老道攪鬧天涯莊之仇，所以使用自己絕招，直取老道致命之處，老道心中暗恨，姑娘不該前來打攪，與三皇觀中一干衆人，未得分其勝負，因此也就施展自己八仙劍法，一心要將姑娘，一劍刺死，兩人一來一往，只見白光繚繞，忽上忽下，腳底下發出赤赤的聲音，一時之間，却也分不出來誰勝誰敗，兩旁所有人位，一個個引頸觀看，年長之人，各自手拈胡鬚，不住點頭，心說就憑這麼一位閨閣幼女，竟有這等劍術，看起來有藝不在年高，衆人再一細看，猛見姑娘正然殺得高興，忽然抽劍向圈外一聳，一回手取出金鏢一隻，就要用自己暗器，打傷惡道，老頭普寬，人稱巧手道人，各樣暗器無一不會無一不精，他見姑娘未見勝負抽劍而走，

老道心中明白，就知道姑娘必是要發暗器，老道也就伸手於懷，取出一隻毒藥鏢，事有湊巧，兩人同時發鏢，姑娘的美稱，叫做聖手俠女，各樣暗器，雙手能打，雙手會接，他見老道也發出鏢來，不慌不忙，容着鏢來切近，向旁面一閃身形，讓過鏢頭，輕伸玉腕，將鏢接在手中，一扭香軀，冲着老道二次打來，這時候老道已然躲過姑娘毒藥鏢，猛見姑娘二次發鏢，夠奔自己面門打來，老道不敢怠慢，連忙縮頭藏頸，打算躲鏢，無奈稍微慢了一點，姑娘這一鏢，將老道九梁道冠打落塵埃，老道下了一跳，心說好險哪，我之性命幾乎斷送在丫頭之手，正在這般時候，只聽有人口念無量佛，高聲說道，師弟你退回休息，待愚兄我與你報此一鏢之仇，姑娘抬頭觀看，只見一位道長，飄然來至當場，但見此人身高六尺開外，面如冠玉，濃眉闊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輪，海下一部花白胡鬚，飄洒胸堂，年紀也不過六十餘歲，頭戴青緞子九梁道冠，金簪綰住頭髮，身穿銀灰色道服，青緞子護領，腰繫黃絨絲織，燈籠穗垂於一旁，足登白細布高筒襪子，黃雲緞子的雲履，手執拂塵，背插寶劍，另外還有一隻竹筒，用絲帶子繫於背後，老道來至當場，巧手道人普寬，陪笑說道，師兄你就多辛苦罷，我可要回去拉，普寬說罷，拾起自己道冠，與自己毒藥鏢，回歸本隊不提，且說聖手女俠何文英，見這位道長，一表非凡，在當場一站，白鬚飄搖，真有出世之概，姑娘用手巾寶劍一指，說道，老道你通名受死，老道微然一笑，口念無量佛，說道，女施主你且聽真，貧道出家在雲霄寺，法號叫做普珍，江湖以上，有一位水火道人，那便是貧道的美稱，姑娘一聽此人便是雲霄寺住持普珍，心說就憑你之弟子信善，爲非作惡，就可以知道你不是良善之輩，姑娘想罷，冷笑一聲說道普珍你且站穩，聽我一言，想你身入空門，爲三清教祖的弟子，已然是與紅塵無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

行中，一塵不染，萬緣俱寂，就該掃地焚香，靜悟禪理，你不該生出邪念，身歸飛龍島，輔助蕭道榮，作此反叛之事，你想大清國君王有道，萬民樂業，八方向化，四海昇平，國家之氣運好像是初出之旭日，方興未艾，蕭道榮山野匹夫，竟敢聚眾謀反，螢火之光怎及皓月之明，螻蟻之微，焉能撼動泰山，目下天兵壓境，猛將如雲，飛龍島眼見就要冰消瓦解，依我良言相勸，你趁早隱姓埋名尋一座深山古刹，靜心禮佛，雖不能白日飛昇，也能以修一個金剛不壞之體，也免得玉石俱焚，身受國法，老道聞言，冷笑一聲，說道，像你所說的話，我還能不明白嗎，無奈我普珍，素重信義，既然是身歸蕭天王，也就要始終如一，焉能中途改節，今日之事，你也不必說長道短，只好以武學分其勝負，老道說罷，將手中拂塵，放在一旁，回手抽劍，就要動手，猛聽有人高聲，說道，老道且慢動手，我來也，老道與姑娘抬頭觀看，但見來人，身高六尺有餘，看年紀也就在四十多歲，身穿寶藍色綢子褲褂，腰繫英雄帶，足登青緞子抓地虎快靴，紅撲撲的臉堂，濃眉闊目，鼻如懸胆，四字口，一部黑胡鬚，亞賽鋼針，剪子股小辮，盤在腦後，手中一把金背摺鐵刀，刀苗子三尺有餘，光華燦爛，冷氣森森，只覺此人，氣概非凡，精神百倍，此人來至當場，向姑娘何文英說道，你且退歸一旁，待我與此位道長，見一高低，分其勝負，姑娘說，既然如此，你多受累罷，我走拉，姑娘也就抬起自己毒藥鏢，退歸俠義隊內，與玄真道長慈雲，廣寒散仙黎慧娘等人敘話不提，且說水火道人普珍，正要自己師弟普寬，報一德之仇，又見有人將姑娘換走，心中不悅，口念無量佛向來人問道，既然來至當場，你且通上你的名來，那人說道，我乃是廣西省桂林府的入氏，姓周名岱，江湖以上，有一名號，叫做萬里獨行俠，老道一翻二目，冷笑一聲說道，原來你也叫做俠客，貧道我就恨你們這

般叫做俠客之人，不過學會了三招兩式，就以爲自己身負絕藝，武學高強，遊蕩天下各地，巧取人心，自己還起了美稱，叫做什麼俠客義士，其實偷盜擄掠，比強盜尤甚，還敢受他人之嗾使，與飛龍島爲仇作對，想那蕭天王，聚衆倡義，乃是替天行道，義風所播，遠近響應，眼看大事就要成就，你等不明天時，自不量力，竟立意協助官軍進攻飛龍島，實在是令人氣惱，貧道我對天發誓，只要與你等相遇，就要伸手捉拿，以解我等心頭之恨，今日你既然出頭，這也是你死期已至，該然貧道我報此仇恨，老道話未說完，只氣得周俠客怒髮上衝，怒冲冲用手指，說道，惡道你所說一片言詞，乃是強詞奪理，你說你恨我們這一般身爲俠客之人，其實我還恨你們這一般不守清規的老道呢，像你身在空門，竟敢甘爲賊黨，忘記本分，你說令人可氣不可氣罷，我平生闖蕩江湖，濟困扶危，行俠做義，才創出這俠客的名氣，可並不是自己所起，你就敢當面辱罵於我，我今日必要取你項上人頭，以解心頭之怒氣，俠客說罷，向前邁步，捧刀就刺，老道一扭身形，用手中寶劍，接架相還，兩人差招換式，也就殺在了一處，其先兩人刀來劍去，還透着遲緩，到後來兩人各自施展絕藝，只見白光一片，並不見人影，書中代言，這位萬里獨行俠周岱，當年闖蕩江湖，憑手中金背摺鐵刀，講的是偷富濟貧，見義勇爲，離家萬里總是自一人永不搭伴，平生並未遇見敵手，因此才與老道普珍，打了個難分難解，未見勝負，若講老道普珍的能爲，雖然不能算作首掘一指，可也不算無能之輩，手中寶劍，劍招精奇，足夠劍客的身分，無奈結交匪人，才落得被他人之笑罵，且說水火道人普珍，與萬里獨行俠周岱，來來往往，動手足有四十幾個照面，老道心中一動，暗道此人刀法甚好，我也不必戀戰，待我使用暗器傷他，也就是了，老道想定主義，乘機虛施一劍，跳出圈外，周岱正然殺

得高興，猛見老道逃走，心知有詐，擊刀抬頭觀看，只見老道將寶劍插於背後，一解胸前絲帶，將背後竹筒取將下來夠上步位，冲着周岱，一拉彈礮，只見一股清水，直奔周岱射來，周岱趕緊躲閃，不成想衣服以上，已然被水溼了幾處，周岱一愕神，心說老道這算何意，正在這般時候，周俠客身上就冒了煙拉，登時之間，濃烟大作，火光一片，周岱大吃一驚，連忙倒在堆塵，就地翻滾，才算將火息滅，膚肉被火所傷十分疼痛，水火道人普珍，將竹筒二次背在身上，擊刀向前，就要取周岱的性命，只聽有人高聲喊道，老道休要逞能，現有神鏢將李英在此，老道一抬頭，果然有人提刀前來，老道剛要問話，神鏢將李英，却泰山壓頂，擡頭就是一刀，原來李英恨上清宮老道，恨得牙根都發癢拉，恨不得一刀一個，將這幾名老道，都打發回去，他見萬里獨行俠周岱，被火所傷，心中大怒，連忙提刀而來，不容老道說話，舉刀就落，老道也就擊劍相還，兩人殺在一處，這時候俠義隊內，就有人出來，將周岱扶了回去，銀面仙翁陸鳴岐，與周俠客數醫治，不在話下，且說老道普珍與李英動手，工夫不大，老道乃然跳出圈外，用竹筒將李英燒傷，接着銀頭太歲石威，出去與老道動手，三五個照面，仍然負傷而回，話不可重敘，老道普珍，一連勝了八陣，老道揚揚得意，高聲喊道，還有何人不怕死，前來與貧道比試比試，俠義隊中，所有人位，能為稍差一點的，已然被老道所傷，所剩下的，因為是身份到拉，有心出頭與老道動手，又念其這位水火道人，乃是無名之輩，若是敗在此人之手，豈不是不值嗎，再說又不知道普珍，竹筒以下，所盛之水，是何物製，竟能以變火傷人，因此衆人也就沉吟不語，書中交代，這位普珍，人稱爲水火道人，就是因爲此人，受過異人傳授，用藥料配成藥水，此水被風一吹，登時之間，就發出火來，傷人肌膚，又施展慧心，製成竹筒，

專盛此水，一拉彈礮，此水向前射出，落在人身，立時發火，厲害無比，因此才有這水火道人美稱，且說長眉劍客慈明，向身旁看了看，除去被火所傷之人，所剩的也就無多啦，老劍客心中盤算，暗道在場之人，乃是被我師兄弟之邀請，才肯出頭露面，與飛龍島作對，時下一個個身負重傷，我也不便退避不前，待我出得場去，如此這般，也未必就敗在普珍之手，老劍客想罷，連忙邁步向前，來至當場，口念無量佛，向普珍說道，道友請了，我見你連勝數陣，足見你藝業高強，貧道我甚是佩服，因此有心與道友比試幾何，不知你心意如何，普珍一打量這位慈明劍客，但見此人童顏鶴鬚仙風道骨，真有出世之概，心中甚是羨慕，這才陪笑說道，未領教道友法號怎樣稱呼，寶刹在於何處，老劍客說道，貧道慈明是也，普珍聞言，哈哈一笑說道，原來你便是長眉劍客，你起意與飛龍島作對，但不知你有何等武藝，老劍客傲然一笑說道，貧道微末之藝，實在不配道劍客二字，不過是衆人抬愛，贈與我這樣美稱，道友你提起此言，真使我慚愧無地，普珍冷笑一聲說道，別事且休提起，今日我要瞻仰你的武學，老劍客說，既然如此，貧道我奉陪就是，仙長說罷，回手取劍，走行門，繞過步，兩人各自說了一聲請字，向前遞劍，差招換勢，也就殺在了一處，兩旁之人，抬頭觀看，但見兩人動手，又與衆不同，劍光一片，行上就下，忽左忽右，真可算作棋逢敵手，將遇良材，衆人也看得出神啦，動手工夫一長，老道普珍，漸漸邊着劍招遲緩，原來普珍連勝數陣，已然有些費力，時下又遇了這長眉劍客，又是一位勁敵，因此有些難以支持，老道暗中笑道，我也太以呆啦，何必與此人戀戰，還是用我的竹筒取勝，豈不是爽快，就知道此人乃是要取竹筒傷人，老劍客不敢怠慢，趕緊隨在普珍身後，向前一盤，兩人相距也就甚近啦，老劍客一伸手中寶劍，向普珍頭頂就刺，

老道猛然猛覺腦後有金刀之風，急忙轉身，慈明的寶劍也就剝拉，普珍驚魂千里，趕緊一低頭，只聽撲赤一聲響，老劍客一劍將普珍九梁道冠掃落塵埃，只吓得老道，面無人色，老劍客口念無量佛，向普珍說道，貧道我不傷你性命，你就逃命去罷，普珍有心再上前動手，又覺有些羞愧，有心退走，又覺其心不甘，老道正然進退兩難，只聽有人口念無量佛，聲音宏亮，高聲說道，貧道來也，老劍客慈明，抬頭觀看，只見迎面來了一位道長，但見此人，髮似三冬雪，鬢如九秋霜，長髯飄洒胸前，臉上皺紋堆累，面色微紅，雙眉斜入天倉，壽毫多長，二目神光炯炯，鼻如玉柱，大耳堪可垂肩，年紀足有七十多歲，身穿二藍色細布道服，青緞子護領，胖襖雲履，頭戴九梁道冠，背插寶劍，是綠沙魚皮的劍匣，黃絨挽手，真金打造的飾件，手執拂塵，飄然而來，仙風道骨，亞賽大羅真仙，普珍見老道出頭，連忙陪笑說道，仙長你既然出頭，貧道我暫且告退，普珍說道，退回原處去了，老劍客點了點頭向來人說道，道友請了，但不知法號怎麼稱呼，在那座洞府出家，老道見問，微微一笑說道，貧道在此廟出家，法名叫做廣善，老劍客聞言，哈哈大笑，說道，原來道友你便是碧霞真人，我聞聽他人之言，道友你道高德重，輕易不管塵世之事，但不知你為何結交匪人，協助飛龍島，甘心使你這座清靜禪林，變成戰場，道友你我二人，全是白髮蒼蒼之年，既然身歸三清教下，就該靜參禪堂，清靜無爲，修一個與天同壽，何必妄開殺戒，助他人造反，碧霞真人廣善，一聞此言，微微一笑，說道，事已如此，道友你也不必多費言辭，你我二人，且以武學分其高低，貧道我若是當場落敗，這座上清宮不要啦，我遠走他鄉，隱居於古洞深山，也就再不出世，老道說罷，將拂塵放在一旁，回手抽劍，就要動手，老劍客慈明，冷笑一聲說道，道友你既然要與貧道我比試武學

，我還能不奉陪嗎，不過是貧道我要與道友將話說得分明，然後再動手比試，也不爲遲晚，碧霞真人說道，你有什么等言語，你就快說罷，老劍客說道，我等身入空門，明心見性，講的是知天時，別善惡，大清國國運方興，四海昇平，道友你當然是早就知道拉，蕭道榮不服王化，妄思叛逆，烏合之衆，難敵久練之師，所謂癰疥之疾，不足爲患，眼見就要一敗塗地，不可收拾，雲水寺住持，巧手道人普寬，歸服飛龍島，助紂爲虐，忘記出家人之本分，道友你不該協助於他，一心要與我等作對，不明順逆，不知天時，據貧道看來，道友你助長他人之惡，只怕傷損了你的名譽，老道聞言，哈哈大笑說道，我還以爲你有什么等之妙論，原來也就是這麼幾句淺見之言，你自己覺着是義正辭嚴，其實也不過是自知責人，不知責己，你既說出家之人不該多管紅塵之事，你等爲何招聚人位，一心要協助官軍，與飛龍島爲仇作對，難道說你等就不算多管閑事不成，或須是自己以爲身負絕藝，武學蓋世，因此才要與官軍出力，貧道我有言在先，今日之事，若想三言兩語，息事寧人，化干戈爲玉帛，乃是夢想，你我既然相遇，也只好以武學分一個勝敗存亡，老劍客聞言，點了點頭說道，道友你說出此話，貧道我甚覺可笑，我等協助官軍，乃是名正言順，你協助飛龍島，豈不是與賊同黨，國法不容，這順逆兩字，難道道友，你還分不清楚，碧霞真人冷笑說道，蕭天王起兵倡義，焉見就是逆天而行，漢高祖酒上一亭長耳，斬蛇起義，創成一統之基業，焉知蕭天王就難比古人，老劍客見這位碧霞真人，強詞奪理，一派胡言，心中不悅，冷笑一聲說道，我說了無數良言，道友你執意不聽，可是你是成見在胸，難以挽回，常言說得好，遇見文王說禮義，每逢桀紂動干戈，道友你就亮你的絕藝，貧道我甘願奉陪，碧霞真人聞言，說道既然如此，道友你就多加小心罷，託着話，也就擎劍向前

遞招，老劍客慈明，也就擊手中寶劍，接架相還，兩人差招換式，殺在一處，只因兩人身份到拉，所以封閉躲閃，看關定勢，各自緊緊看守門戶，見招化式，誰也不肯冒險遞招，兩旁人等，一個個沈心靜氣，留神觀看，一時之間鴉雀無聲，只見動手之人，刷刷劍光一片，兩人腳底下，發出赤赤的聲響，衆人暗含着佩服，心說罷了，這武術二字，真是浩如大海，無邊無岸，我等今日算是開了眼拉，就拿這位碧霞真人說罷，此人白髮蒼蒼，年紀老邁，素日之間，並未見有人提過，不成想此人竟有這等精妙之劍術，且不言衆人各自稱贊，且說老劍客慈明，動着手留神細看，但見這位碧霞真人廣善，劍招精巧，招招有式，式式有法，真可說是並無半點破綻之處，老俠客心中暗含着焦急，心說照此人的劍術看來，只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我若是敗在此人之手，與我同來之人，也就無人能以戰勝此人，這便如何是好，原來動手交鋒，怕的是心神散亂，心思外用，老劍客心思這麼一亂，可了不得拉，劍招就算遞不進去拉，招招架架，躲躲閃閃堪堪就要落敗，俠義隊內所有人位，非常着急，有意過去替換，又一想只怕不是碧霞真人對手，有心不過去，又不忍袖手旁觀，正在這般時候，猛聽有人口念無量佛，聲音甚是宏亮，衆人抬頭觀看，只見自外來了一位仙長，但見此人，中等身材，身穿銀灰色細布道服，青緞子護領，足登白細布胖襪，黃雲緞子的雲履，腰繫黃絨絲絛，足有核桃粗細，燈籠穗，垂於一旁，頭戴青緞子九梁道冠，當中挽着髮髻，用金簪插住，往臉上看，只見此人，童顏鶴髮，一雙闔目，目光如電，兩道殘眉，壽毫多長，鼻如玉柱，脣似丹硃，海下一部白髯，飄酒胸前，手執拂塵，飄然而來，仙風道骨，真有出世之姿，衆人之中，就有乾坤奇俠司馬豐認識此人，但見司馬俠客，越衆而出，跪倒行禮，說道，恩師在上，弟子司馬豐與你老人家叩頭，仙

長點了點頭說道，司馬豐你且免禮，司馬俠客叩頭已畢，站起身形，書中代言，來者非是別位，正是江南老劍客花逢春、花老劍客，乃是海內出名人物，劍術之精，可以算作蓋世無雙，老劍客澄心靜慮，不問世事，已然成爲半仙之體，終日消閑無事，日與同道之人在天下各處，名山勝境，觀玩景致，消磨歲月，這一天，花老劍客，遊罷四川省峨嵋山，回轉江蘇錦屏山下蓮葉庵，見了自己愛女，鋼腸女俠花再芳，父女二人，促膝談心，就提到徽山湖飛龍島中，有強人嘯聚爲亂，爲首之人，藍面天王蕭道榮，招聚能人甚多，別人且莫亂起，惟有其中，呂道明、余道生二人，身爲劍客，不該心存叛逆，甘爲賊黨，因此才有長眉劍客慈明等人，撤出請貼，聘請天下奇能之人，協助官軍，便與呂余二人，一較高低，老劍客說道，慈明劍客與爲父我，當年在終南山上，盤桓多日，彼此甚是投機，既有信邀爲父我前去協助，待我迎上前去，暗中查看動靜，必得爲父出頭之時，我必露面，若是衆人能以戰敗呂余二人，爲父我也不願與衆人相見，就要去至山東、直隸等地，尋訪有緣之人，傳授武學，只因爲父我年已九十，不忍將全身武藝，帶到土裏去，再收一名弟子，也好承受我的藝業，女俠花再芳點頭說道，你老人家此次北上，可不定何時才得南來，惟有一節，明年三月三日，乃是你老人家九十整壽，女兒我有心邀請天下各地，與我等志同道合之人，前來與你老人祝壽，那時節你老人家，必須趕向蓮葉庵，才爲正理，老劍客聞言，哈哈大笑說道，既然如此，爲父我牢記在心，也就是了，當日無話，第二日老劍客，自蓮葉庵動身，一路玩山觀景，既是消閒，次日行至臨城三皇廟，向看守廟宇之人，打聽長眉劍客，廟中小道士，就將衆人去至雲水寺，尋訪巧手道人之事說明，老劍客也未進廟，連夜趕到雲水寺，又一打聽，才知道衆人已然勾奔了，碧霞山上清宮去了。

老劍客又自雲水寺動身，勾奔上清宮而來，這日天到午錯，已然來至碧霞山下，但見此山，羣峯聳雲，松柏參天，野鳥爭鳴於林中，牧樵和唱於嶺上，澗水潺潺，野花叢叢，美好一派清幽之景，老劍客順着羊腸山路，緩步而上，走夠多時，才來至上清宮山門以外，老劍客伸手叩門，多時蓬蒿人前來開門，老劍客心中納悶，暗道廟中之人，不知往何處去了，待我越牆而入，進廟查看，老劍客想定主義，四顧無人，撒步坐腰，輕輕向牆上一聳，雙手搭在牆頭，擡頭向牆內觀看，見院中非常寂靜，疏落落並無人影，老劍客飄身而過，順着甬路，向後面行走，轉過角門，抬頭觀看，但見院落以內，人位甚衆，一個個凝神向前觀看，當真有兩人動手較量，兩人全是道家裝束，老劍客心中明白，就知道衆劍俠與巧手道人動手了，這才口念無量佛，乾坤奇俠司馬豐，見是自己恩師來至上清宮，心中大喜，這才過來跪倒行禮，且說老劍客留神細看，細看動手之人，內中就有長眉劍客慈明。但見仙長劍招散亂，堪堪就要落敗，老劍客不敢怠慢，連忙來至當場，口念無量佛，說道，二位道友住手，我有一言奉告，碧霞真人，正要取勝，猛聽有人前來勸阻，老道心中不悅，但不肯撒招，還將劍招加緊，花老劍客心中明白，知道，這位道長，非要當場取勝不結，老劍客向前邁步，一伸手中拂塵，說道二位道友住手，長眉劍客趁勢，向圈外一聳，回頭觀看，認出來人是花老劍客，口念無量佛，說道，道友何以至此，花老劍客傲然一笑，向碧霞真人說道，未領教道友法號怎麼稱呼，碧霞真人將寶劍背於身後，一翻二目，冷笑一聲說道，我便是上清宮住持廣善，人稱碧霞真人，你道素不相識，來至上清宮，多管閒事，是何道理，花老劍客陪笑說道，我當是何人，原來道友你乃是碧霞真人，我久聞道友你乃是道德高尚之人，素日之間，勤讀經卷，靜參禪理，清靜無爲，與紅塵絕

緣，但不知因何要與長眉劍客等人，真殺實刺，使你這座清靜禪林，變作了爭戰之場，還望道友說一詳細，碧霞真人心中不悅說道：「你是何人，竟敢當面與我答話，老劍客說道：『老朽江南花逢春是也。』今日路過此山，進得廟來，乃是要朝山拜頂，不成想遇見你二人在此惡戰，因此才上前解勸，想我等尚是身歸三清教下，同氣連枝，彼此應有一番親近，豈可當場動手，以死相拚。碧霞真人聞言，冷笑一聲說道：『原來你便是花逢春，你身為劍客，武學精妙，我聞名已久，愧未得拜瞻顏色，今日一見，也是三生有幸，你來至上清宮，難道說有意顯露你的劍術不成，花老劍客哈哈大笑，說道：『道友你出此言，適才我也曾與你言說，我來至此山，乃是進入廟中，參拜菩薩，也是事有湊巧，遇見二位道友，在此動手，因此才有意顯露我的劍術，年已九十，殘年向盡，續力已竭，萬念都灰，並不願與他比試武學，豈敢有意顯露我的劍術，道友你不可多疑，我實在是前來了事，碧霞真人冷笑說道：『你也不必隱瞞拉，你若是進廟禮佛，為何早已不來，晚也不來，單在我等動手之時，你却來了，這分明是你受慈明等人所邀請，來至上清宮助戰來拉，你也不必多費言辭，既然來至此地，你就顯露顯露你的藝業，我看看你們這身為劍客之人，究竟有何等驚人本領，花老劍客說道：『道友千萬不可如此，老朽徒有虛名，並無真實武藝，我也不必當面獻醜，我只求道友你看在三清教主的分上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兩罷干戈，言歸於好，你看如何，碧霞真人搖頭說道：『你也不是來到了上清宮管事來拉，何苦說出這等口是心非之言，你及早亮兵刃，你我以武學分其勝負，只要你將貧道我當場戰敗，我立時離了上清宮，遠走他鄉，永不出世，再若是說長道短，可別怨我轉眼無情，』花老劍客聞言，點了點頭，說道：『我說了良言無數，道友你是執意不聽，一心要與我比試劍術，我再若

以言語相勸，顯見我花逢春是故意與道友羅索，我也只好奉陪道友走上幾個招面，可有一節，你我也不過是點到而已，你手下可要多多留情，老劍客說罷扭頭回頭，向乾坤奇俠司馬豐嘆道，將你兵刃送來，備與爲師一用，書中代言，老劍客隨身寶劍，已然賜給了徒孫小環，時下手中可無兵刃，其實劍術練到了精粹地步，手中就是使用一枝樹枝，也能以與他人動手，惟有一節，這位碧霞真人，武學精明，老劍客久有個耳聞，真可以算作一位勁敵，因此花老劍客不敢心存大意，這才點手向自己弟子司馬豐索納寶劍，且說司馬豐聞言，連忙走至近前，雙手捧劍交與老劍客，花老劍客接劍在手，一按彈礮各崩一聲，寶劍出匣，真有龍吟虎嘯之音，老劍客將劍匣又交司馬豐，回頭向碧霞真人說道，道友你就亮招吧，碧霞真人點頭答應，說道，你可多加小心，老道說罷，一轉身形，用了一手恨蝠來遲，接着左手一按劍幕，向前邁步，劍走中盤，勾奔老劍客胸膛便刺，老劍客不慌不忙，見劍來至切近，微閃身形，一擎寶劍，劍尖沖地，一剪碧霞真人的雙腕，碧霞真人將寶劍抽回，老劍客差招換勢，兩人殺在了一處，這兩位動起手來，又與從前大不相同拉但見兩人銀鬚飄搖，在先還走一招一式，透着遲緩，到後來但見劍光繚繞，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兵刃上摘掛撕擄，腳底下動轉那移，真可以算作一絲不亂，兩旁之人，一個個聚精會神，抬頭觀看，不住贊歎，心說不怪花老劍客名震全國，真有驚人之藝，今日我算開了眼拉，兩人動手工夫一長，花老劍客心說，我自打幼年之間，闖蕩江湖，行俠作義，濟困扶危，到在如今，白髮蒼蒼，兩鬢如霜，創成了劍客的名譽，可甚是不易，時下長江南北，無人不知我花逢春，劍術是數一數二，今日我在此上清宮，若是當場落敗，我這劍客的名譽，豈不是一旦之間，付與流水，老劍客想至此處，劍招一變，施展自己的絕招，太極

流雲劍法，這乃是花老劍客，採取各家劍法之精華，用自己之慧心，細細加上一番融和，創成了太極流雲劍法，上文書青衣女在蓮葉庵，曾由老劍客親自教導，因此這時候，會這劍法之人，除了花老劍客，也只有小環一人了，因此青衣女俠，才能以青湛盧寶劍，走遍天涯，行其天職務俠義道，成名一世，開言少敘，且說花老劍客，將劍招一變，登時之間，白光一片，老道廣善就算落了下風，花老劍客迎風劈柳，寶劍勾奔碧霞真人的面門，劍光一閃，落來甚速，老道一偏頭，只聽撲赤一聲，老劍客一劍，將老道頭上道冠削落，綰髮金簪，也就墜於塵埃，頭髮蓬鬆，老道縮頭藏頸，向圈外一聳，顏色更變，花老劍客哈哈大笑，說道，道友你不必驚慌，我決不傷害你的性命，碧霞真人，羞容滿面，點頭望了望花老劍客，長歎一聲，說道，道友你手下留情，我甚是感激，從打今日起，我這座上清宮就算不要拉，一二年內，我廣善若是不死，我還要拜訪於你，老道說罷，毛腰拾起自己道冠金簪，然後回轉本隊，向巧手道人普寬，水火道人普珍說道，不成想我廣善敗在他人之手，這座上清宮我也無顏居住，今日我就要找海角天涯，另去訪師練藝，你弟兄二人，不必再在此處停留，即刻下山去罷，普寬兄弟二人，見大勢已去，各自長歎一聲無精打采，帶領眾人起身向廟後而去，碧霞真人也就帶領自己弟子，自後山逃往他處去了，此人自此一走，二次專心練藝，後文書，鋼腸女俠花再芳，發出請柬，劍客俠義，與花老劍客祝壽，廣善邀請能人，大鬧蓮葉庵，乃是本書一段熱鬧節目，

的，長眉劍客挨次指引，然後眾人進入禪堂，落坐吃茶，長眉劍客向花老劍客說道，今日之事，若非是道友一步趕到，只怕我等還要甘敗下風，花老劍客已然將寶劍交還司馬豐，在上首端

然而坐，看了看兩廂之人，點了點頭說道，諸位行俠做義，濟困扶危，令名久著於海內，老朽我是欽佩，此次又甘心與國家出力，協助進攻飛龍島，更是堂堂正正之事，長眉劍客口念無量佛，欠身說道，呂余二位劍客，身歸飛龍島，甘心叛逆，我等其中甚是不忿，因此才要出頭協助官兵，惟有一節，呂余二人，劍術精絕，只怕我等，非其敵手，還望道友你一同前往，協力相幫，花老劍客哈哈大笑，說道，呂余二人之事，老朽我兩句言說，諸位謹記，到臨時自有應驗，我也不必前去，我還要由此動身，去至直隸河南等地，另有他事，明年三月方能南來，長眉劍客問道，但不知是那兩句言語，花老劍客笑道，這兩句言語便是人豈無心，士名有志，也不必老朽講明，到時自有分曉，諸位各自珍重，後會有期，我就此告辭，老劍客說罷，站起身形，向外就走，衆人挽留不及，只得隨後相送，到在山門以外，拱手而別，內中乾坤奇俠司馬豐，依依不捨，隨在老劍客身後，一直到在山口，老劍客回頭說道，司馬豐你不必再送，爲師我有一言，你須謹記，明年三月三日，乃是爲師我九十整壽，你師妹有意邀請天下同道之人，與我祝壽，你須先期趕到蓮葉庵，幫助你師妹備辦一切，才爲正理，司馬豐道弟子謹遵師命，老劍客說道，你回轉上清宮去罷，爲師去矣，老劍客說罷飄然而去，司馬豐一直望不見老劍客踪影，才順路登山，少時來至上清宮，見衆人已然將梁守成，在空房以內尋將出來，衆人見諸事已畢，商議回轉臨城，以同趕往大清營，聖手女俠何文英，與衆人告辭，言說自己要星夜去至大清營，探望父兄，不能與衆人同行，衆人只得將姑娘送走，衆人在上清宮歇宿一宵，第二日清晨，仍從壁續下山，回轉臨城三皇廟，一路之上，有話卽長，無話卽短，待到八月十三日，衆人陸續回轉三皇廟，這一日長眉劍客慈明，向衆人說道，只因我等去至泰安州，往返一月之久

，但不知大清兵，攻打飛龍島，可是怎樣，我有意明日清晨，自此觀動身，一齊去至大清營協力相幫，進攻飛龍島，也好叫官兵早奏凱歌，衆黎民百姓，也好早脫塗炭之苦，不知衆位心意如何。衆人高聲應道，理當如此，衆人這才收拾各人應用之物，自三皇觀陸續動身，第一搬人位，乃是乾坤奇俠，司馬豐，聖手鎮東方逍遙俠馬震，與江蘇鎮遠標局，標主神標將李英，與手下五位標頭，銀頭太歲石威，赤髮雙眉陸猛，催命判官左良，金面韋陀趙普，抄水燕子魏文良，待到八月十五日黃昏時分，衆人來至韓家莊，馬老俠客向衆說道，今日乃是八月中秋佳節，晚間月光必然明亮，你我衆人，何不趁此月色，連夜趕至飛龍島附近，觀看賊人動靜，衆人甚爲願意，衆人打過尖，自韓莊動身一路之上，信步而行，只見月上東山，晴光萬里，天到三更左右，只聽喊殺之聲震天動地，衆人俱各大驚，連忙登高觀看，只見眼前火光一片，有兩隊軍士，在一處混戰，司馬俠客回頭向衆人說道，看此情形，定然有賊兵偷襲大清營寨，你我不可袖手旁觀，即可上前助戰，將此賊兵殺退，衆人高聲答應，連忙各自亮出兵刃，衝上前去，高聲喊道，賊兵聽真，現有蘇州府協助劉大光，調來精兵三千名，邀請天下劍客俠義，前來助戰，原來衆人見賊兵勢衆，因此才使用詐語，且說衆賊兵，見有人沖殺而來，好像生龍活虎，刀光劍影中，人頭滾滾，如同削瓜切菜一般衆衆兵吶喊一聲，登時四散，衆人才算解了清兵之圍，只因賊勢過重，若無衆人前來，只怕清兵有全軍覆沒之危，且說老俠客楊德威，見賊兵奪路逃命，連忙分付鳴鑼收兵，窮寇不必追趕，一面派一查點傷亡軍士，一面派人請衆位協助退賊之人大帳相見，這時候東方已然透出白光，逍遙俠馬震等人，來至大帳，老俠客楊德威降座相迎，有不認識的，彼此指引，楊老俠客陪笑說道，黑風崗等處賊人，大舉來襲我等事，前雖然

有了防備，無奈賊衆我寡，若非諸位一步趕到，我軍定然大敗，諸位之功非淺，馬老俠客說道，我等此來，不過是盡其天職義務俠義道，以報答皇王水土之恩，並不是有心立功於國，但願賊兵早滅，黎民早安上釋聖天子之宸衷，下解巡撫大人之重任，就是老俠客等人，也好早卸仔肩，說罷彼此哈哈大笑，當下衆人落坐，就有守備等武職官員紛紛稟報，言說共傷亡軍士三百除名，賊兵死傷相同，楊老俠客分付將受傷之人，一律送回徐州府療養，死亡之人，備棺木掩埋造好花名冊，以備請朝廷優恤，少時天色大亮，欽差大人回營，衆人出帳迎接，大人進入中軍帳，傳見楊老俠客等人，問明昨夜殺退賊兵之事，楊老俠客這才細細表明，後又說到馬震等人，協力退敗之事，大人分付一聲有請，少時馬老俠客率領衆人，進入帳中，見座上端坐一位官長，蒼顏白髮，甚是有威可畏，料定必是欽差大人，衆人連忙跪倒行禮，口稱大人在上，草民等叩頭，大人滿面春風，說道，你等免禮，一旁落坐，本院有話詢問，衆人站起身形，差役過來，設下坐位，馬老俠客稟道，老大人在此，焉有草民等坐位，大人說，有話敘談，落坐無妨，衆人謝坐挨次落坐大人一一問過姓名，然後點了點頭說道，蕭道榮蓄意叛亂，苦害生靈，本院其初還以爲癬疥之疾，不足爲慮只消派一武職官員，提一旗之帥，即可平滅，不料想，蕭道榮招集亡命之徒，內中就有武學高強之人，聲勢過重，憑險而守，進退有據，看其形勢，非是官軍所能戰勝因此才聘請楊老英雄等人，協力相幫，又聞有你等衆人，激於義憤，亦願前來協助，本院甚是喜悅，但等飛龍島剿平之後，本院必然據實奏聞，那時節必然有一番封贈，老俠客馬震、稟道草民等乃是大清國黎民百姓，食毛踐土，理應爲國家出力報効，草民等並不願身受皇恩，草民等在先而來，於昨夜趕至大營，隨後尚有數位方外之人，今日也就可以到此，

大人心中甚喜，點頭說道，有衆位協助，飛龍島指日便可以平定了，工夫不大，隨軍行廚，備上早飯，大人退回內帳，衆人相陪，與馮老俠客飲酒談心，彼此甚是投緣，早飯之後，楊老俠客各到在水師營查看，見官軍並無損傷，老俠客心中甚爲喜悅，向水師提督梁大人，抱拳說道，聞天桂率兵夜襲，如是我首尾不能兼顧，他等也好大獲全勝，幸虧梁大人與鄧老居士等人，督隊拒敵，嚴陣未亂，賊兵未能得逞，其功非小，老朽我必然稟知欽差大人，與諸位記上功勞簿，梁大人說道，本提督身受皇恩，爲國家二品武職，理當與國家出力，何必提起功勞二字，惟有老俠客等人，未受國家恩典，尚且在此萬馬軍中，刀槍叢裏，出生入死，飽受辛苦，本提督心中，可是萬分佩服，老俠客哈哈大笑，說道，老朽一生，不管自己事，專爲他人忙，此次蒙欽差大人，知遇之恩，委老朽以軍旅之重任，雖然是肝腦塗地，不足以仰酬厚恩，所幸義恩所播，甘心爲國家出力之人甚衆，目下就有衆位成名劍客，方外道長，前來協助我等，攻打飛龍島，但願賊人早滅，我軍早奏凱歌，你我共享太平之福，豈不是一件快事，說罷彼此大笑，當下老俠客又派遠探，查看賊人動靜，天至正午，就有人前來回稟，言說營門外有幾位出家道長，有幾位俗家，求見欽差大人，與楊老俠客，楊德威開言，知道老劍客慈明等人已到拉，趕緊站起身形，留梁提督代管水軍，揚老俠客鄧老居士，率領少爺羅超，張春芳，俞元捨舟登岸，少時來至營門以外，果然見衆位道長，在一旁站立，楊老俠客緊行幾步，冲着諸位，抱拳說道，未知衆位駕臨，楊德威接待來遲，還望多加海涵，老劍客慈明道說，施主便是楊俠客爺，貧道聞名已久，未得拜見，今日一見，真乃三生有幸，彼此深位指引，全是江湖以上，有名之人，俱是慕行甚久，未得見面，彼此甚覺親熱，長眉劍客問道，司馬俠客等人，在我等之

先動身前來，不知可會到來，楊老俠客笑道，司馬俠客不但是已經前來，還立下了大功勞，老俠客遂將昨夜衆人趕至此處，協力退敵之事，略微述明，長眉劍客說道，我等有意拜見欽差大人，但不知老大人能不能容我相見，楊老俠客笑道，老大人盼望諸位甚久，如同大旱之望雲霓，諸位既然前來大營，這就請至中軍帳內，說罷指着手相讓，衆人進入帳中，只見逍遙俠等人，正在與老俠客何瑞羅榮在帳中敘話，彼此相見，甚爲歡喜，楊德威請衆人落坐，差役送上香茶，楊老俠客說道，衆位且請落坐，老朽進後帳稟知大人，出帳相見，老頭子說罷，轉身出帳去了，工夫不大，二次出來，向衆人說道，欽差大人，聞聽衆位前來，甚是喜悅，少時也就出帳相見，衆人一齊落坐敘話，又沉了一會，猛見自從後帳走出四名侍役，一色是青綢子夾襖，前後襟活開氣，馬蹄袖子腰繫西洋國巴掌寬的紫絨涼帶，五分粉底官靴，頭戴血點紅的纓帽，四人雁翅排開，鴉雀無聲，偷眼觀看，但見從後帳緩緩走出一位官長，只見此人，中等身材，身穿絳紫色活開氣袍，外罩御賜黃馬褂，馬蹄袖子，腰中帶着全份活計，足登青緞子粉底官靴，頭品頂戴，雙眼花翎，往臉上看，紅撲撲臉堂，如同晚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準頭豐滿，大耳堪可乘肩，一部花白胡鬚，黑的多，白的少，飄洒胸前，氣度雍容，不怒而自威，這位便是爲國爲民，忠心耿耿，欽命兩江巡撫，加太子少保銜，總督兩江軍馬，頭品頂戴，雙眼花翎，賞戴黃馬褂，賜金批令箭，王大老爺，名諱這一個義字，老大人在座以上，端然而坐，一閃虎目，向下觀看，楊老俠客緊幾步，來至大人面前，開言說道，現有出家道長，法號叫做慈明，與一千等人，特來參見大人，大人滿面春風說道，有請衆位俠義，本院當面問話，楊老俠客一轉身形，慈明已然聽見拉，連忙向前舉步，來至大人面前打稽首說道，老大人在上，小道

士趨明，這廂有禮了，大人仔細打量老劍客，說道，道長免禮本院奉聖命征剿飛龍島，多承諸位激於義憤，甘心爲國家出力，本院甚是歡喜，但願賊人早滅，本院必然據情奏聞，道長你將同來之人，與本院指引指引，老俠客答應一聲，回身喚衆人來至大人座前，一個個指引已畢，大人見衆人全是氣概非凡，正氣露於外表，心中大悅，連忙分付看坐，衆人謝坐，大人含笑說道，飛龍島賊勢浩大，若是曠日持久，不但累勞師糜餉，還只怕上貽聖慮，下苦黎民，若打算早奏凱歌，共慶昇平不知道衆位有何等高見，本院願聞其詳，老劍客慈明，欠身說道，飛龍島雖然是聲勢浩大，能人居多，其實蕭道榮，困居水泊，也不過釜底遊魂，遲早必敗，惟有一節，兵連禍結，民無寧歲，乃爲行軍所忌，若想早滅賊寇，克奏膚功，必須要乘其無備，出奇制勝，此事還須臨敵詳察，隨機應變，但等大人出兵之日，貧道等隨在大人之後，觀察賊勢，然後再定勝敵之計，大人點頭說道，此言甚爲有理，但不知何日才可出兵，楊德威接言說道，今日且休兵一日，明日列隊討戰，也就是了，衆人正然講話，忽然有把守營門軍士，進帳稟道，現有蘇州府守備袁景龍求見大人，現在營外候令，大人聞言一愕神，分付一聲，叫他進帳問話，軍士答應一聲，轉身退出，工夫不大，袁守備進得帳來向上跪倒，說道，卑職與大人叩頭，大人漫閃虎目，向守備問道，來見本院，不知爲了何事，袁守備稟道，卑職奉了蘇州府總鎮劉大人之命，率領兵士三十名，押解糧草，軍前聽用，今日起五更趕路，行至距此三十里，地名叫做十里鋪，遇見了一夥賊兵，不容分說，將糧草劫去，卑職匹馬單槍，與賊人動手，也是衆寡不敵，左股受傷，萬般無奈，只得落荒而逃，又一轉念，糧草被劫，不知道這夥賊人，巢穴在於何處，這才暗暗隨在賊之後，才知道這夥賊人，乃是龍虎灘寨主錦毛獅子阮天龍的黨羽，

此地有白沙江之險，衆賊兵來至江岸，一打胡哨，就有人自對岸蘆葦叢中，搖來船隻，將衆人接過江去，卑職無能，眼看賊兵從從容容，將所劫糧草，與三十名官兵，全然渡過江去，卑職特來老大人台前請罪，說罷，不住叩頭，大人雙眉一皺，向兩旁衆人說道，飛龍島賊人尙未肅清，又有這龍虎灘之事，看起來真乃是一波未平一波起，衆人見欽差大人，秋霜滿面，雙眉愁皺，全都閉口無言，過了多時，老俠客楊德威才向大人說道，事已如此，大人也不必煩惱，但等將飛龍島平定之後，奏聞朝廷，移兵攻打龍虎灘，那時節我軍新勝之後，一鼓作氣，不難不獲全勝，大人點了點頭向袁守備說道，失落了糧草，按律就該斬首，且念你事出意料之外，予你記過一次，即可回轉蘇州府二次催運糧草，帶罪圖功，你須要小心在意，袁守備叩謝恩典，連忙回轉蘇州運糧去了，書中代表，這夥搶劫糧草之賊人，正是偷襲大清營之敗兵，原來黑風崗，二龍山，龍虎灘三寨人馬，十五日夜晚之間偷襲大清營，眼看就要大獲全勝，不料又被逍遙俠馬震等人趕到，拔刀相助，這才將賊兵殺退，且說三寨賊兵落荒敗走，跑出十里之遙，見後面並無追兵，這才收集敗殘之妻兵查點人數，共死亡三四百人，黑風寨主海底蒼龍方佩亮，長歎一聲，向衆人說道，我等今夜之事，真乃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矣，從此以後你我三寨，必須要互通消息，緩急之際，再議相助之計，衆人各自答應，紛紛帶領自家妻兵，起身去了，且說龍虎灘寨主錦毛獅子阮天龍帶領手下六位寨主，妻兵五六名，動身回轉龍虎灘，天到東方發曉，行至十里鋪，只見迎面來了一隊軍士押運糧草，打着大清國的旗號，阮天龍分付一聲搶，衆妻兵吶喊一聲，一擁而上，才將糧草搶回龍虎灘，此事交代已畢，後文書另有表明，且說大清營中，休兵一日，第二日清晨，中軍帳鳴鼓聚衆，欽差大人出帳，打了旁坐，坐在左首，工

夫不大，人位已齊，楊老俠客向兩旁說道，今日乃是黃道吉日，正好亮隊與賊人交鋒對壘，衆位必須要人人勇猛，個個爭先，以求一鼓勝敵，衆人齊聲答應，說道，我等願聽軍令，楊老俠客分付衆劍客俠義，分乘戰船兩隻，其餘人等，仍按前日出兵次序，一同駕船前往旱寨以內，留下老俠客何瑞與居士鄧飛，小心護守，其餘人衆，立時離了大營，按次登船，大炮三聲，水兵拔錨張帆，二龍出水式，船出水師營，欽差大人之船在左，楊老俠客之船居右，欽差大人在船頭端然而坐，身後仍然是站立兩人，一位是總兵王錦泰，一位是贊天燕子甘茂才，楊老俠客身後，站着小俠客張春芳俞元，程元志白國良等人水師提督梁德勝，身後站着武職官員，另外一隻大船，船頭端坐着老俠客羅榮，身後站着金頭獅子武瑞公，談笑將軍馬如龍，少爺羅超，左首還有大船兩隻，上面人位甚衆，便是長劍客慈明，與廣寒散仙黎慧娘，只因師徒二人，念其男女有別，因此自三皇觀動身之際師徒二人單走，言明隨後便到大清營中相見，且說大清船隻張帆而行，功夫不大，已然來至飛龍島竹城以外，楊老俠一搖手中令字旗，水軍一齊落帆投錨，大炮三聲，列開隊伍，老俠客分付派馬如龍上前討戰，必須將賊人喚出竹城，馬爺心說，也不知我是怎麼得罪了這位老頭子，處處與我作對，別管什麼事，非派我出頭不結，我若是不去，就算有違令之罪，沒別的，你不叫我去叫陣嗎，我還是不能不去，待我將賊人喚將出來，我向回一溜，大概你可不能派我與匪人動手，馬爺一面暗中沉吟，也就手提兵刃，跳在小船之上，水手搖櫓，少時來至竹城以下，馬爺向水手說，小子們你們可得上眼，只要竹門一開，你們就趕緊撥船回陣，若是慢了可別說我將你們丟在湖裏喂王八，水手說，馬老爺你可別這麼損，我們這麼大的人，若是被王八吃了，豈不是死後還鬧個屍骨不全，你老人家就多積德罷，

馬爺說小子你既怕死，可得留神在意，千萬別叫賊人將我宰拉，馬爺說罷擡頭向竹城以上觀看，但見城頭之上，虛插旌旗，靜悄悄並然守城之人，馬爺看罷多時這才抖丹田一聲吶喊，說道：城內賊兵聽真，趕緊稟報你們二賊頭聞天桂，大賊頭蕭道榮，就大清國大兵又來拉，叫他們趕緊出城迎敵，如其不然，別說我們殺進城去，殺一個鷄犬不留，馬爺話剛說完，只聽得蒼郎，棒鑼聲，登時之間，竹城以上，人位可就滿拉。刀槍明亮，耀眼生光，當中站立四家寨主，雄糾糾氣昂昂，正是黃家四鬼。內中就有藍面鬼黃振，用手一指馬爺，說道馬如龍你無羞無臊，三番兩次，前來飛龍島攪鬧，今日都又來至此地，大呼小叫，難道你當真是活得要不耐煩拉，小子你可別這麼說，馬老爺今日乃是奉了我家主帥之命，前來討戰，你等趕緊派人與你們大賊頭蕭道榮，二賊頭聞天桂送信，即時出城交戰，以分強存弱死，黃振哈哈大笑，說道，馬如龍你一肚子壞水，專會背地罵人，恨得我牙根癢癢，從此往後，你可要多加小心，千萬可別叫我遇見你，你若是被我所遇，我非用刀零割了你不可，馬爺說小子你別廢話，憑我御前帶刀五品護衛，焉能懼怕你這無名之輩，你趁早上山報信，叫你們大小賊出城受死，內中紅髮鬼黃良，回頭派人與水軍副帥仇亮公送信，就說清兵討戰，仇亮公聞報，又派人乘快馬進山報信，聞天桂聽說大清兵討戰，連忙鳴鑼聚衆，少時人位已齊，傳令一齊下山迎敵，原來聞天桂於中秋節晚上，派出遠探，知道三寨人馬，前來偷襲大清營，連忙率領四鬼、焦家四虎，巡湖總轄寨主，鎮江龍孫得明等人，水軍五百名，駕大船三十隻，前來接應，無奈清兵嚴陣以待，沖殺多時，並未得逞，兩軍以長弓勁矢灰瓶石子，相待甚久，後來三寨人馬紛紛敗逃，聞天桂令全軍撤回飛龍島，到在島中，查點受傷之人，發放軍情已畢，各歸汛地，第二日正然在聚義廳內，

與兩位軍師，商議退敵之計，猛聽清兵前來討戰，聞天桂分付鳴鑼聚衆，率全山寨主，出城迎敵，且說聞天桂率衆來至白沙灘，仇亮公上前拜見，聞天桂問道，船隻可曾齊備，仇亮公說齊備多時，衆人按次登船，三聲炮驚天動地，船隻紛紛移動，勾奔竹城而來，且說馬爺在竹城外等候多時，也不見動靜，心中着急，二次高聲吶喊，說道，賊小子你們賊頭大概死淨了罷，爲什麼這半天也不見前來，藍面鬼黃振說道，馬如龍你嘴也太損拉，你就多加小心罷，少時準有你的樂子，馬爺說賊小子你說這話，太輕視我拉，我身負絕藝，戰無不勝，眼睛裏並沒看起你們這般賊小子，我就在此候着，我看你們能把我怎樣，黃振說馬如龍你不可吹牛，誰人不知你並無半點實學，漫說別位，就是我手下裨兵，都能以將你伸手拿下，馬爺說好小子你敢罵我，你不服你出來，咱二人幹幹，看看誰行誰不行，黃振正要答言，猛見無數戰船，自白沙灘破浪而來，鎮江龍孫得明駕駛快船一隻，在前而行，少時來至竹城切近，孫得明分付，一聲開城，黃家四鬼不敢怠慢，連忙指揮衆裨兵絞起來千金關，落下鐵鎖，華郎郎一聲，城門大開，馬爺一見下了一多索，連忙向水手說，小子你們趕快撥船回營，水手說馬老爺，你不說在此時候賊人出來幹幹嗎，馬爺着急說道，你小子這是誠心呀，我奉命前來討戰，既然將賊人叫出來拉，就算沒有我的事拉，不回營難道在此等死，水手一笑，連忙搖櫓撥船，心說敢情是淨會吹着玩，並無胆量與匪人動我，且說馬爺坐船回陣，向楊老俠客說道，已然將賊喚出城來，特來交令，楊德威說退歸一旁，且不言馬爺退在原船，且說大清陣上，所有人位，一個個擡頭觀看，只見飛龍島船隻，二龍出水式，冲出竹城水寨，當中一隻大船，船頭坐着飛龍島大帥，金槍鬧海神鯨聞天桂，仍然身穿大清國二品服色，懷中抱定令旗令箭，氣度森然，左首大船上，端坐着神箭手千

里飛行俠孟子彬，水軍副帥追風趕浪海裏牛仇亮公，兩旁與身後，人位甚衆，右首大船上，便是飛龍島一字並肩王，黑臉閻羅高登霄等人，一個個耀武揚威精神百倍，兩陣對圓，聞天桂派人高聲傳話請主將答話，楊老俠客傳令，搖船向前，聞天桂也駕船而出，向楊老俠說道，老俠客你今日率兵而來，其意何在，楊德威哈哈大笑，說道聞大師你乃明智之士，天下揚名，據我看來，飛龍島眼見就要冰消瓦解，你何不改過向善棄暗投明，也落得保全首領，何必甘爲賊黨，但等玉石俱焚，聞天桂哈哈大笑說道，老俠客你就別費言辭，像這等言語你已然說過多次，我聞天桂若是有意投降，還用到現在嗎，我只問你，今日帶隊而來，是不是要分其勝負，楊德威道正有此意聞天桂說道，既然如此，老俠客你就派人出戰，我必派人奉陪，別話再也不提，只因我聞天桂受蕭天王之大恩，粉身碎骨，理所當然，頭可斷，此志難移，說罷分付搖船回陣，派差卒搭好戰船楊德威回轉本陣，扭頭回頭，高聲說道，那位願迎頭陣，老頭子話剛說完，只聽有人答言說道，小可不才甘願意與賊人分一高低，老俠客擡頭觀看，見此答言之人，正是少爺玉面小如來何鳳，楊老俠客說你既與賊人見仗，須要多加小心，何少爺答應一聲，帶好兵刃，跳上送戰小船，分付一聲開船，水手不敢怠慢，用力搖櫓，少時小船來至切近，少爺丹田提氣，輕輕聳身飛上戰船，剛要喚賊人比拚，猛見一隻小船，蕩悠悠自賊隊內沖出，只見船頭站立一人，工夫不大，只見賊人飛身上船，少爺仔細打量，見此人年紀不滿三十歲，正在青春，此人身高六尺，背闊腰粗，身穿青綢子禪褂，腰繫英雄帶，帶穗子掖在腰間，足登青緞子抓地虎快靴，往臉上看，面如新磚雙眉如鬚，二目有神，高鼻梁，四字口，壓耳倒生毫毛，大耳朝懷，背插鬼頭刀精神百倍，何少爺伸手指說道，賊人少要前進，你且通名受死，那人站住

身形，上下一打量何少爺，然後說道，你家寨主爺姓朱名國棟，江湖人稱穿水蛟，時下在此飛龍島，身爲查山寨主，今日奉了我家閩大帥所差，前來取你性命，何少爺冷笑一聲說道，無名之輩，非我敵手，趕緊回本隊，換聞天桂前來領死，朱國棟說道，我們聞大帥乃是三軍司命，萬金之軀，焉肯與你動手，待寨主爺打發你回去也就是拉，賊人說罷，回手拉刀，纏頭果腦，向前邁步，分心就刺，何少爺不敢息慢，從腰間華郎郎一聲，解下來十三節亮銀鞭，見來人刀到胸前，趕緊閃身左手握住鞭梢，一壓賊人鬼頭刀，賊人連忙將刀抽回，少爺左手一鬆，亮銀鞭向賊人玉帶圍腰，攔腰便壓，朱國棟向後一退步將鞭躲過，然後擎刀進招，少爺一抖，亮銀鞭，古樹盤根，向賊人雙足便纏，朱國棟旱地拔葱，聳起五尺有餘才算將鞭躲過，兩人差招換式，殺在一處，動手工夫一長，少爺何鳳，心中暗想，就憑一位無名之人，我何鳳就難以戰勝，豈不是被他人恥笑，少爺想至此處，將亮銀鞭一掄，鳳凰展翅，野鷄斗翎，只見白光一片，將朱國棟困在當中，朱國棟招招架架，躲躲閃閃，你倒走小心腳底下，呀，猛然一失足，只聽撲冬一聲，朱國棟落水底，此人美稱叫做穿水蛟，水性過人，在水中一坐水，身形露出水面，伸左手一擦臉上湖水，向少爺何鳳說道，小子你下來，你我在水中大戰三百合，何少爺哈哈大笑說道，也是你命不該絕，未作鞭下之鬼，你少說廢話，急速逃命去罷，正在這般時候，只見自賊隊以內，又飄來一隻小隻，但見船頭站立一人，身材高大，威風凜凜，少時來至大船切近，少爺認識此人，乃是黑面閻羅高登霄，原來穿水蛟朱國棟，失足落水，聞天桂派人傳令，說道，還有何人出頭會戰，惟有一節今日之戰，許勝不許敗，自問若是能爲稍差，也就不必出頭，傳令之人，話剛說完，只聽高霄高聲說道，我會會大清國將官，高登霄說罷，手提點鋼槍，

跳上戰小船，水手搖櫓，少時來已大船附近，飛身而上，用手一指何少俠客說道，小娃娃你可知道我的厲害，何少爺一翻二目說道，我當你是何人，原來是敗軍之將，黑風莊主高登霄，你也不必吹胡子瞪眼睛，並無人怕你，你乃是我手下敗將，依我說，你趁早別費事，你下船回陣，換開天桂前來，與我大戰三百合，高登霄氣滿胸膛，大槍一頓，說道，小輩你也不必花言巧語，戰場之上講的是以武學分其高低，有能爲你將姓高的這條命拿去說着話兩手擎槍，分心就刺，少爺見高登霄手中槍禿禿亂顫，勾奔自己胸膛刺來，其勢甚猛，不敢大意，連忙向旁閃身，讓過槍尖，用亮銀鞭，壓賊人大槍，無奈自己使的是軟兵刃也不敢與人家大槍相撞，也只好使用小巧綿軟之功，閃轉騰挪，閃着高登霄滴溜滴溜亂轉，高登霄今日可算紅了眼拉，只因自從黑風莊被清兵所破，敗進飛龍島，雖然說蕭道榮百般安慰，並未責備，無奈總覺自己面上無光，又因爲從前身爲一莊之主，一呼百諾，何等的勢派，今日身居水泊，還須受聞天桂的分派，再說家人星散，不知道髮妻廉氏，大女兒賽花，二女兒佩珍，生死存亡，高登霄愁眉深鎖，無計可施，後來又一轉念，只要將清兵戰敗，就可以乘勝奪取黑風莊，那時節重整基業，仍是可以爲此莊之主，高登霄將主意想定，因此今日在戰船以上，就算拚了命拉，使用自己絕招，不住取何爺致命之處，大槍乃爲兵器之祖，一寸長一寸強，工丈一大，何少爺鼻孔扇動鬚角見汗，眼看就要吁吁帶喘，常言說得好，打仗總須親兄弟，上陣還要父子兵，少爺何鳳，在此戰船以上，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大清陣上，可就急壞了錦豹子何義，心說我還能眼看着我二弟栽在高登霄手中嗎，少爺想至此處，一語不發，點手喚來送戰小船，分付一聲，急速搖船前進，水手不敢怠慢，急忙搖紛紛船，工夫不大，已然來至戰船附近，少爺丹田提氣，飛

上了戰船，回手拉刀，高聲說道：二弟你將高登霄交給我罷，我必然取他項上的人頭，何鳳正然不支，一聽自己兄長前來替換，心中甚喜，連忙乘機虛施一招，退在一旁，向何義說道：兄長你就多辛苦罷，我回陣去拉，可有一節，高登霄罪大惡極，你可別放他逃走，何義說：你放心罷，我非要了他的狗命不結，高登霄在一旁，聽得清楚，心中有氣，高聲喊道：小輩休要口出狂言，有能爲你就過來較量，少爺何義微微一笑，說道：高登霄你何必着急死呀，我晚一點動手宰你，你豈不是能以多活一刻嗎，高登霄一翻二目，說道：戰船以上，講的是武學高強者戰勝，武學低淺者亡命，只要你能爲出衆，高某的性命就算交給你拉，可有一件，總得憑你的武藝才能以動手殺人，就憑你花言巧語，信口胡言，那乃是婦人孺子所爲之事，堂堂男子，就不能如此，少爺說好賊人，你敢罵我，我非宰你不結，少爺說罷，向前邁步，雙手捧刀，夠奔賊人胸膛便遞，高登霄兩手托槍，向外一迎，接着插花蓋頂，恨不得一槍將何少爺刺一個透明窟窿，少爺乃是家傳的刀法，又因爲屢次與賊人動手交鋒，這能爲可就比從前長進拉，無奈今日可不能戰勝，只因這位黑面閻羅，早將心一橫，豁出往命不要，也不肯敗他人之手，因此將自己六合槍法，一招一式施展出來，這六合槍法，外套着九合槍法，講的是一點眉心二扎喉，三扎盤肘四肩頭，五有鳳凰單展翅，六走回馬鬼神愁，七走白蛇來吐信，八扎金鷄亂點頭，九扎霸王托槍式，大羅金仙也犯愁，高登霄這一路槍法，施展開了，只見上下翻飛，梨花一片，真不愧爲黑風莊一莊之主又爲飛龍島的一字並肩王，大清陣上，衆人暗含着佩服，少爺何鳳，這時候早已退在自己船頭，抬頭觀看，見高登霄殺法饒勇，自己胞兄，又算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心中暗道：我兄長堪堪落敗，但不知何人能前去替換，少爺想到這裏，抬頭向

左右看了看，衆人俱各抬頭觀陣，鴉雀無聲，再一看戰船之上，高登霄越殺越勇，自己胞兄駱閃招架，不住向後倒退眼看着就要退到船邊，在這等緊急之時，仍然無人出頭，少爺心中甚是着急，惟恐自己兄長，一旦不慎，命喪高登霄大槍之下，書中代言，這時候大清陣上，衆人各有一番心理，白馬等人，明知道自己武學，決不是高登霄對手就是登在戰船，也是外甥打燈籠，照舊得敗回來，至於一般劍客等人，又因爲呂余二人，既然尙未露面，也就不必出頭，衆人這麼一觀望，可了不得拉，少爺錦豹子何義，這時候更不行拉，看其形勢，高登霄再有個三招兩式，就能將少爺，一槍刺死，正在這般時候，猛見自上流飄來一隻大船，張帆而行，其快如箭，船頭以上，站立一男一女，這男子，年紀老邁，白鬚飄洒胸前，這女子，年紀也不過十七八歲，身穿月白綾子褲褂，腰繫月白綾子汗巾，頭上是月白綾子包住青絲，容顏亞賽三月桃花，甚是嬌艷，再配上蛾眉皓齒，杏眼桃腮，櫻桃口，足有十成人材，脅下佩帶鏢囊，背插寶劍，腰肢細柔，媚曼多姿，內中就有人認識，船頭這位老頭子，正是鐵胆俠何瑞，這女子可不知道他是何人，其實少爺玉面小如來何鳳，早就認出來拉，見此女子，乃是自己胞妹，聖手俠女何文英，書中代言，這位女俠何文英，那日自泰安州碧霞山上清宮，辭別衆人，星夜鉤奔大清營，探望自己的天倫與二位兄長，不料想，在中途路上，遇上了意外之事，因此就落在衆劍客之後，直至今日，才算趕到大清營，若問姑娘遇見了何等之事，且容我慢慢講來，原來聖手女俠何文英，那日自碧霞山上清宮動身，一路之上，飢饉渴飲，夜宿曉行，非止一日，那天行至滕縣，只見街市以上，做買賣，十分熱鬧，這時候也就在正午剛過，姑娘只覺腹中飢餓，一抬頭只見路旁有座茶館帶飯鋪，字號叫做天順居，姑娘邁步而入，跑堂的過來，陪笑說道，你

老剛來，吃茶還是用酒，姑娘說我要打尖，跑堂的說請至雅座，姑娘邁步上樓，跑堂的高聲喊道雅座一位，樓上有人答應，替姑娘打起門簾，姑娘進入房中，只見房中一色是金漆交椅，八個椅子，吃飯之人不少，一掀竹簾，姑娘進入裏間靠窗落坐，回頭觀看，只見街中來往行人，看得十分真切，跑堂的送上清茶，問吃何等酒飯，姑娘說你與我配兩樣菜，半斤烙餅，越快越好，吃完了我還要趕路，跑堂的點頭答應，轉身退出，自去分付廚房去了，姑娘抬頭隔着竹簾向外間觀看，只見吃飯之人，就有交頭接耳，紛紛議論，可不知所講何事，工夫不大，猛聽街上人聲一片，姑娘扭頭回頭，倚窗觀看，只見街中行人，在道旁站好身形，一個個抬頭觀看少時只見自正東來了一夥差役，押解一名犯人，見此犯人蓬頭垢面，年紀也不過三十多歲，身帶刑具，被幾名差役，簇擁而行，有許多人在後面尾隨，姑娘看罷，心中暗想，不知道此人，身犯何罪，這時候跑堂的送上飯茶，姑娘問道，我借問一聲，適才從樓下過去一名青年犯罪之人，但不知此人身犯何罪，跑堂的一搖頭，說道，此事趁早別問，常言說是非皆爲多開口，煩惱全因強出頭，你不是還要趕路嗎，吃完飯趁早走，再說你老乃是一位女流，就是問明此事，只怕也沒什麼用處，女俠聞聽此言，就知道其中一定有被屈含冤之事，姑娘生就的俠好義胆，專好管天下不平之事，跑堂的這麼一說，何文英雙眉一豎，冷笑一聲說道，我非要問明此事不結，不管有何等干係，我一定要問，跑堂的見姑娘杏眼圓睛，神光射人，下了一多索，陪笑說道，你老可別生氣，你既然要問此事，你勞勞步，到街上一打聽，不就知道了，姑娘說，我非問你不結，你不說也得說，你將此事說明，我是佛眼看待，必然多給零錢，你若是不肯說出此事，可別說我要動粗魯，跑堂的心說，好厲害的女子，看樣子我不說還是真不成，就憑此人兩隻

眼，就有些令人害怕，他既是過路的，吃完飯也就遠走他鄉，我不如將此事與他說明，還叫他快些吃飯，早些上路，我還能以得幾文零錢，對對，我就這麼辦拉，跑堂的理想主義，回頭向門外看了看，衆人只顧飲酒談話，並無人向裏間留神，然後回頭向姑娘說道，你老一定若問此事，小子我還能不說嗎，適才過去的犯人，姓林名如春，乃是此地人氏，他家歷代書香，爲當地之世家，傳到這位林如春，此人性喜讀書，不理家事，家中也就坐食山空，日就窮苦，此人萬般無奈，在此闖王廟中，收了幾名學生，年節之時，也可以收進來一點銀錢，胡口度日，有時候還與他人，寫寫各樣文字對聯，得一點酬謝，此人娶妻梅氏，甚是賢惠，夫婦二人，苦度歲月，十分和美，前幾天黃昏時分，有城外尤家莊莊主，逍遙太歲尤連海，派家人手提燈籠，請林先生到在尤莊主家中，寫一封緊要信件，趕到三更以後，將信寫完，尤莊主派人送林先生回家，不料想，進得門來，只見地下有一灘鮮血，髮妻梅氏，踪影不見，林先生驚魂千里，立時報告地方，地方不敢隱瞞，第二日又稟明縣太爺，縣太爺派人驗明將林先生帶至縣衙，縣太爺十分惱怒，言說林先生乃是刁民，自己謀害髮妻，還敢報官，立逼將屍首交出，適才衆差役帶領此人，回家起屍首去了，自從鬧出了這件事，我們縣城以內，無論是男婦老幼，無人不說事有可疑，只怕這位林如春，乃是被屈含冤，只因他夫婦二人，十分和美，焉能自殺其妻，再說林和春乃是文弱書生，手無縛雞之力，焉能殺人，衆人因此生疑，惟有一節，縣太爺爲當地父母之官，他老人家辦案，誰敢說一個不字，就是這位逍遙太歲，也是隴縣的人物字號，無人敢背地議論於他，所以此事我們是看在眼內，聽在耳內，可就不敢言講出來，你老乃是過路的，吃飽喝足，只管走你的，像這等事，千萬別打聽，再說，話又說回來拉，你就打聽得清楚聽

明，你一位女流，又有什麼用呀，姑娘看跑堂的將話說完，杏子眼圓睜，柳葉眉倒豎，冷笑一聲說道，你這人好無道理，你口口聲聲，說我乃是女流之輩，縱然開明此事，也怕是無可如何，哈哈，你豈不知，自古至今這女流之輩，可也有些殺人不眨眼的，你若是不憑信，今日我使叫你知知道知道我這女流之輩的厲害，跑堂的見姑娘二目圓翻，神光射人，只吓得體不搖目戰，陪笑說道，你老人家所說的話，當然是千真萬確，我小子不會說話，你還能與我一般見識嗎，家拉，菜也涼拉，你老人家請用飯罷，姑娘氣沖沖說我不吃囉，我且問你，這位道爺太歲，他得在於何處，跑堂的說，此人家住縣城以南五里之遙，地名叫做尤家莊，姑娘說道，此人素日間行爲如何，跑堂的一搖頭，說道，你老快別問這個，只因這位尤莊主，武學蓋世，力大無窮，在此縣縣，無論是官私兩面，說一不二，可以算作人物字號，橫行霸道，無人敢惹，這話也就是我小子與你老人家提，你若問別位，要了他的命也不敢講，只因這位尤莊主耳目衆多，只要有人背地議論於他，被他知道，輕則打折兩腿，重則亂棒廢命，姑娘說如此說來，你到是有胆量人了，我再問你一句話，你若能以說得明明白白，我必然賞你，跑堂的說，我算豁出去拉，你只管問罷，我若是知道不說，我是你老的孫子，姑娘哼了一聲說道，但不知道這位尤莊主，有何等嗜好，跑堂的說，此人性好女色，別管是少婦長女，只要被此人看見，合了他的心意，他定然要派人強搶回府，姑娘聞言，心中明白，就知道林如春之妻梅氏的生死，與此人有關，姑娘說，我只願與你說話，這飯菜也涼拉，這便如何是好，跑堂的說待我回籠下去，分付廚師夫，放在勺裏溫一溫，少時也就得拉，說罷將菜端下去了正在這般時候，只聽窗外人聲不絕，姑娘回頭觀看，又見適才過去的那夥人衆，二次回頭，這位林如春，兩眼含淚滿面愁容，帶着

爺家的法度，在前行走，身後有幾名差役，不住用手巾藤鞭責打，簇擁着向東去了，姑娘就知道這必是回家起屍，可不知道這屍首起出來沒有，少時跑堂的送上菜來，姑娘吃罷，取出一塊銀子，交與跑堂的，說道，除去飯錢，餘下的賞與你拉，跑堂的滿臉陪笑說道，謝你老的賞拉，待小子我泡壺茶來罷，姑娘說天色不早，我還要趕路呢，我走拉說罷起身下樓，走出天順店，經過一道大街，只見路旁有座客棧，粉皮牆上，寫着斗大黑字，乃是仕宦行台，安寓客商，海元老店，大門洞帶過道，裏面房間不少，姑娘邁步進店，店小二自房中迎出來，陪笑說敢情是要住店嗎，姑娘說可有乾淨房屋，店小二說，有有，請隨我來，說罷在前引路，來至上房，打起簾子，姑娘進入房中，但見窗明几淨，甚是清潔，姑娘在椅上落坐，店小二送上香茶，問吃何等酒飯，姑娘說適才打過尖拉，我包袱放在此處，我到在街市以上，尋訪一位親戚，少時也就回來，店小二連聲答應，姑娘吃了一壺茶，解下來隨身包袱，起身出店，夠奔正南，少時出了縣城，只見路廣人稀，田疇交錯，阡陌相連，走夠多時，只見迎面來了一位老者，乃是拾糞的，姑娘上前問道，借問老人家一聲，這尤家莊在於何處，老頭子抬頭仔細一打量，見姑娘身穿翠藍色綢子夾襖，月白綾子夾袴，年輕貌美，綽約多姿，老頭子心中一動，暗道此人打聽尤家莊，可不知爲了何事，想罷開言說道，你打聽尤家莊嗎，你願我手看，從此向東，轉過眼前這座樹林，不過一箭之遙，那便是尤家莊，但不知你打聽尤家莊，是爲了何事。姑娘說我有一門子親戚，住在此莊，多謝你老人家指教啦，我再問你，有一位尤莊主他住在何處，老頭子一愕神，說道，你問的可是尤連海，姑娘點頭說正是此人，老頭子低聲說，此事除非問我，別人決不敢告訴你，老漢我也非是此莊人氏，我也不怕尤連海，你既然問他住處，待我指點

於你，你轉過前面樹林，便看見尤家莊，進得莊去，乃是南北街道，街中路東，有一座高大門樓，門前有上馬石，四棵龍爪槐樹，院牆是磨磚對縫，甚是齊整，那便是尤連海的住宅，你聽明白拉，姑娘點頭說我知道拉，多謝你老指教，姑娘說罷邁步向前行走，少時穿過樹林，果然見眼前黑壓壓一片，好一個大村莊姑娘急忙來至林中，只見是南北的街道，兩旁人家不少，向前走不多遠，果然有一座高大門樓，門洞以坐，坐着幾名家人正然說笑，姑娘各處看了看，溜溜達達繞至宅後，將出入道路看明，然後動身離了尤家莊，夠奔縣城，剛然行至樹林以外，只聽有人唱道，「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臥，架上鷄，驚醒了，夢裏南柯，二賢弟在河下，相勸於我，他勸我把打魚的事，一旦休却」姑娘抬頭觀看，只見迎面來了一人，看此人年紀也不過四十多歲，只長得鬼亘鷹腮，蛇眉一背，斷梁眉，三角眼，鼻孔朝天，薄片嘴，七上八下幾根黃胡子，閃披一件青綢子長衫，內穿青細布袴褲，足穿青細布薄底快靴，恍悠悠自迎面而來，酒氣薰人，敢情是吃醉酒啦，那人走到姑娘面前，兩眼發直，向姑娘呆呆觀看，姑娘有心發作，又想我何必與醉酒之人，一般見識，姑娘想罷，邁步行路，那人說站住別走呀，姑娘扭頭回頭，說道，你是與我說話嗎，那人笑咂咂，說道，你看看荒野無人，我不與你說話，還與那個，我且問你，你年輕輕的孤身行路，所爲何事，姑娘面目一沉說道，你我素不相識，你爲何盤問於我，那人哈哈大笑說道，艾約，你那知道，天下人那有生來就認識的，你我在先不認識，打今天起，不就認識拉，再說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你我今日在此相逢，這乃是有一段緣分，這小子說着話，身子向前湊，姑娘向後退步，用手一指，高聲說道，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口出惡言，明有王法，暗有鬼神，你也不怕遭報，那人笑道，姑娘亦別威嚇我，我

任麼也不怕，我告訴你罷，我姓尤名祿，有一美稱，叫做一撮毛，我乃是尤家莊的人氏，我們莊主爺逍遙太歲尤連海，名頭高大，無人不知，我在我們莊主爺面前說一不二，乃是心腹之人，可有一節、我活了這麼大，尙未娶妻，姑娘一翻二目，說道：你打算怎麼樣。尤祿哈哈一笑，說道，我好心的姑娘，你這麼大拉，難道說還不明白我的心意。來罷，你看這荒野無人，你我先成爲百年之好，隨後我將你帶回府下，我二人夫唱婦隨，白頭偕老，你看如何，這小子一時被女色所迷，嘴裏說着話，身子向前湊，伸手要拉，姑娘心頭火起，圓睜二目向後退步，說道，你口出惡言，必是活膩啦，若是惹起我的性子，可別說我取了你的狗命，尤祿笑哂哂說，得啦，別害羞，憑你的年紀，我的歲數，你的容貌，我的長像，真乃是天配良緣，一雙嘉偶，你不可錯過這等良機，這小子說着話又向前湊，姑娘向後躲閃，說道，你且站住，我有話問你，你在外胡作非爲，難道你們莊主爺，也不管你嗎，尤祿哈哈大笑說道，你就放心罷，我們莊主爺這兩日心中發煩，任麼事也不管，就是平常日子，只要我辦的事，別管辦得對於不對，他老人家，都有一個包涵，我沒說嗎，我在他老人家面前，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我說鴨子嘴是圓的，他老人家也說不錯，本來是圓的，我可以算作天字元號，第一位紅人，你嫌與我，華有你我一份好處，姑娘安心要探詢尤連海的行跡爲人，只得將氣忍了忍，說道，但不知你們莊主因何事發煩，尤祿笑道，此事你問別位還是當真不知道，你問我可問的處地方，只因我們莊主，前天娶了一位如夫人，此人性體不好，不肯與我們莊主成親，我們莊主氣憤不過，有心將這女人活活打死，又念其此人容顏俊美，不忍下手，因此派人百般勸說，姑娘聞言，心中明白，就知道此事正與林如春之妻子有關，尤祿見姑娘沉吟不語，身子又向前湊，伸手要拉姑娘玉腕，

姑娘杏眼圓睜，伸左手一壓尤祿的腕子，一伸右手，只聽巴叉一聲，惡狠。打了尤祿一個嘴巴子，只打得這小子兩眼冒金星，身形恍了兩恍，古冬一聲，倒在埃塵，兩手攤臉，艾約艾約直喊，姑娘冷笑一聲說道，小子你倒是起來呀，我本當要了你的狗命，又念其白晝之間，不便殺人，暫且容你多活一時，姑娘說罷，邁步夠奔縣城，少時回轉店房，這時候天色已然黃昏，姑娘吩咐店小二預備晚飯，少時飯罷，姑娘向店小二說道，我身體困乏，我要睡覺啦，無事也不必前來驚動我，店小二連聲答應，轉身去了，姑娘吹滅燈光，坐在床沿，閉目養神，但等人靜之後，要探查尤家莊，逍遙太歲尤連海，當真是此地惡霸，非取了此人性命不結，且說俠女何文英，候至二更已過，外面聲息皆無，連忙打開包袱，取出夜行衣，通身上下，收拾得緊趁利落，背插寶劍，佩帶嚮囊，輕輕走出房門，將門倒帶，四顧無人，飛身上房，辨明了方向，竄房越脊，夠奔正南，少時來至城下，城門已閉，順着馬道上城，取出百練套鎖，搭在城頭，順着繩鎖，飛身而下，輕輕一斗將百練鎖收好，帶在腰中，然後一伏腰，自橋梁以上，穿過護城河，施展夜行術，夠奔尤家莊，輕車熟路，少時來至尤連海大門以外，聽了聽既無人聲，更無犬吠，姑娘向上一飛身，雙手搭住牆頭，向院中觀看，只見房屋一片，黑暗並無燈光，姑娘回手取出開路石子，向牆內一拋，聽了聽乃是實地，這才飄身而過，躡足潛蹤，各處查看，只見各處房中，並無燈光人語，找來找去，來至一所跨院，房中燈光明亮，人語不絕，女俠湊至窗外，側耳細聽，正是一撮毛尤祿的聲音，只聽尤祿說道，我他媽今天可算栽拉，不成想一位青年女子，打了我一耳光子，你上眼罷，我們牙掉了兩個，這丫頭也不知是那裏來的勁頭，一掌打得我昏頭漲腦，眼前漆黑，人家走出多遠，我才能以爬起來，我雖說挨了打，我心裏可還忘

不了這位姑娘，此人容顏俊美，亞賽月殿嫦娥，我尤祿今生若能有這等妻子，那才是祖先的陰功，父母的德行，也不枉我爲人一場，又聽有人說道，兄長你可知道這幾日莊主爺，心中發煩，你可別無事生非，我勸你打消了這種念頭，實心實意，幫助莊主爺辦事，但等莊主爺歡喜之時，那書節你再貪戀女色，也不爲遲晚，尤祿哈哈一笑，說道，老兄弟你說的話，自然是金石之論，無奈今天我遇這位姑娘，花容月貌，實在是天上少有，人間所無，我活這麼大，還是頭一次看見這等美人，我們莊主爺，不是說這梅氏娘子，如花似玉嗎，其實今天我看見這位女子一比較，這梅氏可差得多拉，但等明天我必然出府尋訪此人，只要我與此女相見，我回府搬兵將此女搶回來，與我成其親事，那時節我還要請老兄弟你喝一杯喜酒，這小子說罷，止不住哈哈大笑，又聽有人勸道，兄長你少說閑話，梅氏娘子之事，莊主爺囑付多次，不許我等在外言講，今夜晚你大呼喧叫，若被他人聽去，多有不便，尤祿笑道，老兄弟你胆量太小拉，尤家莊乃是龍潭虎穴，誰敢前來探聽，此事縱然被他人知道了消息，你想縣太爺與我們莊主，乃是金蘭之好，我們莊主爺，武學蓋世，府下兩位教師爺，也是全身武藝，誰還敢把我們怎麼樣，又聽那人說道，但不知我們莊主爺，時下在於何處，尤祿道，適才我在廚房以內，見着後宅丫環梅香，言說莊主爺，在賞月軒與兩位教師爺飲酒，這時候可不知散與未散，老兄弟你先睡覺，待我去至後面，觀看觀看，少時也就回來，姑娘一聽尤祿要出來拉，不敢怠慢，向黑暗之處，藏好身形，少時尤祿從房中出來，低着頭向後面走去了，姑娘不敢怠慢，也就暗中在後面尾隨穿出一條夾道，又是一座院落，以北爲上，五間正房，燈光明亮，東西各有廂房，尤祿走進月亮門，乃是一道界牆，又進入一道角門，便是一座花園，奇花異草，陣陣發出幽香，向前走不

多遠，只見迎面一座亭子，燈光照耀如同白晝，門窗大開，裏面笑語喧嘩，姑娘將身形藏在花叢之內，擡頭觀看，只見正座一人，此人若是站起身形，足有六尺開外面似新磚，頭大項短，背闊腰粗，濃眉闊目，獅子鼻，血盆口，大耳朝懷，一部鋼鬚，根根見肉，像貌甚是凶惡，身穿翠藍綢子夾襖，下身被樺案所遮，看不真切，看年紀也不過四十多歲，左首坐定一人，年紀大約有三十多歲白臉堂，豹頭環眼，鼻直口方，身穿青綢子褲褂右首一人年紀總有四十多歲，容貌甚是奇怪，黃樓頭，大嘴叉，二目深陷，鼻孔向上，兩道斷梁眉，兩撮黃胡子，兩腮無肉，眼珠子滴溜溜亂轉，身穿青綢子褲褂，光頭沒戴帽子，三人正然飲酒說笑，兩旁站立幾名惡奴，書中代言，這正座之人，正是逍遙太歲尤連海，兩旁之人，乃是尤府的教師，左首這位，姓費名得慶，人稱白面判官，乃是河北大名府的人氏，首右這位姓崔名明奎，人稱野鷄溜子，與費得慶同鄉，二人結為金蘭之契，素日在長江一帶，販運私鹽，後來有人薦在尤連海府下看家護院，當了一名教師爺，尤連海甚是優待，無事之時，常在一處飲酒取樂，今夜晚間，逍遙太歲尤連海，心中煩悶，在此賞月軒設下酒宴，派人將二位教師爺請來，一同飲酒，在此飲酒中間，尤連海唉聲歎氣，愁悶不歡，野鷄溜子崔明奎問道，莊主爺你老人家添人進口，為何這等愁悶寡歡，尤連海長歎一聲說道，二位賢弟，你那裏知道，自從這位新人進得府來，實指望與我成百年之好，不料想此人天生賤骨，尋死覓活，不肯與我成親，我有心分付家人，用亂棒將賤人打死，可有一件，我有些捨不得他這份月貌花容，眼看着一塊肥羊肉，就是難到到嘴，你說愚兄我心中夠多難受，崔明奎一聞此言，哈哈大笑，說道，莊主爺你既然遇上了這等事，你為何早不跟我提，也非是我野鷄溜子，吐此浪言大話，我今夜間，準保叫你與美人成其

好事，管叫你心滿意足，賜所欲爲，可有一節，但等明日，還須請我們哥倆再喝一杯喜酒，尤連海開言問道，但不知賢弟有何等妙計，成全愚兄，崔明奎笑道，當年我在長江販私鹽，那時節我得了一包藥面子，其名叫做迷春散，將此藥面，和在茶飯以內，與他人吃下，就能以亂其本性，待我派人將此藥取來，贈與莊主爺，今夜晚你老人家就可以春風得意，與會淋漓拉，尤連海哈哈大笑，說道，但能如此，賢弟你就是救苦救難的神佛菩薩，我總忘不了你的大恩大義，說罷三人開懷暢飲，甚是歡洽，正在這般時候，這位聖手俠女何文英却一步趕到，這也是烈婦不該失其貞節，鬼使神差，遇俠女打救這事並不算稀奇，這便是忠臣孝子烈女節婦，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就是這部小說以內主義，閑言少敘，待我表明梅氏娘子，遇難之事，且說落第秀才林如春，詩書滿腹，時運不濟，只落得累試不第，日就窮苦，萬般無奈，才在關王廟中，訓蒙爲主，另外還與他人書寫對聯家信，索幾文謝禮，娶妻梅氏，知書識字，曉三從，知四德，性情溫婉，顏色俊美，夫婦二人來，相敬如賓，甚是和美，這一日，也是該當有事，梅氏娘子，將午飯做熟，但等丈夫回家用飯，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見到，梅氏心中疑惑，心想天已午錯，爲何還不見丈夫回家，輕伸玉腕，將門開放，打算到門外，瞭望自己的丈夫，梅氏剛露出半身，猛見自正東來了一夥人，但見這爲首之人，騎在馬上，衣服華美，而貌凶惡，馬前馬後，圍着幾名家人，一個個橫眉立目，耀武揚威，書中代言，這騎馬之人，正是逍遙太歲尤連海，此人今年五十餘歲，乃是陝西延安府的人氏，自幼年之間，拜師習藝，學會了全身武學，手使紫金鞭，殺法饒勇，力敵萬人，明在縹行，暗在綠林，在四川路上，作了一盤子買賣，所獲甚豐，後來就在此藤縣，置買田地，蓄養奴僕，只落得家成業就，爲當地之首富，偏趕上新任縣

縣縣太爺：姓胡名成，乃是捐班出身，到任以來，貪贓枉法，名譽甚是不雅，胡大老爺幕中，有一位師爺，此人姓傅名仕仁，有一美稱，叫做壞水，時常與胡知縣出謀定計，苦害黎民，有一天尤連海拜訪傅仕仁，兩人一接談，甚是投緣，後來傅仕仁從中一介紹，尤連海與縣太爺結爲金蘭之契，尤連海有了這等依恃，在此縣，橫行霸道，無惡不爲，地爾百姓，人人切齒，可也是無可如何，尤連海嗜色如命，家中姬妾甚多，時常帶領家奴在此外面，任意而行，見了少婦長女，品頭評足，百般調戲，若是看中了心意，但等夜晚之間，派府下教師爺，前去偷取，帶回府下，強逼成親，若是不從親事，派家人用亂棍打死，埋在府後，被害之家，到在縣衙報案，胡知縣也不過准許訪查，像這等無頭案件，無多帶少，這且不言，且說道這太歲尤連海，這一天帶領惡奴一撮毛尤祿，小棒槌尤吉等人，自城外馳馬回頭，行至長街，猛見路旁一家，柴門半開，有一少婦從裏面露出半身，往外觀望，但見這婦人，添黑頭髮，如同墨染，粉面桃腮，柳眉杏眼，櫻桃口，小元寶耳朵，帶着八寶耳環，上身穿着天藍色洋巾汗衫，蔥心綠中衣，金蓮瘦小，不足三寸，雖然是荆釵布裙，可另有一種美貌動人之處，尤連海兩眼都看直拉，心說罷了，我活了這麼大，也沒見過如此美人，這婦人正是林玉春妻子梅氏，正然瞻望他的丈夫，忽見有人騎在馬上，向自己呆呆觀看，心中不悅，連忙退回門內，將門關閉，尤連海見美人退回去拉，向惡奴說道，小子們緊趕上前叫門，我要在此處歇息一會，然後回莊，一撮毛尤祿笑哂哂說莊主爺，你老人家的心事，我小子已然是知道拉白晝之間，你老人家也該有一番避諱，你先請回府，我必然問明一切之事，然後回府報信，另作打算，準能以作成此事，尤連海哈哈大笑，說道，好小子你算猜透拉，其實我可不能走，只因我此時已然是魂靈被美人勾去，

再說我們爺們，在此滕縣，別管辦下何等之事，難道還有人敢說一個不字嗎，尤祿笑道，話雖如此，莊主爺你老人家身份到拉，也該放尊重些，你老人家就萬安罷，此事我小子若是辦不好，你將我雙腿打斷我都甘心情願，既然如此，我走拉，我回府候信，事情辦得好，我必然賞你，說罷帶領家奴，回莊去了，尤祿這小子，在林如春房前左右，細細打聽，才知道夫人是落第秀才林如春之妻子，這小子連忙回莊，稟明尤連海，這才定下計策，黃昏時分，一撮毛尤祿手提燈籠，獨自進城，少時來至林宅門外，伸手叩門，林如春正然與梅氏在房中敘話，一聽外面有人叩門，連忙出得房來，開言問道，外面是那一位，尤祿道林先生你將門開拉，我有事奉求，林如春連忙將門開放，尤祿手舉燈籠，笑嬉嬉說道，我是尤家莊，尤莊主家中派來的，只因我們莊主爺，要與京城裏一位官員賀壽，禮品備齊，另外還要寫信一封，因此特來派我相請，先生你勞勞步隨我出城，只要將此信寫畢，我必然二次送你回府，我們莊主爺定然有一份人心，林如春聞言說道，時下天已起了更鼓，不便出城，但等明天再寫不遲，尤祿搖頭說道，我們莊主爺已然派好了人位，明日起五更動身，此信必須今夜寫完，先生你多辛苦罷，但等寫完此信，我從中一維持，我莊主爺多賞你幾兩銀子，也就是拉。林如春一想，在家閑着也不過是睡覺，倒不如隨此人前去，將信寫完，得幾兩酬謝也還可以度日，林如春想至此處，說道，既然如此，我隨你前去也就是了，舍下房間太少，太不方便，我也不讓你進房吃茶拉，待我告訴拙妻一聲，然後再一同出城，尤祿說先生你請便罷，林如春轉身進房，將此事說與梅氏，梅氏囑付丈夫，早去早回，林如春點頭答應，換了一件長衫，辭別梅氏，與尤祿二人，勾奔尤家莊，少時來至城門，尤祿上前叩門，門軍一聽是尤府家人，不敢怠慢，連忙將門開放，二人邁步

出城，天至二鼓兩人來至尤家莊，叫開大門將林如春讓至上房，家人送上香茶，尤祿轉進內宅工夫甚大，才見尤祿自內宅出來，陪笑向林如春說道，我家莊主爺已然安歇拉，不便呼喚，此信只好明日再寫拉，待我派人送先生你進城罷尤祿說罷，出外喚來一名家人，分付點燈籠送林先生進城，林如春滿心不悅，可也不便發作，只得隨着那人，回轉縣城，少時來至自家們首，尤府家人說道，明天見罷，我走拉，林如春見那人提燈自去，連忙上前叩門，只見雙門鎖掩，隨手叩開，心說必是娘子因我未回不肯將門關閉，林如春一面暗想，也就邁步進入院中，回身將門關好，然後轉身來至房門以外，輕輕咳嗽一聲，說道，娘子睡了嗎，聽了聽房中並無動靜，心想必是已然睡熟，林如春伸手開門，邁步進房，見殘燈猶明，床上空無一人，不覺驚疑不止，連忙手執燈燭各處一找，屋內屋外都找遍拉，也不見梅氏蹤影，猛見房中，鮮血淋漓，心中更覺驚慌，連忙出外報知地方，言說自己妻子，不知被何人殺害，滿地鮮血，死屍不見，地方聽說出了事，不敢怠慢，到在林如春家中，查看明白第二日稟知縣太爺，知縣胡成，派人相驗，就有逍遙太歲尤連海，派心腹惡奴一撮毛尤祿，面見師爺傅仕仁，言說林如春妻子失踪之事，在縣太爺面前，多加維持，必然有份酬謝，壞水傅仕仁，心中明白，知道此事乃是尤連海所爲連忙應允，第二日，傅仕仁面見胡知縣，言說林如春乃是刁民，虐殺髮妻，隱藏屍首，還敢公堂妄控，知縣信爲實在，這才將林如春傳至公堂，嚴刑逼供，林如春受刑不過，當堂招認，殺妻是實，胡知縣派人役押解林如春，回家起屍，林如春萬般無奈，帶領人役，回至家中，衆人在各處尋找多時，也未見梅氏屍首，衆人又將林如春押回縣衙，稟知縣太爺，胡知縣勃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胆大林如春，你爲本縣子民，竟敢目無國家王法，殺死髮妻消屍滅跡，今

被本縣窺破隱情，還敢不將屍首獻出，難道你就不怕你皮肉受苦不成，本縣自從到任以來，清如水，明似鏡，秦鏡高懸，斷案如神，騰縣百姓，無人不說是本縣龍圖再世，惟有你這刁滑之民，竟敢欺瞞本縣，抗屍不獻，你須是打算要嘗嘗本縣大刑的厲害罷，林如春不住的叩頭，說道，大老爺暫息雷霆之怒，草民已然招認是虐殺妻妾，殺人償命，律有明文，難說我還想活命嗎，大人你就落案罷，事後搜尋屍首，小民縱死九泉，也感念大的恩典，但願大人你公侯萬代，祿位高陞，說罷不住叩頭，師爺傅仕仁，向知縣一遞眼色，說道，大人你老人家看在我讀書人的份子上，也該存一份體恤，暫且落案，懸賞尋查梅氏屍首，也就是了，知縣聞言點頭應允，分付將林如春，押在監牢，詳文上憲，另候提訊，這也是林如春年災月大，時運不濟，才落得披枷帶鎖，受苦監中，所幸祖先有德，巧被俠女行救，夫婦完聚，後福無窮，這且不言，且說那日夜晚之間，一撮毛尤祿，請林如春過府寫信，二人動身之後，梅氏娘子，出房將門關嚴，然後回房，獨坐燈前，低頭爲丈夫補綴一件衣服，工夫不大，猛聽門外一響，自外面進來一人，梅氏大驚失色，連忙站起身形，藉著燈光，仔細觀看，但見此人，身材肥壯面貌凶惡，身穿青綢子衣袴，胸前密排鈕扣，背插鋼刀，足登青緞子快靴，恍惚此入，在何處見過，再一細看，才認出此人，白晝之間，在此門外所看見的騎馬之人，梅氏戰兢兢伸手一指，說道，你是何人，在此夜深人靜之時，闖入房中，難道是要偷盜強搶不成，那人傲然一笑，說道，小娘子你有所非知，我姓尤名叫連海，乃是城南尤家莊人氏，今日白晝之間，我見了小娘子你這份花容，回得府下，茶飯無心，小魂失魄，因此才趁此夜靜無人，來至小娘子家中，求其美事，梅氏娘子，一聞此言，只得花容變色，厲聲說道，我把你胆大狂徒，你生此邪念，你可說道明

有王法，暗有鬼神，王法森嚴，神目如電，你趁早走去，我是佛眼相看，如其不然，我可要高聲喧叫，驚動四隣，前來拿你，送至公堂問罪，少不得你就要皮肉受苦，尤連海哈哈大笑說道，小娘子，你且聽我一言，我家財豪富，姬妾甚多，就是無有合於我的心意之人，憑你這份芳容，你嫁於我，管叫你穿不盡絳羅綢緞，吃不盡海錯山珍，使奴喚婢，一呼百諾，誰人不叫你一聲莊主夫人，較比嫁與窮秀才挨餓受凍，豈不勝強百倍，想我尤連海，在此膝縣，無人不欽，無人不敬，縣太爺乃是我結拜同盟好友，你嫁與我，那是何等風光體面，梅氏聞言，說道，你一派胡言，我要喊叫拉，說罷就要高聲喧叫，尤連海急忙向前，伸手就拉，梅氏沖沖大怒，抽冷子狠狠一掌，正打在尤連海鼻梁子以上，只打得尤連海，順着鼻孔，向外流血，尤連海勃然大怒說道，小賤人你好不識擡舉，你不允親事，難道我還能饒恕於你不成，說罷將梅氏按到在地，口中塞住棉絮，四馬穿蹄，捆了個結實，然後背在肩前，邁步出房，輕輕啓開大門，回手將門倒帶，來至大街以上，勾奔正南，少時來至城下，順馬道上城，回手將梅氏放在就地，取出百練鎖，先將梅氏，繫至城下，然後飛身而下，二次背起梅氏娘子，向自己家中奔跑，天到三更左右，尤連海來至自家門戶，不走大門，飛身越牆而過，來至後宅密室，將梅氏娘子，放在床上，喚來僕婦人等，將梅氏放開，梅氏潑口大罵，尋死覓活，尤連海分付婆子，小心勸說，第二日梅氏娘子，仍然哭鬧不止，尤連海心中甚是不樂，這天晚間，在賞月軒設宴，與二位教師爺同飲，後來野鷄溜子崔朋奎，派人回家，取來迷春散，贈與尤連海，以便與梅氏娘子，成其美事，此事全被女俠何文英看在眼內，且說道，這太歲尤連海，眼望二位教師，開言說道，今日晚間，愚兄我與美人成親，全仗崔賢弟的維持，但等明日清晨，我必然請二位賢弟，痛飲我的喜酒。

，三人正然飲酒說笑，猛見有家人來至尤連海面前，說道：啓稟莊主爺得知，現有戲花粉蝶，願稟主，前來求見，尤連海聞言，心中甚喜，說道快快有請，家人轉身而去，工夫不大，引來一人，但見此人，身高六尺，細腰窄背，面色蒼白，唇紅齒白，俊品人物，無奈兩腮無肉，二目神光散亂，身穿藍綢子袴褂，披一件青綢子夾襖，足登青緞子薄底快靴，年紀也就在三十多歲，此人來至賞月軒，向逍遙太歲尤連海說道：兄長在上，小弟這廂有禮，尤連海站起身形，哈哈大笑說道：是那一陣香風，將賢弟你刮到了愚兄莊上，來來我與你們引見，伸手一指左右二位教師，說道：此二位乃是愚兄府下教師爺，此位是白面判官費德慶，此位是野鷄溜子崔明奎，全是河北大名府的人氏，又一指後來之人，向二位教師說道：此位姓顧名蘭江，江湖人稱戲花粉蝶，從此往後，你們哥三個，必須要多親多近，三人聞言，彼此行禮，尤連海分付家人，看過椅子，讓顧蘭江落坐，重整杯盤，四人飲酒談心，尤連海聞言說道：但不賢弟自何處而來，顧蘭江說道：小弟時下在龍虎灘當了一名寨主，此灘瓢把子姓阮名天龍，人稱錦毛獅子，乃是湖北武昌府人氏，只因手中存了一口寶杯，此名喚九龍碧玉杯，乃是北京城，裕玉爺傳家之寶，被朋友盜來，送至武昌府，贈與阮寨主，阮大哥愛不釋手，後來官家訪查甚緊，阮大哥萬般無奈，才拋離家鄉，帶領家眷，來至龍虎灘落草，時下招集能人甚多，十分興旺，無奈他老人家總說灘內人位不多，派小弟前來聘請兄長，一同入灘共成大事，但不知你老人家心意如何，尤連海笑道：既然阮寨主眼中看起愚兄，我還能說不去嗎？可有一節，時下可不能動身，但等我將家中諸事，料理完畢，那時節我必去至龍虎灘，聽候阮寨主差遣，顧蘭江笑道：兄長你老人家若是肯其前往，龍虎灘真可以算作猛虎添翼，錦上添花說罷，幾人開懷暢飲，書中代

言，戲花粉蝶顧蘭江，那日在風月庵一被百花娘焦鳳雲罵走，這小子賭氣回轉龍虎灘，獨自生氣；後來錦毛獅子阮天龍，派人請顧蘭江，言說灘中人位甚少，若是大清兵前來攻打，只怕衆寡不敵，必須多請能人，前來灘中，共舉大事，顧蘭江可就提到尤家莊逍遙太歲尤連海，手使紫金鞭，能爲出衆，阮天龍趕緊派顧蘭江，前去搬請，這小子因爲在山東路上，作案甚多，只怕有人相認於他，白晝之間，不敢行路，夜深無人，這才來至尤家莊，此事全被俠女聽得真切，且說天至三更左右，衆人酒足飯飽，尤連海分派家人，送顧奕主到在書房，以內安歇，然後自己手扶尤祿肩頭，起身回轉內宅，姑娘不敢怠慢，暗中在後尾隨，少時尤連海來至內宅門外，分付尤祿回轉前庭，然後獨自一人，悠悠勾奔臥室，只見以北爲上，三間正房，屋中燈光明亮，尤連海在窗外咳嗽一聲，說道，你等可會勸解好了，你們的新莊主夫人，尤連海話剛說完，只聽房門一響，有一名中年僕婦，自房中出來笑哂說道，莊主爺你老人家來啦，適才我們勸說多時，這位新奶奶算是不哭啦，你老人家就請進來罷，尤連海哈哈大笑，邁步進房，僕婦將門關閉，俠女連忙湊至窗外，輕輕用吐沫溼破窗紙，撕成小孔，眇一目向屋中觀看，但見靠北是床，懸掛竹色帳子，床上坐着一位少婦，但見此人，青絲散亂，芳容未整，眼含淚，倒細二臂，甚爲可憐，原來此人便是梅氏娘子，到在尤宅，業經三日，水米未咽，啼哭喊鬧，只求一死，僕婦人等，怕梅氏一頭撞死，這才用繩子倒細二臂，不住的花言巧語，在一旁相勸，梅氏天生烈性，一味尋死，且說尤連海邁步進得房來，冲着梅氏，哈哈一笑，說道，美人你聽透，自從你到在我府，哭喊叫罵，不肯與我成就百年之好，我本當分付家人，將你用亂棍打死，也就是你生就的花容月貌，我不忍下手，今夜晚間，你可要拿定主義，若是應充我的親事

我將一切家業，歸你執掌，必然另眼看待，如其不然，我可要分派家人，要了你的性命，梅氏娘子聞言，緊咬銀牙，惡狠狠的說道，我把你這萬惡強賊，強奪有夫之婦，立逼成其醜事，你該當何罪，焉得能夠，我死之後，必然要變作厲鬼，前來索取你的性命，梅氏說罷，兩淚交流，尤連海點了點頭說罷了，小娘子你乃是貞烈婦人，我甚是敬重，沒別的，我派人送你回家，娘你看如何，可有一節，你回得家去，可別叫你丈夫，到在當官控告於我，梅氏娘子聞言，心中一喜，擡起頭來，向惡賊說道，你此話可是常真，尤連海說道，我焉能瞞哄於你，我尤海也會飽讀詩書，對於忠臣孝子，節婦烈女，我打心眼裏就敬重於他，自小娘子你來至我府，三日之久，你水米未曾入口，寧死不從我的親事，像這等貞烈之人，我尤連海再要相逼於你，豈不是鬼迷都不容我，但等明日清晨，我派人送你回家，你到在家中，見着你的丈夫，你必須從中維持，可別到在公堂告我，梅氏滿心歡喜，說道，莊主爺你只要容我夫婦二人團聚，我就感念你的大恩大德啦，決不能控告於你，你就萬安罷，尤連海哈哈大笑說道，就是罷，我一定送你回家，你三日未曾用飯，腹中定然空虛，來人呀，你們於林夫人預備酒飯，僕婦人等，答應一聲，急忙去至廚房端飯，俠女何文英，將一切之事，完全看得清楚，心中暗含着佩服梅氏娘子，天生烈性，不肯失身從賊，後來見僕婦出房端飯，連忙退在黑暗之處，藏好身形，工夫不大，婆子將飯菜端來，放在外間棹上，尤連海站起身形，來至外間，假意說道，不知你們預備了何等飯菜，嘴裏說着話，回手從腰中取出迷春散，將紙包打開，倒在菜飯以內，高聲說道，菜飯備齊，你們就端進房中，何必放在此處，婆子答應一聲，用木盤將菜飯送在梅氏面前，梅氏娘子說道快快端將過去，現時我並不飢餓，尤連海進來陪笑說道，小娘子這乃是我一點敬意，

你少用一點，你若是不肯用飯，你必然心中暗恨於我，我心中更是不安啦，梅氏有心不吃，又怕尤連海惱怒，不肯送自己回家，萬般無奈，這才輕伸玉腕，拾起筷子，俠女何文英，看得分明，心說這時我不出頭，更待何時，姑娘想罷，哈哈一笑，說道梅氏夫人，你千萬別吃賊人飯菜，其中有了毛病拉房中衆人聞言俱各一愕神，尤連海連忙將燈光吹滅，問道什麼人在窗外窺探，姑娘說好你胆大惡賊，光天化日，竟敢強搶有夫之婦，你該當何罪，此事既然被我趕上，也是你報應臨頭，你就拿命來罷，尤連海聞聽酒也醒拉，連忙脫去長大衣服，抄起一張椅子，拋在院中隨後登出房來，擡頭觀看，只見面前站立一位女子，一身夜行衣，身段窈窕，尤連海伸手一指，高聲問道，你是何人，胆敢攪鬧莊主爺我的宅院，姑娘說我乃無名氏，只因你搶男霸女，作惡多端，我特來取你狗命，尤連海哈哈大笑，說道，憑你一位抹粉戴化女流之輩，也敢多管莊主爺我的閑事，真乃是螳臂當車，自不量力，你休走，吃我一拳，惡賊說罷，聳步向前，黑虎掏心，拳奔姑娘胸前便遞，姑娘微然一閃身形，回手亮劍，劍光一閃，奔賊人軟脅，尤連海藝高胆大，赤手空拳，與姑娘戰在一處，來來往往，五六個照面，尤連海見姑娘劍招太快，受過名人指點，心中不覺害怕起來，連忙抽身，奔至簷下，抄起一面銅鑼，恍恍敲一陣，工夫不大，只聽人聲一片，齊聲吶喊，說道拿呀拿呀，千萬別放奸細逃走，原來這乃是尤連海立下的暗令，宅院以內各處懸掛銅鑼，只要有什麼緊急之時鳴鑼爲令，齊來救應，衆莊丁一聞內宅鑼聲響亮，各自抄起兵刃，手舉燈籠，前來捉拿奸細，白面判官費德慶，野鷄溜子崔明奎，手擎兵刃在前率領，少時來至切近，尤連海高聲說道，二位賢弟，你等齊心向前，將此奸細拿住，愚兄我必有一分人心，費崔二人，高聲答應，說道兄長你且靠後，待我二人，擒此小輩

，二人說罷，擡頭觀見，只見面前站立一位青年女子，容顏甚是俊美，野鷄溜子崔明奎，冷笑一聲，開言說道，丫頭你竟敢孤身一人，進入尤家莊，真可以說胆大包身，休走看我取你性命，賊人說罷，登步向前，擎刀便遞，姑娘不敢怠慢，向左一閃香軀，擎劍進招兩人殺在了一處，這時候，衆莊丁越聚越多，團團圍住，風雨不透，尤連海分派家人，將自己紫金鞭取來，預備與姑娘二次動手，正在這般時候，只聽有人高聲喊道，好你胆大奸細，你未從攪鬧尤家莊，你也得睜開你的兩眼，看一看我們弟兄，可是好惹的嗎，尤連海擡頭觀看，燈光中，只見此說話之人，正是自己結拜好友，戲花粉蝶顧蘭江，原來淫賊在書房以內安歇，睡夢之中，猛聽鑼聲一片，人語不絕，必一驚疑不止，連忙翻身而起，穿好衣服，手擎兵刃，出得房來，飛身七房抬頭觀看，只見內宅燈光照耀，人聲吶喊，淫賊連忙竄房越脊，少時來至切近，仔細觀看，才知道有人攪鬧尤家莊，因此吶喊一聲，飄身落於埃塵，上前與尤連海答話，尤連海說道，噯弟你就多辛苦罷，幫向愚兄將此人拿下，我必重重相謝，顧蘭江哈哈大笑，說道，兄長你何出此言，你我情同骨肉，有人攪鬧你的府下，就與攪鬧我的宅院，一般無二，我還能袖手旁觀不成，淫賊說罷，抬頭觀看，藉着燈光，看得分明，只見這奸細乃是一位美貌女子，一身青衣，被燈光一射，越顯得花容月貌，俊美多姿，淫賊心中大喜，心說我顧蘭江這麼大，所見過的女人，可以說是無多帶少，惟有像這等美人，我還是第一回看見，不料想今晚我在此尤家莊，算是開了眼拉，淫賊一面胡思亂想，也就邁步向前，高聲說道，崔兄長你且靠後，將這位奸細交給我罷，野鷄溜子崔明奎，正然與姑娘手動，忽聽有人前來替換，連忙虛施一招，退出亥心，抬頭見是顧蘭江，說道，顧寨主你就多辛苦罷，可別叫此人逃走，顧蘭江手提鋼刀，點頭說道

你就萬安罷，要我命我也捨不得將此人放走呀，淫賊說畢，邁步來至姑娘面前，哈哈一笑說道：美人，你是不是前來訪我的，姑娘蛾眉倒豎，說道，你是什麼東西，也敢在我面前，信口胡說，顧蘭江說，我乃是一人，怎麼成了東西啦，我明告訴你罷，我姓顧名蘭江，有一美稱，叫做戲花粉蝶，時下在龍虎灘當了一名寨主，你看我堂堂儀表，武學蓋世，我見你這份花容，打心眼裏就喜愛，沒別的，你隨我一走，我收你作爲一房壓寨夫人，你意下如何，姑娘聞言，花容變色說道，惡賊休得胡託，你就拿命來罷，說罷兩手捧劍，向淫賊胸膛使遞，顧蘭江向左一閃，說道，別害羞呀，我說這話乃是爲你好，你只要應允我的親事，你攪鬧尤家莊之事，就算一天雲霧皆散，此莊莊主，看在我的面上，並不能怪你，若不然你來看罷，四面已然將你團團圍困，你脅生雙翅，也難逃虎口，姑娘並不答言，二次遞劍，顧蘭江左閃右躲，笑哂哂的並不還手，姑娘可算紅了眼啦，只檢淫賊致命之處，向裏遞劍，白面判官費德慶，見此光景，心中不悅，怎道顧蘭江這小子這那是幫着我捉拿奸細，分明是心存邪念，待我出頭將此女拿下交與莊主爺發落，也顯得我武學超羣，這小子想定主義，連忙邁步向前，高聲說道，顧寨主你必是不願與女人動手交鋒，你且退在一邊，看我擒此奸細，顧蘭江聞言，滿心不悅，心說你小子何苦多管閑事，我願意與此女如此戲耍，你何必前來替換，淫賊有心不退下來，又怕費德慶不閃面子，幫助自己動手，萬般無奈，向後一聳，退在一旁，開言說道，費兄長你動手只管動手，我可要活的，這姑娘連一根毫毛都不許你傷損，費德慶微然一笑，說道，萬一我收招不住，傷損了他的汗毛，那該怎麼辦呢，顧蘭江說，你若是傷損一根汗毛，我罰你豎一對旗竿費德慶聞言，心中不悅，一擊手中單刀，勾奔姑娘軟脅，姑娘見兩人不說人話，惡狠狠接招相還，兩人一

來一住，殺在一處，旁而有衆募兵吶喊助威兩人殺得難分難解逍遙太歲尤連海已取鞭在手見費德慶久戰無功一瞥手中紫金鞭邁步向前，高聲說道，賢弟你且靠後，待愚兄取此人性命，費德慶聞言，退在一旁，尤連海不容分說，整鞭向前就遞，姑娘接架相還，殺在一處，顧蘭江站在一旁，高聲說道，兄長你老人家手下留情，千萬別傷此女性命，你總得成全小弟，你不知道我活了這麼大，還得娶過妻子嗎，尤連海聞言，心說這小子，竟有意收奸細作妻子，豈不是並未將此人攪鬧尤家莊之事放在了心上，你不是有這等心意嗎，我滿沒聽這一套，我非取此人性命不結，惡賊想罷，將紫金鞭加緊，好像狂風驟雨一般，就算將俠女困在當中啦原來姑娘究竟是女流，連戰數陣，已然覺着有些勞累，逍遙太歲尤連海，力大絕倫，越殺越勇，將手中紫金鞭施展開啦，只聽呼呼風響，上下翻飛，白光繚繞，姑娘遮前顧後，看左護右，只累得香汗淋漓，嬌喘吁吁，有心退將下來，用自己暗器取勝，無奈賊人用兵器困住，一時又難以脫身，姑娘心說罷了，我只爲打救他人，現時自己性命，已然算是難保啦，這也是我少聞短練，我不該露了我的形跡，與賊人答話，我應該在此暗中，設法打救梅氏，我今但敗在賊人之手，我焉能束手被擒，甘心受賊人凌辱不成，我也只好自刎一死啦，姑娘心中這麼一亂，劍招更透着散亂啦，眼看着再有三招兩式，姑娘若不當場陣亡，也得被獲遭擒，正在這般時候，戲花粉蝶顧蘭江，邁步向前高聲說道，兄長你且住手，我有一言奉告，淫賊說着話，一舉手中鋼刀，向當中一分人尤連海向後一聳，扭頭回頭，心中不悅，氣沖沖說道，賢弟你這算何意，顧蘭江笑哂說道，兄長你老人家真是貴人多忘事，適才我不是已然說過啦，我活了這麼大還是孤身一人，並無妻子，今夜晚我見此女，容貌身段，劍法武藝，無一不好，我打心裏生出愛慕之意，我定然

要收此人爲妻，你老人家若是一時收招不住，一鞭將此女打死，豈不就了我的命啦，因道我才將你這人家兵器分開，兄長你看在我的面上，你饒了他罷，尤連海冷笑一聲說道，此女攪鬧我的宅院，罪在不赦，就是我祖先來勸我也不成，我非娶了此人性命不結，顧蘭江心中不悅說有我在此，我可不能叫你動手殺人，尤連海點了點頭回頭向惡奴說道，你等預備弓箭，將奸細亂箭分屍，衆家人聞言，一齊答應，少時弓箭備齊，只聽一陣梆子響，一個個前腿弓，後腿繃，左手如推明月，右手如抱嬰孩，就要用亂箭射死俠女，正在這般時候，猛聽正房以上，有人高聲說道，賊人休得逞能，我來也，衆賊人聞言，俱各一愕，抬頭觀看，只見自正房以上，飄身落下一位女子，但見此女子，年紀也就在十八九歲，身段窈窕，體態風流，身穿青色夜行衣，胸前密排的鈕扣，腰繫青綢子汗巾，金蓮瘦小，往臉上看，柳眉杏眼，面色如三月桃花，十分俊美，背插寶劍，脅下佩帶鱗囊，只覺此人，美貌之中，透出無限英銳氣概，令人望而生畏，聖手女俠何文英，却認出來人，正是廣寒散仙黎慧娘，書中代言，玄真道長慈雲，與衆位俠客，自泰安州碧霞山上清宮先後動身，曉行夜宿，回轉臨城三皇廟，衆人休息了一日，第二日分撥動身，勾奔大清營，前去協助攻打飛龍島，玄真道長帶領自己弟子黎慧娘，二人單走，在中途路上，黎慧娘向道長說道，師父你老人家，多聞多見，你猜猜飛龍島能不能成其大事，玄真道長搖頭說道，自古迄今，山島賊盜，並無有開疆拓土，成其一統基業者，明末之時，有張獻忠李自成一千流寇，凶殺百姓，竄擾天下各地，李自成居然能以率其羽黨，一路北上，斬關奪地，直搗燕京，明帝崇禎，於煤山自縊一死，李自成南面稱孤，無奈天生賊性，不明治國安邦之大計，才有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匹馬單槍，到在關外，搬取救兵，大清國入關爲主，中原平

定，成爲一統，錦繡山河，另換明君，直到今日，聖天子正位九五，普天上共慶昇平，萬民頌手，四海騰歡，大清國國運方興，前程甚遠，蕭道榮出身綠林，有勇無謀，決意不及李自成，李自成尙且一敗塗地，性命不保，所以蕭道榮乃是妄想南面之尊，決難成其大事，黎慧娘點頭說道，飛龍島現有呂余二位劍客，協力相助，難道也不成事嗎，玄真道長微笑，說道常言說得却好，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大清國紫氣東來天生聖人，呂余二人，縱有翻江倒海之能，又焉能扭天而行，黎慧娘聞言笑道，如此說來，飛龍島遲早必敗，也不必你我師徒前去協助拉，弟子有意，勾奔魚台，探望梁俠客，只因他孤身一人，回轉原籍，探望兄嫂，弟子我甚是放心不下，才有心隨後前去觀看動靜，慈雲道長哈哈一笑，你既然有此心意，你我就此前往，慧娘心中甚喜，這才一路北去，打算不走徽山湖，自臨城勾奔，滕縣，這日來至滕縣，天色已然午錯，在大街以上，猛見迎面來了一夥人役，押着一名青年犯罪之人，此人蓬頭垢面，兩眼垂淚，衆差役如狼似虎，不住鞭打，兩旁行路之人，一個個俱有慨歎之意，書中代言，此人便是窮秀才林如春，帶領差役，回家起屍，二次回轉縣衙來，且說師徒二人，看在眼內，心中疑惑慧娘回頭，見身旁有一位年老之人，連忙陪笑說道，請問你老人家，方才過去之犯人，不知身犯何罪，老頭子仔細一打量慧娘，說道，你乃是女流，何必打聽此事，慧娘笑道，我乃是行路之人，見此罪犯，甚是可憐，不知所犯何罪，因此向你老人家動問，老頭子四處望了望，然後低聲說道，此人姓林名如春，乃是一位落第秀才，只因他殺妻滅跡，隱藏屍首，因此身落法網，慧娘心中一動，說道，讀書之人，不知因何殺妻，老頭子搖了搖頭，長歎一聲，轉身走拉，慧娘回頭向道長說道，弟子有意今日住在此處，明日再行，你老人家，心意如何，道長點了點頭

說道，說好便好，你且隨爲師前來尋我店房，兩人向前走不多遠，只見路旁有座客店，人出進，甚是興隆，字號是春發老店，師徒二人，剛然進入院中，有店小二迎上前來，陪笑說道，敢情是要住店嗎，慧娘點頭說道，正是前來住店，可有上房，店小二連說有有，連忙在前引路，將師徒二人，引至上房以內，打水淨面，送上香茶，預備飯茶，甚是到週到，慧娘向店小二道，你貴姓呀，店小二樂說道，我們伺候人的，那敢說貴姓，我姓周，排行在三，有一名號，叫做碎嘴子，慧娘傲然一笑，說道，你爲何有這等雅號，周三說不瞞你說，我周三就是愛說愛笑，心裏攔不住話，慧娘道如此我要問你一件事，不知道你肯說不肯說，周三說有話儘管問，我是知無不言，慧娘說此地有一位落第秀才林如春，殺死髮妻，藏屍滅跡，不知道是怎麼一段事，周二說你老爲何問這個，這事可不好輕易言講，只因其中有一個人，太不好惹拉，言講此事，只怕招出禍來，慧娘道，你只管說有何等禍都有我拉，周三想了想說，你老既然愛問，湊巧我也愛說，待我告訴與你，只因那日夜晚之間，有逍遙太歲尤連海，派人請林先生寫信，回家不見了髮妻，縣太爺聞知此事，就認定林如春殺死髮妻，鎖到公堂治罪，全城百姓，都覺此事可疑，林如春手無縛雞之力，焉能殺人，再說他夫妻二人，苦度歲月，十分和美，焉能有此狠毒心腸，此事只怕與這位尤莊主有關，只因此人喜愛美色，殺人不眨眼，衆人雖然是知道此事可疑，無奈惹不起尤莊主，也就無人敢提，再說此人手眼通天，與縣太爺有八拜之交，衙門以內，無人不是他用銀錢買動，收作心腹眼目，此人在此膝縣城內，真可算作人物字號，師徒二人聞言，心中有氣，心說，此地有這等惡霸，可不能不管，周三見師徒二人，沉吟不語，剛要轉身退出，黎慧娘猛然說道，站住，別走，周三說，誰走拉，我這不是站在這裏嗎，周三

嘴裏說着諾，兩眼望着慧娘，不覺下了一多索，但見慧娘二目圓睜，神光炯然，心說艾約我的媽呀，這女子怎麼這樣怕人，只聽慧娘說道，我問你這逍遙太歲尤連海，家住何處，周三說你老問話，我還敢不明說嗎，你可別動氣呀，你老一瞪眼，下得我直多索，我小子胆量小，那見過這個，慧娘道，少說廢話，我只問你，尤連海家住何處，周三說從此往南，出了南門，順着尤道向前走，不過五里之遙，有一座大莊村，那便是尤家莊，尤莊主住在莊內路東，高大門樓，磨磚對縫門前有上馬石，四顆龍爪槐樹，威風可大極拉，慧娘點了點頭，周三說你老還問什麼，我今日算是豁出去拉，你問我就說，我若是不說我是孫子，慧娘哼了一聲，說道，你先去張羅客人，我有事必喚你，周三連聲答應轉身出房外去了，且說慧娘見店小二走出房去，回頭向道長說道，這位逍遙太歲尤連海，橫行霸道，甚是可恨，弟子有意前去查看一番，若是果有此事，我就要爲地方除害，玄真道長點了點頭，說道，爲師也有此意，候至夜靜，你我再去不遲，少時天色已然黃昏，周三送上臘燭，慧娘說我們身體乏困，這就要睡覺拉，你不必再來驚動我們，周三答應，逕自去了，慧娘將門關好，息滅燈光，師徒二人，在床沿盤膝而坐閉目養神，天至三更時分，慧娘站起身形，換好夜行衣，背插寶劍，脅下佩帶寶囊，玄真道長，腰間繫好黃絨絲條，將前後衣襟掖起，帶好寶劍，師徒二人，自後窗飛身而出，窺房越脊，夠奔正南，少時出了縣城，施展夜行術，展眼之間，就是五里關外，師徒二人，轉過身座樹林，只見面前，黑壓壓一片，好大一片村莊，二人進得莊來，走不多遠，果然見路東有一家，門樓高大，氣象與他家不同，玄真道長，向慧娘低聲說道，大諒就是此處，你我且進入院內查看一番，說罷，二人飛身而上，窺房越脊，如履平地，無奈各處靜悄悄，並無一點動靜，後來猛聽鏗聲

響亮，喊聲大作，二人大驚，但見衆莊丁，手擎兵刃，高舉燈籠，奔後宅而去，師徒二人，暗中尾隨，少時來至內宅院庭，只見下面有人動手，仔細觀看，才認出動手之人，乃是聖手俠女何文英，師徒二人，站在房上暗中觀看，後來只見衆莊丁彎弓搭箭，要用亂箭射傷俠女，慧娘不敢怠慢，吶喊一聲，飄身落於就地，向聖女說道，賢妹休要驚慌，我來協助於你，爲地方除害，戲花粉蝶顧蘭江，一見又來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心說我那見過這麼多的美女，神佛保佑於我，我顧蘭江只求其中一位，作爲我的嬌妻，我就算心滿意足拉，那時節我必然滿斗焚香，報答神恩，這小子一面暗想，抬頭只見衆莊丁手中仍然手擎弓箭，聽候莊主的分派，顧蘭江可真急拉，一擎手中鋼刀，高聲說道，你們這羣小子快將弓箭拋拉，誰若是不聽從我的話，我就要了他的狗命，衆莊丁口中不言，心中不悅，暗道你算什麼東西，也配多管我們尤府閑事，顧蘭江見衆莊丁橫眉立目，並不肯拋下弓箭，這小子可真急拉，過去一脚，踹倒了一個莊丁，說道，你小子不聽我的分派，大概是活膩拉，誰不服誰就與我幹幹，逍遙太歲尤連海，看得分明，不覺哈哈大笑，說道，顧賢弟你這算何意，眼前現有奸細，攪鬧我的宅院，你不但幫着哥哥我伸手捉拿，還敢毆打我的莊丁，難道說你還與奸細同黨不成，顧蘭江說，兄長你乃是明見之人，這等事還不明白嗎，雖然說有奸細攪鬧你的府下，你也並沒有何等傷損，小弟我是愛上了這兩位女子，容顏俊美很配作爲我的妻子，我成心要前去提親，莊丁們若是放箭，你想想這女人不就是沒命拉，因此我才叫他們將弓箭拋在就地，尤連海冷笑一聲，說道，賢弟此言差矣，你說奸細未傷損愚兄，你抬頭看看，我內宅這是怎麼拉，衆人聞言，抬頭觀看，只見烈焰冲天而起，火勢甚爲猛烈，白面判官費德慶，向衆莊丁高聲說道，你等趕緊前去救火，衆莊丁

聞言，吶喊一聲，紛紛散去，尤連海哇呀怪叫如雷，一擊手中紫金鞭，奔黎何二人，說道，好你無恥丫頭，竟敢放火焚燒我的宅院，你們拿命來罷，俠女何文英這時候也驢過來拉，見尤連海氣沖沖前來動手，遂向黎慧娘說道你且將此賊拿獲，待我前去打救落難之人，慧娘點頭答應，回手亮劍，並不答話，與尤連海戰在了一處，且說何文英抽身來至窗外，向房中觀看，只見僕婦不知被何人所細，放在床前，梅氏娘子，蹤影不見，姑娘一陣驚疑，心說梅氏他往那里去了，姑娘正然出神，猛覺腦後金刀帶風，姑娘就知道有人暗算，連忙縮頭藏頸，向旁面一閃，抬頭見是野鷄溜子崔明奎，原來這小子見姑娘湊至窗外，向房中出神，連忙躡足潛蹤，來至姑娘身後，猛然就是一刀，不成想又被姑娘閃開，姑娘向後退步回手取鏢，右手冲着賊人一揚，說着我暗器取你，崔明奎一抬頭，並不見有暗器，哈哈一笑，說道，漫說你沒有暗器，縱然有何等暗器我也不懼，這小子說罷，刀向前，姑娘抽冷就是一鏢，崔明奎這回可看見拉，但見白亮亮一物，奔自己面門而來，下了一多索，連忙向左一閃，只聽撲赤一聲，鏢中賊人左肩，這小子只覺痛徹肺腑，將刀交與左手，伸右手一用力，將鏢拔出拋於就地，抹轉身形逃命去了，姑娘見賊人逃走，連忙上前，拾起自己金鏢，擦抹血跡，帶在腰間，擡頭觀看，只見黎慧娘與尤連海殺得難分難解，只有顧蘭江，手提鋼刀，站在一旁觀陣，姑娘不敢怠慢，手擎寶劍，來至切近，高聲說道，尤連海你死期已至，還不引頸受死，等待何時，顧蘭江見姑娘二次前來，心中大喜，急忙迎上前來，笑哂哂說道，美人你也不必在此久留，你隨我一走，我必有一番安置，你我白頭偕老，作一雙和美夫妻，你看如何，姑娘蛾眉倒豎，說道，好你惡賊，胡言亂說，真乃是無羞無臊，待我取你狗命，姑娘可真急啦，兩手捧劍，邁步向前，冲着賊人胸堂便遞

，顧蘭向左閃身，說道，快別動劍，我有心腹言語，與你言講，姑娘並不答言，一翻玉腕，葉底藏花，寶劍勾奔賊人軟脅，顧蘭江左閃右躲，笑哂哂不肯還手，姑娘一招接一招，只檢賊人致命之處，向裏遞劍，賊人一時被美色所迷，總不肯還手，姑娘見賊人閃轉騰挪，身體甚是靈便，心中暗道這東西必是與我熬時刻候我將氣力使盡，他才動手呢，我還是先下手為妙，給他一個明槍容易躲，暗劍最難防待我用暗器取他性命，姑娘想罷，容着賊人轉身躲劍，連忙取出金標一隻，這時候顧蘭江距姑娘有五尺遠近，姑姑一矮香軀，賊人以爲姑娘是要向前進招，連忙向左退步，姑娘却並未上前，左手一揚，金標勾奔賊人咽喉打去，顧蘭江猛見一點寒光，迎面而來，將兩眼睜圓，容着標來切近，讓過標尖，伸手輕輕一接，將金標接在手中，這小子武學並不軟，能於黑夜之間，伸手接鏢，只可惜行爲不正，後文書才落得身受國法，且說顧蘭江接鏢在手，剛要顯派幾句，不成想姑娘鏢打連環，第二隻金鏢又到，想要躲閃，已然來不及拉，只聽撲赤一聲，鏢中賊人肩穴，賊人艾約一聲，回手起鏢，拋於就地，正在這般時候，猛聽有人口念無量佛，高聲說道，尤連海你家破人亡，就在眼前，你還敢在此戀戰，來來，待出家人領教領教你有幾何勇戰，俠女何文英擡頭觀看，只見來者正是玄真道長慈雲，原來道長見自己弟子，飄身落於就地，與賊人動手，心想賊人勢衆，我何不到在後宅放火，以亂其心，道長想罷，竄房越脊，來至後宅，尋出火種，將院中柴草燃着，一時火焰冲天而起，道長二次勾奔前庭，只見房中燈光明亮，撕破窗紙，向房內觀看，只見上床坐走一位少婦，倒剪二臂，青絲散亂，容顏甚是俊美，地下站立兩名婆子，戰戰兢兢，面無人色，道長心中一動，暗道難道此人便是林如春之妻子不成，待我進房一問便知，道長想罷。邁步來至房中，婆子一見，大驚失

色，告央說道，你老人家快饒命罷，這可不關我們姐倆的事，都是我們莊主爺分派的，我們在此當一名僕婦，每月得一點工錢，莊主爺叫我們勸說此人，應允親事，我們還敢不來勸說嗎，你看你老人家身背兵器，甚是可怕，必然感念大師夫你老人家的恩德，道長微笑，說道，我乃是出家之人，並不願多殺人，也不必害怕，我且問你，這床上被細之人，那是何人，婆子說，他乃是我們莊主爺新娶來的夫人，梅氏娘子，見道長慈眉善目，滿臉正氣，料想非是賊人黨羽，連忙接言說道，大師夫你多慈悲罷，我乃是落難之人，我姓林，家住縣城以內，三日以前，被此處賊人強擄而來，現時我是求生不得，尋死不得，大師夫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但願我夫婦完聚，沒齒不忘你老人家大恩大德，道長聞言，心中大喜，暗道不成想我今晚在此尋見此人，也不負黑夜之間，來此一回，道長向梅氏娘子說道，不必如此，我打救於你也就是了道長說罷，回頭向婆子說道，你二人打算活命速將此人放開，若不然我可要開殺戒拉，婆子聞言，連說，你老人家快別開殺戒，我們就怕這個，兩人說着，上前將梅氏娘子放開，玄真道長說道，此處乃是是非之地，你不宜久居，待我送你到在安全所在，道長說罷，先將婆子捆好，放在就地，然後帶領梅氏娘子來至院中，梅氏娘子，因為三日之久，滴水亦未上咽，四肢無力，難以行路，玄真道長，毛腰將梅氏背將起來，飛身越牆而出，只見大街以上，人語不絕，厚來衆百姓見尤宅起火，起身在街中觀看，可就是袖手旁觀，不肯前去救火，也是這位逍遙太歲尤連海，武斷橫行，衆人恨之刺骨，府上起火，倒趁了衆人心意，且說玄真道長，背定梅氏檢僻靜之處，離了尤家莊，少時來至樹林以內，將梅氏放在就地，說道此處甚是幽靜，你且在此少候，待我二次回轉尤家莊，幫助我之弟子戰退賊人，道長說罷連忙飛奔尤家莊，工夫不大

甚大，已然來至尤連海家中，只見火勢更猛，人聲一片，道長勾奔衆人動手之處，見慧娘與賊人戰在一處，料定此人必是逍遙太歲尤連海，因此才說，尤連海你家破人亡你死在目前，何必戀戰，尤連海聞言，連忙虛施一鞭，退出圈外，抬頭觀看，只見火勢更猛，哭聲一片，吶喊不絕，原來衆莊丁見府下起火，尤連海與奸細力戰不勝，在此黑夜之間，又不知道來了多少人，莊丁中就有精細的，拋了兵刃，暗中走拉，還有些莊丁，趁火打劫，強劫一些貴重細軟之物，呼哨一聲，登時四散，尤連海妻子女哭聲盈耳。尤連海見此情形，長歎一聲，飛身登房，逕自逃走，此人拋棄家宅，隻身逃往龍虎灘，西見錦毛獅子阮天龍，落草爲寇去了，後文書，大清兵移兵攻打龍虎灘，此人二次出世，與官兵血戰，且說玄真道長慈雲，見賊人逃走，連忙向黎何二人，說道，天色不早你我回轉縣城去罷，此地也不宜久留，俠女何文英向道長萬福，說道，若非師父你老人家趕到，弟子我幾乎身遭不測，道長微笑，說道，此處非是談話之所，你我急速回城才好，姑娘說，弟子此來乃是打救梅氏，此人不知被何人救走，這便如何是好，道長笑道此人現在前面樹林，你等隨我來，道長說罷，飛身上房，何黎二人隨後，窺房越脊，少時出了尤家莊，扭頭回頭，見火勢甚旺，半邊天都紅啦，這也是尤連海作惡之報，且說道長帶領何黎二人，少時來至樹林，四處觀看，不見梅氏踪影，三人大驚，道長口念無量佛，說道，難道此人又遇見岔事不成，道長話剛說完，只聽樹後有人說道，來者敢情是大師夫嗎，三人一聽，正是梅氏聲音，三人連忙來至樹後，一齊問道，你爲何藏在此處，梅氏說道，我乃是驚弓之鳥，只怕後面有人追來，因此才在此處藏躲，道長說道，天氣四更已過，事不宜遲，你我即可入城，說罷，三人替換着背負梅氏，來到城下，用百練鎗依次登城，將梅氏繫上城

頭，順着馬道下城，來至梅氏家中，道長說道，你明日會同地方，去至縣衙，如此這般，你丈夫必然能以開銷無事，梅氏千恩萬謝，問三人姓名，三人各自一笑，說道、我等施恩於人，並不望報，何必問明姓名，說罷三人回轉店房，第二日梅氏娘子，拋頭露面，尋找地方，而見知縣，胡大老爺，言說那日晚間，夫婦二人因事口角，自己負氣出城，到在親戚家中，住了三日，昨晚回城才知道丈夫被大人鎖拿公堂，因此特來大人台前，開銷丈夫的罪宥，胡知縣已然知道尤家莊起火，尤連海家中，變成瓦礫之場，尤連海逃走無踪，胡知縣就知道其中定有緣故，後來梅氏娘子前來銷案，胡知縣並不追問，當堂將林如春開釋回家，且不言夫婦二人回得家去，感念玄真道長，打救苦難，且說慈雲道長，第二日帶領慧娘來至海元店，面見俠女何文英，三人一商量，俠女就說，此處縣官，結交惡霸，受賄枉法，本想伸手為百姓除害，無奈急於上路前去探望父兄，這便如何是好，道長點了點頭，說道，我師徒二人願替你此心事，你只管去至大清營，但等你見着我師兄長眉劍客，就說我帶慧娘，去至魚台，另有別事，遲早也就去至清營，何文英聞言甚喜，說道，既然如此，我們是後會有期，道罷算還店帳，幾人作別，且不言玄真道長之事，且說俠女何文英曉行夜宿，非止一日，那日來至臨城地界，地名叫做周家堰，天色就在午錯，姑娘心想，再有一二里路程，也就能以到在大清營啦，那時節面見自己的天倫，與二位兄長，諸學完畢，即時回轉濟南府天涯莊，侍奉老母，姑娘心中暗想，一面向前舉步，猛一抬頭，只見雲生西北，霧長東南，天就陰啦，涼風陣陣吹來，看樣子是要降雨，抬頭向各處觀看，只見荒郊漫野，並無村落人家，涼風吹樹響，野鳥尋巢忙，姑娘心中甚是着急，想起昔日在此家中，終日裏使奴喚婢，錦衣玉食，那是何等安閑，到今日只爲了奉母命探

望天僧，才落得披星戴月，長途奔波，這真所謂在家千日好，出外時時難，姑娘心緒潮湧，仍然向前勾奔，這時候濃雲如同墨染，小雨瀟瀟落下來啦，姑娘正然着急，只見面前一箭之遙，露出來一段紅牆，姑娘心中甚喜，暗道，眼前必是廟宇，待我去至那里避雨，但等雨止之後，再趕路不遲，姑娘緊行幾步，已然來至切近，抬頭觀看，只見此廟，山門巍峨，氣象甚是宏莊莊嚴，左右鐘鼓二樓，彩畫甚新，四面懸掛金鈴，被風一吹華郎郎作響，廟門以外，旗竿分列左右，高插入雲，匾額以下，寫着斗大金宇，乃是觀音堂三字，姑娘心想，此廟名叫觀音堂，也不知是男僧還是女尼，我且在此避雨，若是大雨不止，那時節我再叩打山門，在此借宿一宵，明日再行，這時候雨可就大啦，好像傾盆一般，猛降不止，雨中含霧，將遠山都隱蔽啦，姑娘解下隨身包袱，放在門枕以下，剛要落坐休息，猛聽華郎一聲，山門開放，從裏面走出來一位青年道士，一手擎着雨傘，一手提着盛酒葫蘆，一眼看見姑娘在此避雨，止步不行，口念無量佛，說道，這位施主，趕情是行路遇見了雨啦，姑娘，打量這位小道士，只見此人身穿青細布半截道服，青細布護領，藍布夾褲，厚底布鞋，頭上挽着髮髻，用黃楊木的簪子，緊緊縮住，面白唇紅，眉目甚是清秀，說話透着和氣，姑娘陪笑說道，我正是行路遇雨，打算在此躲避一時，小道士笑道，施主你何不請進草庵休息一時，雨止上路不遲，姑娘說進入寶刹，豈不是多有打攪，道士說，施主你說得那里話來，菴院寺觀，來者有緣，你看雨勢更猛，施主你就隨我進入裏面罷，姑娘見情不可却，說道，如此我可要添麻煩啦，小道士走上前來將手中雨傘，遞與姑娘姑娘接傘在手，提起包袱，邁步進廟，小道士將門關好，冒雨在前引路，姑娘見迎面乃是高台階的五間正殿，朱紅隔扇緊緊關閉，朱紅的柵欄，兩旁還有配殿，姑娘隨着小道士進

入跨院，小道士掀起上房斑竹簾，姑娘放下雨傘，一矮身形，進入屋中，只見一叻兩暗迎面是床，地下八仙桌子，金漆交椅，牆壁以上，懸掛字畫，山牆一下張條案，堆着經卷甚多，小道士說施主請坐，待我前去將我師父請來，也好奉陪施主敘話，說罷，拾起雨傘轉身出外去了，姑娘在太師椅上落坐，聽窗外雨聲甚大，隔着竹簾，但見院中雨水橫流，空庭寂靜，越顯雨聲振耳，工夫甚大，只聽窗外有人口念無量佛，說道，天降如此大雨，草庵中却有施主光臨，此人說話，聲如洪鐘，甚是響亮，接着竹簾一起，自門外進來一位道長，但見此人，身高七尺頭大項短，背闊腰粗，身穿銀灰色細布道服，白細布的圓護，腰繫黃絨絲緞，燈籠穗垂於一旁，足登厚底布靴，往臉上看，面如羊肝，獅鼻環眼，神光射人，口似血盆，兩道濃眉，斜入天倉，海下一部黑髯，連腮絡鬚，亞賽鋼針，根根見肉，大耳堪能垂肩，壓耳倒生毫毛，頭頂以上，高挽髮髻，只見此人，像貌十分凶惡，老道進得門來，向姑娘打稽首。口念無量佛說道，不知施主駕臨，貧道有失迎接，多多海涵，姑娘欠身說道，我乃是行路之人，遇見了雨，因此才進入寶刹，前來打攪，又驚動了大師夫的法駕，心中甚是不安，老道哈哈大笑，說道，施主你說的那裏的話，來常言說得却好，菴觀寺院，如同過往客商之坐台，施主你若進得廟來，就算賞了臉拉，說罷兩人各自落坐，姑娘說道，未領教大師夫道號怎麼稱呼，老道說，貧道俗姓魏名喚長和，請問施主你尊姓大名，仙鄉何處，自何處而來，意如何往，姑娘說姓何，乃是濟南天涯莊的人氏，此次奉了家母之命，勾奔微山湖岸，另有別事，老道聞言一愕神，說道，施主你家住濟南天涯莊，我有一位朋友，不知道你識與不識，姑娘道，但了知你問的是那一位，老道說，提起此人，大大有名，此人與施主你同姓，單字名瑞，江湖人稱鐵胆俠，姑娘聞言，心

中一動，問道：大師夫你當真與此人，朋友相交嗎？老道一搖頭，說道：我們乃是舊名的朋友，並未見過，姑娘點了點頭，心說此人說起話來，兩眼亂轉，只怕其中有詐，我不便說出真情實話，我只好如此這般，瞞哄於他，姑娘想罷，開言說道：我在家鄉之時，常聽說有這麼一位俠客爺，無奈聞名，並無見面，因此並不相識，老道眼珠子一轉，說道：時下微山湖有清兵結營，攻打飛龍島，施主你乃是一位女流，去至那裏，豈不多有不便，姑娘微笑，並未答言，正在這般時候，猛聽山門外，巴巴有人叩門，姑娘側耳一聽，雨聲已止，只有簷前滴水，浙浙灑灑，因此廟外有人叫門，聽得甚是真切，老道也聽見拉，扭頭向外觀看，工夫不大，只見小道士在前引路，身後隨定一位俗家，小道士打起竹簾，那人進入房中，姑娘仔細一打量，但見這人，五尺短身材，紅撲撲的臉堂，眉分八彩，目若朗生，高鼻梁，四字口，大耳有輪，海下一部花白胡鬚，飄洒胸前，年紀也就在五六十歲，精神百倍，氣概非凡，身穿二藍色綢子褂，青細布軟底靴，背後隨身包袱，全身爲雨水所淋，衣履盡溼，老道滿心不悅，只得站起身形，說道：這位施主你且請坐休息，那老頭一笑，說道：老朽我行路遇見雨拉，萬般無奈，才進入寶刹，與大師夫添其麻煩，老頭子說着話，回手將包袱解下來，放在棹案以上，老道伸手指，俠女何文英，向老頭子說道：此位也是進廟避雨，你們二位男女有別，施主你隨我到在廂房，我派人與二位治備素齋，你看天色已晚，你們二位，只好在此歇宿一宵，明日再趕路不遲，老頭子笑道：如此甚好，我謝謝大師夫的美意，說罷隨着老道，出外去了，姑娘心想，此人氣概非凡，決非尋常之人，可惜我未問明他的家鄉居處，姓字名誰，這時候外面雨也住拉，天色也就黑拉，小道士進房，點起臘燭，向姑娘陪笑說道：素齋已然做熟，施主你少候片時，我也

就端來拉，說罷出房去了，又沉了一會，小道士端着木盤，送來菜飯，一件一件，放在棹案上，姑娘見是兩碟子鹹菜，一碟抄豆腐一碟炸面筋一盤子饅頭，一木盆小米稀粥，小道士說施主你用飯罷，我們這地方距村鎮甚遠，也沒什麼可吃之物，酒也沒有，今日我奉師父之命，我冒雨出廟打酒，因為遇見了施主，因此也沒能以前去，施主你將就用罷，姑娘道，我並不會吃酒，這就很好，我且問你，你們若大一座廟宇，為何只有你們師徒二人，小道士笑道，我師兄們，奉師父之命，出外募化未回，因此廟中只有我師徒二人，與幾名火工道，姑娘點了點頭，說道，適前來投宿之人，他往那里去了，小道士說，此人在此廂房存身，施主你且用飯，我也要給這位送飯的呢，說罷，手拿木盤轉身出外去了，姑娘仔細看了看飯菜，並無毛病，一時還覺腹中飢餓，也就風捲殘雲，少時吃畢，小道士過來收拾器具，送上茶來，說道施主你少坐一時，我師父微做晚課，也就前來與施主你敘話，小都士說罷，出房而去，這時候天色已然昏黑，姑娘悶對孤燈，心緒潮湧，心想，只爲了探望父兄，才受此奔波之苦，今晚又寄宿古廟，舉目無親，自己武學在身，倒是不怕有何等凶險，無奈此處距離飛龍島甚近，惡人到處皆有，此事也不可不防，姑娘正然沉想，猛見門簾一啓，老道自外而入，進得門來，口念無量佛說道，施主你用過飯拉，姑娘說已然用過，多謝大師夫盛意，老道說施主你先請坐，我晚課不完，還要到神前燒一股香，少時我再來與你敘話，老道說罷，奔至裏間，工夫不大，取出一股香來，在臘燭以上燃着，少時香烟四散，老道右手舉香，自姑娘面前經過，說道，貧道我去燒香去，說着話將香一舉，姑娘剛欲答言，猛覺頭暈眼花，天旋地轉，兩眼一翻，古冬一聲，香驅栽倒埃塵，老道哈哈大笑，說道，就憑你一位女流之輩，也敢來至觀音室，探查消息，你真是

飛蛾投火，自送殘生，老道說罷，先將姑娘包袱打開，仔細觀看，只見其中有幾件衣服散碎鏤兩，另有寶劍一口，金鐔十二隻，老道看罷多時，將包袱照舊包好，放在一旁，轉身進入暗間，尋出絲繼，將姑娘倒剪二臂，放在太師椅上，然後伸手從懷中取出一隻瓶子倒出一點藥面，擊在掌心，猛然向姑娘鼻孔一吹，老道將瓶子放棹案以上，工夫不大，姑娘機伶伶打一寒戰，漫閃秋波，抬頭觀看，只見自己已被人家細起來拉，老道坐在對面，不住冷笑，姑娘一翻二目，說道，大師夫你這算何意，老道說道，我把你這大胆的賤人，你竟敢孤身一人，前來探查我的觀音堂，此事既然被我看破，你還有何等言語，姑娘冷笑一聲，說道，我確是行路避雨，你爲何說我前來探查於你，你我井水不犯河水，我也犯不上前來查你，話可說回來拉，大師夫你身歸三清教下，一塵不染萬緣俱寂，難道說你還有何等軌外行動，懼怕他人探查不成，老道哈哈大笑說道，我且問你鐵胆俠何瑞，你究竟識與不識，姑娘說，此事我也不必隱瞞，他老人家，乃是我們的爸爸，我是他的愛女，此番我至濟南府起身前來，乃是去至大清營房探望他老人家，你將我細幫其意爲何，老道猛然站起身形，伸手一指，說道原來你是何瑞之女，想你父何瑞，昔日也吃綠林飯，今日不該投身清營，與飛龍鳥作對，我久有意勾奔大清營，將你父何瑞的首級取來，也是我未奉蕭天王的令旨，我一時也不便離廟，他才得以苟延殘喘，今日鬼使神差，你來至觀音堂，待我先要了你的性命，然後再尋找你父何瑞，姑娘冷笑一聲，說道，我把你這雜毛，原來你是飛龍鳥之賊黨，可惜我事先不知道，我就分知你是一賊，我早就要了你的狗命拉，姑娘我既然被擒，我速求一死，你也就不必多說少道，惡道哈哈大笑，說道，丫頭我明告訴你拉，我在江湖以上，名頭甚高，提起八臂道長魏長和，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我身住飛

龍島，蕭天王封我鎮山寨主，奉命在此觀音堂，探聽各處消息，收羅入下英才，但等蕭天王起兵之日，我等便要陣前立功，將來蕭天王大事成就，我等也就是開疆拓土的功臣，姑娘聞言，冷笑一聲說道，你這惡道，身入空門還未斷紅塵之念，竟肯捨身從賊，圖謀叛逆，你也不怕身受國法，遭其一刀之苦，自古及今，也沒聽說雜毛老道，置身台閣，衣紫着朱，時下清兵圍困飛龍島，蕭道榮已成爲釜底遊魂，旦夕之間，必被清兵所獲，雜毛你就不免受其株連，姑娘我既被你所擒，來來，就給我一個快刑，老道聞言，哇呀呀怪叫如雷，伸手一指，說道，胆大丫頭，你當面辱罵於我，那里容得，待我前去喚人，將你亂刀分屍，以解心頭之恨，老道說罷，轉身出房而去，姑娘心中悲慘，二目含淚，心說不成想今夜晚間命喪此處，軍營中之父兄，與家鄉內之老母，全然不知，再若相逢，也就得鼓打二更，夢中相見了，姑娘想至此處，心如刀絞，眼含痛淚，正在這般時候，猛見門簾一起，自外進來一人，一身銀灰色夜行衣，腰繫英雄帶，胸前密排的紐扣，腰中圍着兵刃，姑娘認出此人，乃是適才前來投宿的那老頭子，此人進得房來，先將棹案上的藥瓶子取在手中，然後過來與姑娘鬆綁，轉身向外就走，到在門旁，回頭向姑娘點手，姑娘不敢怠慢，拾起自己的包袱，轉身出房，抬頭觀看，只見明月在天，虫聲起於階下，原來這時候八月中秋，因此才夜涼如水，秋聲滿耳，且說姑娘藏在黑暗之處，留神觀看，工夫不大，只見白角門外來了兩名道士進入房中，少時二次出來，向後面去了，姑娘不敢怠慢，將衣服收拾利落，取出寶劍，帶好鑰囊，將包袱背在身後，猛見老道魏長和，手提兵刃，在前引路身後隨定數人，一個個手擎兵刃，蜂擁而來，原來小道士不見被擒之人回至後面送信，老道聞言，一聲怪叫，向衆人說道，衆位施主抄兵刃隨我前後追趕仇人何瑞之女，書

中代言八臂道長魏長和，奉了蕭道榮之命，在此觀音堂，以爲耳目，惡道善製薰香蒙汗藥，上文書老道派草中蛇周吉，盜取嬰胎紫合車，配製薰香，巧被玄真道長慈雲，與廣寒散仙黎慧娘所獲，此人被慧娘所殺，後來老道不見周吉回廟，二次又派別人，仍然出外害殺孕婦，盜取嬰胎，只因飛龍島被清兵圍困，老道甚是着急，時常派心腹弟子，前去探聽消息，大清兵一舉一動，全然知曉，無奈清兵防備甚嚴，就是不能與飛龍島傳遞消息，現時觀音堂中收留幾名賊寇，內中就有峯山漏網賊人，賽金剛吳權，一輪明月胡恩，金毛鼠程勇，賽玄壇畢德元，天河釣叟夏候原，穿山甲邢似虎，採花淫賊九朵梅花周旺，心中一想說道，但不知此女容貌如何，惡道口念無量佛，說道此女亞賽月殿嫦娥甚是俊美，周旺心中暗喜，說道，仙長你何不派人將此女帶至此處，容我等觀看觀看，老道點了點頭答應，這才派人去至前面，將姑娘帶來，後來小道士不見姑娘，急忙知報老道惡道怪叫一聲，帶領衆人前來追趕，姑娘暗中看得分明，心說今夜晚間，若是無人打救於我，焉有我的命在，看起來這老道太可恨拉，姑娘想至此處，高聲喊道，你好胆大賤人，身在空門，竟敢蓄意害人，你還不前來領死等待何時，姑娘說罷湧身向前，亮劍就要與賊人動手較量，老道猛聽姑娘答了話拉，怪叫一聲，說道，原來丫頭並未逃跑，內中九朵梅花周旺，哈哈一笑，說道先長你老人家萬安罷，諒此一位青年女子，焉有多大能爲，也不是我說一句狂言大話，我伸手拿來，淫賊說罷，提刀向前，書中代言，淫賊周旺，上文書在泰安州金刀俠客陸永春府下採花作案，巧被談笑將軍馬如龍作擒，帶回欽差公館，押在泰安州監獄以內，後來又被戲花粉蝶願蘭江救走，這小子賊性不改，仍然在各處爲非作惡，現時來至觀音堂存身，打算投入飛龍島中，混一份差使，湊巧今夜晚間有聖手俠女何文英，來至廟

中，被惡道魏長和使用薰香，將姑娘擒獲，老道回到後堂衆人說知此事，周旺就問這位姑娘容貌如何，老道地此女亞賽月殿嫦娥，十分俊美周旺這小子，心中可就想定一份主義。打算但等老道派人，將姑娘帶至廟後亂刀分屍，那時節暗中抽身，前去打救，然後帶領此女遠走他鄉，尋一安身之處，落一個齊眉偕老，豈不比流落江湖，勝強百倍，這小子想的可是甚好，其實這乃是一片夢想，且說九朵梅花周旺手擎鋼刀，邁步來至姑娘面前，笑哂哂說道，美人你且聽我一言，我姓周名旺，乃是河南人氏，江湖人稱九朵梅花，提起我可就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你來在親音堂，不知是爲了何是，你將真情實話，說與我知道，我必然與你在仙長面前講一回人情，饒你不死，你看如何，姑娘杏眼圓睜，並不答言，雙手捧劍，向賊人胸堂便遞，周旺一轉身說道，話未說完，你爲何就動了手拉，姑娘紅了眼拉，並不與賊人答話，捧劍二次進招，周旺說你這賤人，莫用絕招，取我致命之處，真可以算無情無義，也罷，待我將你擒住，然後再與你商量，惡賊說罷，擎刀進招，兩人殺在了一處，這時候廟中道士，一個個手舉燈籠，面在四面吶喊助威，姑娘動着手，心中想道，賊人勢餘，我孤掌難鳴，我何不先取此賊性命，也叫其衆賊黨，存畏一份懼之心，姑娘想罷，將劍招一變，施展八仙劍法，但見劍光一片，將周旺困在了當中，這小子武學並不弱，無奈賊性不改，他見姑娘花容月貌，心中十分愛慕，動手之間，存了一片憐香惜玉之心，處處有一番容讓，後來姑娘施展八仙劍法，這小子可就發了慌拉，心說艾約別看這丫頭貌似天仙，這劍法可真厲害，我再若不走，只怕我要有險事，這小子想定主義，一面招招架架，一面留心找尋機會，要抽身逃走，姑娘見賊人兩眼亂轉，就知道必是存心要走，連忙將劍招加緊，乘賊人心思了亂，猛然用了一手底藏花，劍奔賊人小腸，賊

人連忙向後躲閃，不成想姑娘乃是虛招，容着這小子向後向後躲劍，連忙向前邁步，劍先一閃，只聽撲亦一聲，寶劍刺入賊人左肩穴，足有二寸多深，賊人一滋牙，不敢停留，急忙逃命去了，姑娘雖說是將賊人戰敗，自己却也覺四肢勞累，正在這般時候，只聽有人喊道，我把你這丫頭，休得逞能，待祖師爺我取你的性命，姑娘聞言，擡頭觀看，只見說話之人，正是八臂道長魏長和，惡說手提一對瘟皇錘，邁步向前，要與俠女動手，猛聽正房以上有人哈哈一笑，說道，惡道你且慢動手，我來也，衆人擡頭觀看，藉着燈光，看得分明，只見來人，身穿銀灰色夜行衣，紫臉堂，白髮飄洒，精神百倍，俠女認出此人，正是適才打救自己的的那位老頭子，只見此人飄身落於就地，伸手一指老道魏長和，說道，你乃是出家之人講的是清靜無爲，參悟禪理，不該捨身從賊，今夜晚間，還敢暗害孤身幼女，這也是人容天不容，被我一步趕上，依我良言相勸，你等將兵器拋在就地，我將你等網將起來，然後放火燒廟，叫你等火練全身，你看如何，老道聞言只氣得二目圓翻，說道，老匹夫，你是何人，竟敢出口傷人，老頭子哈哈一笑，說道，就憑我這等打扮你若是不知我姓字名誰，你們可就算作有眼無珠，我家住四川成都府，覆姓諸葛，單字名元，江湖以上，有一名號，叫做神鞭鎮西方崑崙俠，老道你可敢與我動手較量，一分勝負嗎，書中代言，這位諸葛俠客，在上文書也曾有一番白，上文書衆俠義大戰青峯山，老俠客趕到山寨，出頭解圍，戰敗虛仙姑華碧天，青峯山大勢瓦解，衆人也就分別，且說諸葛俠客此次自四川動身，乃是勾奔北京城，尋訪愛兒小白龍諸葛芳，老頭子自青峯山動身，一路之上，飢餐渴飲，夜宿曉行，非止一日，那日來到北京城，落在西河招天老店，終朝每日，在三街六市，茶房酒肆，留心訪查，並不見諸葛芳下落，後來在街市以上，聞聽他人言

講，時下微山湖飛龍島賊人喲聚爲亂，朝廷簡派欽差王大老爺，帶兵查辦，老俠客心中一動，暗中說道，在京中不見我兒諸葛芳，我何不去至飛龍島附近查看一番，順便我暗中還要與國家出力，老俠客想畢這才算還店帳，自京城動身，按站而行，那日到了山東地界，老俠客心中歡喜，暗自說道，再有幾日工夫，就能以到在飛龍島附近，那時節我一面訪查我兒諸葛芳下落，順便我要在於暗處，協助清兵，攻打飛龍島，爲國家出力，乃我分所當爲，老俠客心中高興，曉行夜宿，這日行至臨城縣地界，地名叫做風林鎮，商賈店鋪不少，街市以上，甚是熱鬧，老俠客見天色不早，打算在此處安歇一宵，明日再走，招頭觀看，只見路南有座店房字叫做福順店，大門洞帶入行過道，粉牆以上，寫着斗大黑字，乃是安寓客商，宜仕行台，老俠客邁步進入店中有店小二迎出房來，在前引路，將老頭子帶進上房，打臉水泡茶，殷勤招待，問老俠客用何等酒飯，老俠客說，只要好飯，你只管做來，店小二含笑而去，工夫不大，送來菜飯，乃是煎炒烹炸四樣菜，一大壺紹興酒，老俠客自斟自飲，少時酒足飯飽，獨自在房中吃茶，正在這般時候，猛聽院中有入口念無量佛，說道，你們店中，可有乾淨房屋，說話之人，聲音甚是宏亮，老俠客心中一動，輕輕掀起門簾向外觀看，只見院中站立一位道士，看此人身高六尺，年紀也不過四十左右，身穿藍細布道服，青緞子護領，腰繫黃絨絲縷，燈籠走穗，足蹬青布雲履，白細布高筒襪子，往臉上看，面如蟹蓋，獅鼻闊目，濃眉環眼，雙睛努於眶外，海下一部胡鬚，連鬚絡腮，如同鋼針，大耳朝懷，背闊腰寬，頭上高挽髮髻，黃楊木縮髮簪子，插在髮中，手提包袱看樣子，分量甚是沉重，店小二連忙跑出房去，陪笑說道，大師父你老人家要住店嗎，老道點笑說道，正是前來住店，可有乾淨上房，店小二說大師父你來遲一步，上房全都

有人占拉，你老人家，屈尊一二，住在廂房罷，老道點頭說道，既然如此，你就頭前帶路，說罷兩人一前一後，進入廂房去了，諸葛元看眼內，心說好一位凶惡道士，看其貌相，恐非是安分之徒，我既然與此人相遇，我倒要留心考察他的行爲，老俠客想畢，坐在床沿以上閉目養神，少時天色黃昏，店小二送進來臘燭，老俠客說我要睡覺拉，不呼喚你，你就不必前來，店小二點頭答應，轉身自去，且說你俠客候至人靜，暗暗開門，來至窗下，房頭觀看，只見廂房窗上，燈光明亮，有人影一恍，接着便見房中老道，脫換衣服，身背兵刃，這也是房中惡道，藝高胆大，脫換夜行衣，未將燈光息滅，才漏了形跡，被諸葛俠客看破，老俠客暗中點了點頭，心說，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此人身在空門，夜晚之間，更換夜行衣服，背插兵刃定然有意出外作案，非偷卽盜再不然就是探花，既然被我趕上，此人必然是惡貫滿盈，該遭報應，老俠客正然沉思，猛見廂房以內，燈光息滅，只見老道，輕輕從房中出來，將門倒帶，飛身上房，勾奔正東而去，老俠客不敢怠慢，丹田提氣，向上飛身，竄房越脊，遠遠望見前面之人，其行甚速，一直夠奔正東，工夫不大，只見面前之人，飄身落在埃塵，湊至一家大門以外，端詳多時，然後飛身越牆，進入院中去了，老俠客急忙在後尾隨，也就進入院內，只見三間正房燈光明亮，惡道貼身窗外，向房中側耳細聽，然後手從懷中取出一物，向窗內就遞，老俠客知道此人乃是使用薰香，又沉了一會，惡道知道房中之人，已然人事不省，這才將薰香盒字，藏在懷中，然後起開房門，進入房中去了，老俠客點了點頭，急忙奔至窗前，從惡道窺看之處，向房中觀看，但見床上有一位青年婦人，和衣而臥，二目緊閉，惡道湊至床前，向少婦仔細觀看多時，滿心歡喜，連忙將背後包袱解將下來，伸手解開麻花扣，只見裏面乃可小刀子鋼鈎油布之類，

老俠客一見，心頭起火，暗道原來此人既不是前來偷盜，也非是前來採花，原來是盜取嬰胎紫河車，此人一動手，就是兩條人命，此等人甚是可恨，今夜晚間，我非將此人處死不結，老俠客這麼沉吟，可了不得拉，只見房中惡道。跳在床上，將少婦抱在懷中，伸手就寬衣解帶，老俠客勃然大怒，在窗外冷笑一聲說道，好你這萬惡老道，明有國法，暗有鬼神，你就敢殺人害命，還不出來受死，等待何時，惡道聞言一愕神，兩手一鬆，將少婦放倒，回手拉刀，跳在就地，先將燈光息滅，抄起一張椅，向房外一拋，接着飛身而出，厲聲問道，你是何人，竟敢多管祖師爺的閑事，老俠客平生就是恨這等人，一見惡道出房，並不答言，回手從腰中將杆棒解將下來，迎風一斗，華郎郎直取惡道，老道心說這是何等兵刃，老道這麼一遲疑，老俠客兵刃，將惡道雙腿網住，向懷中一帶，只聽古冬一聲，惡道栽倒埃塵，老俠客向前一躡身，伸左足踏住老道胸膛，說道，你是何處惡道，前來盜取嬰胎，是受何人差派，老道說，你就別問拉，我不是有一條命就夠你的拉，老俠客說你殺害有孕之婦，你還想活命嗎，可有一節，我非問明你是受何人差派不結，你不說我要零刀宰割，叫你不能速死，老道閉口不言，老頭子也真損，伸手在老道身上一陣亂甯，老道直艾約，說道，你且住手，我說罷，老頭子說，要說可得快說，我法名叫做廣元，乃周在家堰觀音堂出家，我師父八臂道長魏長和，派我到在天下各地偷取嬰胎，配製靈烟蒙汗藥，今日不成想栽在你的手裏，你要殺便殺，千萬可別叫我活受罪拉，老俠客說觀音堂距此多遠，惡道說從此往南，再走出十里之遙，也就到啦，老俠客說，你們廟中共有幾人，製造靈香蒙汗藥，有何等用處，惡道說，廟中人位甚衆，我一時也說不清楚，我們師父八臂道長魏長和，派我們師兄弟幾人，到在天下各處，以募化爲名，留心尋訪有孕婦人

，在門旁留下暗記夜晚之間，使用薰香，前去盜取嬰胎，然後送回觀音堂，交與我家師父，配成藥料，以備他老人家自己使用，餘下的也時常買與他人。我師父手使一對瘟皇錘，內藏薰香，與他人動手之時，兩錘一撞，薰香自錘內噴出，就能將迎面之人迷倒，百發百中，老俠客雙眉一皺，說道，不知可有解藥，老道說我師父自己有解藥，除此之外，就是大羅金仙，也難以脫逃，老俠客聞言，點了點頭，說道，你偷盜嬰胎，大概受害之人不少，我既然將你拿住，也不便將你放走，待我送你到一個所在，暫住一時，你看如何，老道說，老頭子你看着辦罷，可有一節，我總得問明你姓字名誰，家鄉居處，老俠客說我西州路上，神鞭諸葛元是也，老道說罷了，不怪未容我三招兩式，就敗在你手，原來你老是神鞭崑崙俠，我算認了命啦，老俠客也不多費言詞，解開老道腰帶，將老道網了個結實，拾起老道單刀，割了一塊衣襟，塞在老道嘴內，將鋼刀插在老道背後，毛腰將老道背在背頭，飛身越牆而出，向東而行，少時來至鎮外，打算在荒郊漫野，將老道殺死，以除後患，老頭子剛出楓林鎮，猛聽水聲淙淙，濤聲甚猛，老俠客抬頭觀看，只見面前一道大河，白浪滾滾，向東而逝，老頭子來至河岸，向老道說，你我相遇總算有緣，我打發你回家去罷，老頭子說着話，回手將老道舉在空中，猛然向河中一拋，只聽古冬一聲，老道沉入水底，浪花一湧，也就順流而去，這也是此人殺害人命之報，且說老俠客在河岸站立多時，料想老道算是不能活拉，然後轉回店房，和衣而眠，少時天光大亮，淨面已畢，用過早飯，算還店帳，動身上路，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當天午錯，來到了周家堰逢人一打聽觀音堂，有人指點說，再向前十里之遙，路旁有一座廟宇，那便是觀音堂啦，老俠客謝過那人，勾奔正東而行，猛然天降大雨，老頭子衣履皆溼，冒雨來至觀音堂廟門以外，連

忙伸手叩門，小道十將老俠客引至禪堂，與八臂道長魏長和相見，老頭子留心觀察，就知道魏長和定非善類，又見房中有一年輕女子，在此避雨，老頭子不露聲色，坐在一旁，後來老道將老頭子讓至前面廂房，派人預備晚飯，這時候雨也住啦，雲散天晴，天上湧出一輪明月，老頭子息滅燈光，換好夜行衣服，帶好兵刃，打算要將廟中惡道，全行拿住，也免得苦害百姓，且說老頭子更衣已畢，輕輕走出房來，將門帶好，躡足潛蹤，來至禪堂以外，只聽惡道魏長和在房中，與女子說話，工夫不大，只聽老道哈哈一笑說道，就憑你一位女流之輩，也敢來至觀音堂，探聽消息，老俠客就知道這位女子遇上事拉，又沉了一會，老道將姑娘用解藥救醒，又盤問真實姓名，姑娘說出鐵胆俠何瑞，是自己的天倫，老道去至後面喚人，前來殺害姑娘性命，老俠客看着老道去遠，急忙進房打救姑娘，一眼見棹案以上，放着一隻白瓶，料定必是老道解藥，連忙揣在懷中，然後將姑娘放開，轉身出房，打算到在後面，觀看老道動靜，後來姑娘與九朵梅花周旺動手，老俠客在暗中觀戰，直到周旺負傷逃走，惡道魏長和，手提瘟皇錘，夠奔姑娘而來，老俠客心說，此人兵刃厲害，我必須出頭迎敵，老頭子想罷，將解藥抹在鼻孔，然後飄身落於就地，與惡道答言，老道哇呀呀怪叫，說道，原來老匹夫你就是諸葛元，你在西州路上，就與綠林朋友作對，我恨不得食汝肉，今夜你來到觀音堂，乃是你死期已至，休走接兵刃罷，老道說着話，擎錘向前便遞，老俠客微閃身形，回手解杆棒，華郎郎一搖，就要與惡道動手交鋒，老道見此兵刃，肩頭一皺，心說使這種兵刃之人，武學定然不弱，我給他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待我先將此人迷倒，然後再擒這何瑞之女，老道想定主意，在上風頭站好身形，兩錘一撞，只見從打錘中，冒出兩股青煙，直奔老俠客面門而來，老俠客哈哈一笑，說道

，魏長和你這稱玩藝，別人害怕，我却毫不恐懼，老道見自己的瘟皇鍾未將老頭子迷倒，不覺大吃一驚，老俠客斗手就是一鞭，鞭走下盤，纏住老道兩腿，用力向懷中一帶，只聽古冬一聲，惡道翻身倒在埃塵，老頭子收回杆棒，打算二次手起棒落，將老道打死，也好爲地方除一禍害，不成想老道身體靈便，就地翻滾，用了一手鯉魚翻身，猛然站起身形，回頭向衆賊人說道，我等一擁齊上，將男女二人剝成肉泥，以解我心頭之恨，衆人聞言，各自亮兵刃就要動手，猛見烈焰冲天而起，乃是聖手俠女何文英見賊人勢重，只怕這位諸葛俠客，難以勝敵，因此暗中抽身，去至廚房，放了一把無情之火，登時之間，火光冲天，衆賊寇看勢不佳，呼嘯一聲，登時四散，這就叫做狐朋而狗友，無事之時呼兄喚弟，親親熱熱，及至患難當前，就各懷心意，彼此各不相顧拉，且說惡道魏長和，見衆人紛紛逃走，自己長歎一聲，溜出廟外去了，老俠客諸葛元見魏長和逃走，隨後就追，趕到姑娘何文英，放火回頭，已不見了衆人，這時候火勢更猛，姑娘不敢久待，連忙出廟，向前而行，那日到正午，姑娘來到了大清營門以外，只見平沙列萬幕，旌旗招展，姑娘向把守營門之人說道，借問一聲，你們營中，有一位何老俠客，名諱是一個瑞字，不知可在營中，那軍士上下一打量姑娘，然後說道，你打聽此人，不知爲了何事，姑娘說他老人家，乃是我的天倫，我奉母親之命，自家中前來探望他老人家來拉，那軍士連說原來是女公子到拉，你且少候片時，待我與你通稟一聲，說罷進入大帳，工夫不大，二次出來，說道，何老俠客在帳中相候，姑娘聞言，隨着軍士進入帳中，果然見自己天倫，在上一首落坐，另外還有一位老頭子，白髮童顏，態度甚是不凡，姑娘連忙上前參拜，老俠客說道，我兒免禮，你不在家中侍奉你的母親，來至此地不知是爲了何事，姑娘說，自從你老人家，與

孩兒的二位兄長，來至大清營，並無信息到家，我母親終日懸念，甚是放心不下，因此孩兒奉母命，前來探望你老人家，何老俠客點了點頭，一指身旁之人，向姑娘說道，我兒你見過此位，鄧老居士，姑娘連忙深深施禮，鄧居士哈哈大笑，說道，賢姪女快快免禮，你迢迢數千里，前來探親，一路多受辛苦，且請落坐敘話，姑娘謝坐，何老俠客問了問一路情形，姑娘細說一遍，後來姑娘問大營以內，爲何如此寂靜，何瑞說時下欽差大人，帶兵出戰，在湖面與飛龍島交兵，姑娘說你老人家何不帶領女兒，前去觀陣，我要看了看飛龍島賊勢，何瑞甚是願意，遂將營中之事，全託付了鄧居士，父女二人，自大營動身，來至水師營，駕快船一隻，夠奔飛龍島，少時來至切近，只見戰船以上，有人動手，再一細看，姑娘才認出船上動手之人，乃是自己兄長錦豹子何義，連忙回頭向老俠客問道，你老人家可知道與我兄長動手之人，姓字名誰，何老俠客說，此人姓高名登霄，曾爲黑風莊之莊主，姑娘說我兄長堪堪不支，待孩兒和此賊會戰，姑娘說罷，分付一聲搖船向前，工夫不大，兩船相距不過兩丈遠近，姑娘回扭秀軀，飛上了戰船，輕如飛燕，姑娘回手亮劍，高聲說道，兄長你且退在一旁，待小妹我取此黑賊首級，何義正然不支，聞聽此言，連忙虛施一刀，抽身退出圈外，高登霄一聽有女子說話之聲，一收大槍，抬頭觀看，只見面前站立一位青年女子，容顏甚是俊美，不覺心中傷慘，暗自點了點頭，心說看此女容貌年齡，與我二女佩珍相彷彿，我兒自黑風莊失陷之際，並無消息下落，我也曾派人訪查，總也未能訪明落在何處，我就知道大女兒賽花，時下在黑風崗中存身，想我高登霄，只爲協助蕭天王開疆拓土，成立基業，只落得家人星散，骨肉分離，想起來甚覺可慘，只求蕭天王大事成就不負我一番破家之苦，且說錦豹子何義，抽刀退出圈外，抬頭見是自己胞

妹，前來替換，心中一喜，說道，賢妹你是何時來至此地，姑娘微然一笑，說道，兄長你且下船去問父親去罷，我要與賊人動手拉，姑娘說罷，扭頭觀看，賊人站在迎人默然無語，似有慨歎之意，這才輕啓櫻唇，慢吐嬌音，用寶劍一指，說道，黑賊你還不過來領死，等待何時，高登霄一翻二目，說道，你乃是閨閣幼女，爲何拋頭露面，來至戰船，難道說你還敢與我比試武學不成，姑娘說黑賊你這不是多問嗎，你既然來至戰船，當然是要取你項上人頭，你就引頸待死罷，高登霄冷笑一聲說道，高某人頭首級在此，只要你武學高強，你只管取去，我並不惜命怕死，可有一節，我總得問明你的姓名，然後你再動手較量，姑娘說，我姓何名叫文英，有人送一美稱，稱做聖手俠女，大清營中，有一位鐵胆俠客何瑞，乃是我的天倫，適才與你動手之人，乃是我的兄長，高登霄點了點頭說道，原來你是何瑞之女，想你父女，未受國家恩典，何苦爲他人賣命，俠客我說你還是退下戰船，換他人前來交戰，也免得受了何等的損傷，姑娘說高登霄你別費言辭，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姑娘我既敢登船，就未存半點懼怕之心，你就接兵刃罷，姑娘說罷，雙手捧劍，向高登霄胸堂便遞，高登霄向左閃身，一順大槍插花蓋頂，槍尖直點姑娘咽喉，姑娘向左跨步，用寶劍一壓大槍，向前邁步，夜叉探海，劍奔賊人軟脅，高登霄接招換勢，兩人殺在了一處，俠女一面動手，心中盤算，說道，此人槍法甚好，我必須使用暗器，才可取勝，姑娘想至此處，連忙虛施一劍，抽身退走，高登霄一收大槍，哈哈一笑說道，你劍招未亂，抽劍退走，你必是有心使用暗器，來來，我瞻仰瞻仰你有何等的能爲，姑娘回身見賊人不肯追趕，心說你就是不來趕我，我也賞你幾鏢，姑娘將劍交在左手，伸手取鏢，向高登霄說道，黑賊你可多加小心，我鏢法可是百發百中，高登霄並不答言，姑娘將手一揚

，喊一聲打，鏢並未出手，高登霄紋絲未動留心觀看，姑娘二次揚手，一道寒光，鏢奔賊人咽喉，高登霄容着鏢來切近，微然一閃，鏢落船板以上，不成想姑娘乃是鏢打連珠，第一隻鏢發出去，緊接着就發第二隻，高登霄躲過第一隻，猛一抬頭，第二隻又到拉，高登霄驚魂千里，連忙一閃身形，這隻鏢擦耳而過，間不容髮，高登霄面無人色，趕緊提槍後退，點了點頭，心說罷了，我高登霄算是兩世爲人，正在這般時候，猛聽身後有人高聲喊道，高莊主爺，你老人家退回休息，將這丫頭交給我罷，高登霄聞言，扭頭觀看，只見自本隊以內，飄來一隻小船，船頭以上，站立一家寨主，認出此人，乃是鎮守迴雁峯寨主，病太歲戴天章手下，穿水蛟鄭鳳，少時鄭鳳登在戰船以上，高登霄說，鄭寨主你多辛苦罷，我走拉，說罷提槍跳在小船以上，回陣休息不提，且說穿水蛟鄭鳳，笑哂哂向俠女說道，憑你一位閨閣幼女，也敢登船與我等動手，可以說是胆量非小，你有能爲將我戰敗，就算你人前奪魁拉，姑娘說你什麼名字，鄭鳳說我是飛龍島，鎮守迴雁峯之寨主，穿水蛟鄭鳳，姑娘說無名之輩，也敢說此浪言大話，鄭鳳一擊手中全背鬼頭刀，說道，丫頭你也敢輕視我，你就多加小心罷，這小子說着話，邁步向前雙手捧刀，直取姑娘咽喉，姑娘擎劍相迎，一來一往，殺在了一處，姑娘動着手，只見賊人刀法，甚是精妙，心說我還是以鏢取勝豈不爽快，姑娘想罷，故意將劍招變爲緩慢，來往又是三兩個照面，猛然肅施一劍，向後便退，鄭鳳說丫頭要走也得將性命留下，說着話隨後就追，姑娘暗中取鏢在手，無項觀看見賊人隨後追來，姑娘喊一聲着暗器鄭鳳一抬頭，鏢來切近，只聽嘖嘖一聲，鏢中賊人硬噁咽喉，死屍倒在船面，賊兵陣上，聞天桂看得明白，連忙派人前去收屍，又問還有那位寨主出頭會戰，聞天桂話未說完，只聽有人答言，說道，小可不才情願登船

與此女較量，聞天桂抬頭見此人，乃是鎮守迴雁峯大寨主，病太歲戴天章，聞天桂點了點頭，說道，戴寨主此去須多加小心。戴天章說不勞大帥囑付，我必與鄭寨主報仇雪恨，戴天章說罷，手提金釘狼牙棒，跳上小船，水手奮力搖櫓，少時來至戰船切近，戴天章向上一飛身，站在戰船以上，這時候飛龍島婁兵，已然將鄭鳳死屍抬走，姑娘將自己鏢拾將起來，帶在腰中，一抬頭只見又有人登上了戰船，只見此人，年紀也就在四五十歲，身材高大，穿青掛黃，黃焦焦的臉堂，獅鼻闊口，濃眉環眼，連鬚絡腮的胡子，相貌甚是凶惡，手提金釘狼牙棒，分量甚是沉重，姑娘用寶劍一指，說道，來人通名受死，戴天章一翻二目說道，你既問我姓名，我告訴於你，我姓戴雙名天章，人稱病太歲，乃是江蘇人氏，現在飛龍島，身為鎮守迴雁峯大寨主，適才我部下寨主，穿水蛟鄭鳳未加小心，死於你手，我特來爲此人報仇，你就亮你的絕藝罷，姑娘點頭說道，如此你多加小心，姑娘說罷，捧劍分心就刺，戴天章接架相還，姑娘見賊人兵刃沉重，自己寶劍撞在狼牙棒上，非出手不結，只得閃轉騰挪，使用小巧棉軟之工，圍着賊人亂轉，戴天章一心要與鄭鳳報仇，將手中兵刃使展開，上下翻飛，呼呼直響，這時候老俠客何瑞，與錦豹子何義，已然駕船回歸本陣，見過欽差大人，與楊老俠客，說明船上動手那女子，乃是自己女兒何文英，大人點了點頭，說道，令愛武勇非凡，本院甚是佩服，這可以算作有父必有其女拉，衆人正然敘話，後來見戴天章登船，與俠女戰在一處，姑娘招招架架，就算遞不進招拉，衆人甚是着急，猛聽有人口念無量佛，說道，衆位與我觀敵略陣，待貧道前去與此人動手較量，衆人抬頭觀看，只見說話之人，乃是天外飛來銀面仙翁陸鳴岐，老道站起身形，點手喚來小船，水手搖船向前，少時來至戰船附近，仙長輕輕一飛身，兩足踏在船邊，身形亂恍

，好像風擺楊柳，不知道的還以為老道兩足未穩，非落在湖內不解，其實仙長這乃是顯自己一手工夫，這手工夫，非精於氣工之人，萬難作到，且說仙長邁步向前，口念無量佛說道，你二人暫且住手，貧道有一言奉告，戴天章正然要以武工戰勝，猛聽有人登船，連忙一收兵刃，退出圈外，抬頭觀看，只見迎面站立一位道長，童顏鶴髮，銀鬚飄於海下，仙風道骨，真有出世之概，戴天章面目一沉，說道，出家之人，來此何幹，仙長並不答言，向姑娘何文英說道，女施主你且退回陣去，戰船以上之事交與貧道就是，姑娘這時候，已然香汗淋漓，嬌喘吁吁，再有三招兩式，就得當場落敗，一聽仙長叫自己回陣休息，連忙點頭說道，如此仙長你老人家多受累罷，我走拉，且不言姑娘下船回陣，且說仙長陸鳴岐，向戴天章微微一笑，說道，施主你若問我來此何幹，我明告訴你罷，亂臣賊子，人人痛恨，我雖說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皈依空門，身為三清教祖的弟子，可有一節，我見了你們這捨身從賊，居心叛亂之人，兩眼就算紅拉，今日我來至戰船，有意與你較量幾何，不怕我當場負傷，甚至於登時廢命，我也算爲國家盡其民子之職責，施主你就亮出來你的絕藝罷，戴天章聞言說道，如此你就接兵刃罷，舉狼牙棒，泰山壓頂，向仙長頭頂便落，仙長夠劍客身分劍術在海內聞名見賊人兵器掛風，奔自己頭頂打來，連忙向左一抽身，回手亮劍，一壓狼牙棒，然後向前邁步，劍奔賊人軟肋，戴天章一收兵器，懷中抱月，向外一迎，仙長趕緊抽劍，怕的是被賊人兵器，將寶劍撞飛，然後兩人差招換式，殺在一處，仙長雖然是半百有餘，可有一節，動起手來，身體靈便，圍着賊人，溜溜亂轉，戴天章心想，就憑我戴天章的武學工夫，在此飛龍島，雖說不算第一流人物，可也不落他人之後，今日在此戰船，若是不能將此老道戰敗，還有什麼面目見人，賊人想至此

處，將狼牙棒加緊，上下翻飛，呼呼直響，仙長陸鳴岐心中明白，要知道賊人意在必勝，因此才將棒招加緊，仙長不動氣色，仍然是平心靜氣，封閉躲閃，工夫一長，來來往往，足有四十個照面，戴天章可就透出來勞累拉，狼牙棒也不如先前快拉，還可以聽見微微發喘，脚底下也透着遲慢拉，仙長暗中點了點頭，心說你不是不行嗎，該看着我的拉，仙長將劍招一變，使的是太極八卦劍，白光一片，專取賊人致命之處，別看賊人力大絕倫，武勇非凡，這時候只有招架之工，並無還手之力拉，仙長猛然用了一手白鶴展翅，劍奔賊人左肋，戴天章趕緊用兵刃向外一推，仙長一收寶劍，海底尋針，劍奔賊人左跨，只聽撲赤一聲，寶劍刺入賊人膚內，戴天章向後一退，總算刺入不深，只有二寸，順着大腿，向外流血，戴天章冲着老道，二目直翻，仙長微然一笑，口念無量佛，說道，你不必害怕，出家人決不肯殺生害命，你就下船逃命去罷，戴天章聞言，長歎一聲，手提兵刃，退上小船，回歸本隊，向聞天桂說道，小可無能，敢在他人之手，大帥你就該以軍法從事，聞天桂點了點頭，說道，勝負乃是兵家常事，戴寨主你就回歸山寨治療傷痕去罷，戴天章含羞帶愧，回轉山寨去了，這且不言，且說聞天桂見戴天章已然退歸山寨，這才向身旁兩位軍師，說道，今日大清陣上，可添了人位拉，必是欽差王義，派人搬請而來，就是適與戴寨主動手之人，以前本帥也是並未見過，戴寨主敗在此人之手，足見這位老道，藝業非常了，本帥有意，親自出頭，與此人一分勝負，不知二位軍師，心意如何，小諸葛田文廣聞言，口念無量佛，說道，大帥你乃是明見之人，大清國欽差王義，奉聖命提兵而來，數月之久，飛龍島並未受何等之損傷，此人有王命在身，必然是萬分焦急，恨不得旦夕之間，就將飛龍島攻破，也好紅旗報捷，早奏凱歌，因此才邀請人位，前來助戰，這乃是事

所當然，大帥你身爲三軍司命，不宜妄動，依貧道之見還是問過諸位寨主，何人情願出戰，才爲正理。聞天桂搖頭說道，軍師此言雖然有理，可有一節，戰船以上這位老道，劍術精妙非尋常之人所能戰勝，派各位寨主前去會戰，只怕難占上風，本帥有意派人回山寨，請二位劍客前來，與清兵一分高低，你看如何，田文廣點了點頭說道，大帥所見甚是，今天天色已晚，也不便於夜間交鋒，我軍暫時退回島中，大帥你面見二位劍客，言明今日交戰之事，順便請二位老人家，明日出頭迎戰，大帥你尊意如何，聞天桂點了點頭，分付水軍鳴金收兵，少時鑼聲一片，飛龍島水軍，徐徐而退，大清陣上見仙長陸鳴岐當場獲勝，賊人敗走，後來並不見有人登船會戰，工夫不大賊兵隊內鑼聲一亮，船隻紛紛撤退，老俠客楊德威，心中疑惑，不知道賊人因何收兵，有心傳令追趕，又見賊兵按次而退，井然不紊，心說罷了進退有法攻守有方，聞天桂真將帥之才也，容着賊兵退回竹城水寨，老俠客傳令收隊大隊退回水師營，發放軍情，不在話下，且說聞天桂全軍退回竹城水寨，各歸汛地，然後駕船來至白沙灘，有雲裏金剛方佩明前來迎接，預備坐騎，衆人並轡登山，適了三道寨門，來至聚義廳前，衆人下馬，相偕進入廳內，這時候天色也就快到黃昏時分，聞天桂分付一聲備酒，衆婁兵答應一聲，揩抹棹椅，端上酒飯，衆人開懷暢飲，少時飯罷，聞天桂辭別衆人，分付婁兵掌起燈籠，要去到逍遙樓，面見二位劍客，稟報軍情，工夫不大，婁兵將燈籠點好，聞天桂步出聚義廳，前面有婁卒手提一對白紗燈籠，上面寫着紅字，乃是飛龍島三字，背面還有一個帥字，聞天桂緩步而行，○步過天王殿，步出松濤門，來至逍遙樓外，婁卒上前叩門，工夫不大裏面有人問是何人叩門，○婁卒說現有聞大帥親自前來，求見二位劍客爺煩你往裏面傳稟一聲，裏面之人也不開門，只說一聲你等且少

候片時，說罷就不見動靜，聞天桂在此門外，站够多時，才有人華郎一聲，將門開放，聞天桂藉着燈光，看得分明見開門之人，乃是一位青年道童，眉清目秀，脣紅齒白，年紀也不過十六七歲，小道士向聞天桂打稽首，說道，我家劍客爺請大帥到樓中相見，聞天桂說你頭前帶路，小道士將門帶好，在前引領衆人，來至逍遙樓下，順着樓梯上樓，小道士回頭向聞天桂，說道，大帥暫請位步，待我進房回稟一聲，然後再來相見請，說罷輕啓門簾，進入房中去了，又沉了一會，道童二次出房，說道，劍客爺有請聞大帥房中敘話，聞天桂連忙邁步進房擡頭觀看，只見迎面是神龕，神前排列着五供臘阡，香烟裊裊，燭影煌煌，在棹案以前，蒲團以上，端坐兩位老道，上首這位，乃是銀面仙翁無極子呂道明，在下首這位便是蓋天第一仙余道生，二人端然正坐，各自閉目垂睛，休息養神，聞天桂來至二位劍客前面，躬身施禮，說道，二位老劍客在上，弟子聞天桂前來參見，二位老道一睜二目各自點了點頭，仙長呂道明，口念無量佛，說道，大帥免禮，落坐敘話，小道童將太師椅子移至近前，聞天桂謝坐，側身坐好，小道士送上香茶，呂仙長說道，大帥你不在前庭料理軍情：來在逍遙樓不知爲了何了，聞天桂陪笑說道，弟子無事也不敢輕造此樓，有擾二位仙長之清神，只因今日白晝之間，有大清國欽差，率領衆將，直逼竹城，前來討戰，弟子也就率領各位寨主，後來又有迴雁峯，大寨主戴天章，登船迎敵，其先並不分誰勝誰敗，後來大清陣上，有人出頭，此人叫做天外飛來銀面仙翁陸鳴岐，當場動手，戴寨主落敗負傷，我軍就算失利，依弟子看來，此人必是新受大清國聘請，前來助戰，弟了見此人劍術甚精，我營各位寨主，只怕無人能以戰勝於他，因此弟子心中，甚爲躊躇，不知該怎樣退敵，因此特來請示，還望二位劍客爺，指示機宜，也好一鼓戰敗清軍，呂余

二人聞言，俱各點了點頭，老劍客余道生，開言說道，聞大帥你也不必爲此事分心，想我師兄弟二人，自從受聘入島以來，蒙天王爺百般優待，敬以師禮，可惜我二人，寸功未立，於心不安，既然火情國邀請能人前來助戰，我師兄二人，明日必要出頭，與此人相會，不怕是項長三頭，肩生六臂，我二人也要與他比試幾何，聞天桂心中甚喜，說道，二位劍客爺若肯出頭迎敵，何愁清軍不敗，但等明日出軍之時，弟子我必派人前來迎接二位仙長，也好一同出島我在此多有打攪，我與二位仙長告辭，說罷，站起身形要走，老劍客呂道明口念無量佛，說道，大帥你且少坐片時，貧道我還有話與你敘談，聞天桂，二次落坐，呂仙長微然一笑，說道，自我師兄弟二人，進入島中，見全島各處，布置有法，軍令甚是森嚴，大帥你果然有將帥之才，貧道心中，甚是佩服，有心與你敘談敘談又因爲你事情過多，並無消閑之時，因此也就顯着疎遠，其實我二人心中，對大帥你的文韜武略，甚是景仰，今夜晚大帥你來到了逍遙樓，不妨多坐一時，我還有話動問，聞天桂道弟子微末武學，何足稱道，再說自打幼年之間，專心習練武藝，也就未能以飽讀詩書，仙長你老人家如此謬譽，弟子甚是慚愧，惟有二位劍客爺，身負絕藝，乃是當代第一流之劍客，誰人不知二位已然成爲半仙之體，弟子從早就有意，時常來至逍遙樓問安請教，又怕誤了你老人家靜養的工夫，從今往後，只要你老人家，不嫌麻煩，弟子我甚願時常前來，與你老人家盤桓盤桓，常言說得好，挨金是金，挨玉是玉，又道是鸚鵡隨彩鳳飛騰遠，人伴賢良品自高，弟子我與二位劍客爺，若是處長拉，自然能有一番長進，仙長聞言微笑說道，大帥你今年青春幾何，膝下有幾位公子，聞天桂道，弟子今年四十三歲，時下只有一位，年方一十八歲，名喚聞成遠，現隨河南洛陽隱賢莊，老劍客方萬普習學武藝，呂老劍客說道，

大帥你乃明智之士，爲現時之俊傑，胸懷大志，前程遼遠，貧道我早就知道，可有一節，貧道我要問你的心意，有何等志向，大帥你不妨對我二人言講一遍，聞天桂道，弟子蒙我恩師他老人家，傳授了全身武學，雖然說不能以海內無匹就像平庸之輩，却也不放在我的心上，可惜懷才不遇識我之人，終日寄跡於鄉野之間，與牧童農夫爲伍，年復一年，時光如水逝去，等閒之間，豈不就要白髮盈頭，到在殘年暮景，老死在窗前，豈不可惜，因此心中甚覺愁悶不樂，那年蒙天王爺聘我入島，推心置腹，開誠結交，對弟子是言聽計從，甚是信任，弟子也就誠心誠意，輔佐天王爺，料理山寨中一切之事，將來天王爺大事成功，這就是士爲知己者死，劍客爺你老人家，道高德重，識見卓絕，你說弟子之見解，對與不對，二位劍客聞言，各自一閃二目，就是四道電光，兩人哈哈大笑，老劍客呂道明，口念無量佛，說道，大帥你知恩報恩，不負蕭天王知遇之恩，真乃是深明大義之人，我二人甚是佩服，貧道我問你一件事，清兵若是落敗，大帥你打算如何進兵，聞天桂道，弟子有意但等清兵大敗，我軍乘勝而進，直取徐淮一帶等處，傳機二龍山黑風崗各山寨，一齊起兵行事，然後再帶兵南下，直搗金陵，此地龍蟠虎踞，俯瞰長江，天然險要，爲兵家必爭之地，我軍據此以爲基業，然後再提兵而南，奪取江浙一帶，此地爲天下富庶之區，足爲三軍餉糧之源，但等江南平定，然後再乘機北上，進窺幽燕，天下之誰屬，正未可料，弟子愚拙之意，還望二位劍客爺，加以指教才是，呂老劍客點了點頭，說道，大帥你老戒持重，謀劃深遠，將來大事必成，聞天桂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成則爲王爲侯，必然是位極人臣，事不成則身敗名裂，求爲庶人不可得，總而言之，弟子我是盡人事而聽天命拉，二位劍客爺，既肯輔佐天王爺，共成大事，還望協力相幫，共退清兵，二位劍

客俱各點了點頭，余劍客開言，說道，大帥你只管放心，飛龍島中有我二人，還能令大清國將官，逞其血氣之勇嗎，夜色已然不早，你回轉帥府休息去罷，聞天桂謝過二仙長，然後走出道遙樓，仍然隨在婁兵身後，一路回轉帥府，婁兵叫開府門，交付了燈籠，轉身去了，聞天桂緩步進房，夫人楊氏，上前問道，今夜晚間，回府甚遲，難道還有何等軍情未了不成，聞天桂在太帥椅上落坐，將適才如何前往道遙樓，面見二位劍客之事，細說一遍，夫人聞言，低頭無語，多時才說，大帥你乃是明智之人，識見甚遠，一切之事，還用賤妾插言嗎，惟有一節，呂余二人，身爲劍客，海內共知，就憑劍客的身分，可不能輕易就協助他人造反，據大帥你方才所說二人之言談舉動，依我看來，只怕其中有詐，萬一他二人，是人在飛龍島，心在大清國，那便如何是好，聞天桂一愕神，說道，夫人你何以見出他二人有詐，楊氏說道，時下大清國逼島下寨，大戰就在目前，大帥你去面見二人，商議退兵之計，他二人不肯明白指示這攻守之法，却當面質問你的心意，然後對大帥你又是百般恭維，身爲劍客，可不該如此諂諛，必是他二人，怕大帥你有了何等疑心，因此才當面如此奉承，大帥你說是也不是，聞天桂聞言，沉吟多時，說道，二人進島之時，我也曾有過一番盤算，就憑二人，道德劍術，名滿天下，焉能一請就到，後來我見蕭天王敬以師禮，百般優待，本帥我也不便多疑，夫人你今夜提起此言，我必牢記心中，二人若是實心協助，還則罷了，倘有何等破綻之處，我也不稟知天王爺，我就要暗中傳令，於三更時分，派五百名弓箭手，包圍道遙樓，然後放火焚燒，二人就有沖天本領，只怕也要焦頭爛額以死，楊氏聞言低頭多時，並不答言，聞天桂道夫人你說本帥此計如何，楊氏微笑，說道，大帥你滿腹經綸，所見定然不差，我乃是女流之輩，就知道在家從父，出

從夫，你身歸飛龍島，我並不敢勸阻，將來若是蕭天王大事成就，少不得我還要夫榮而妻貴，身受封誥，爲一品之命婦，可有一節，大帥你可要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受罵名最爲可恥，凡事還要三思而後行，不可執迷而不悟，聞天桂勃然變色，說道，夫人此言，難道還叫我倒反飛龍島不成，楊氏陪笑說道，賤妾焉敢奉勸大帥反叛蕭天王，不過是遇事要三思，免去後悔，也並不算我多言，聞天桂面沉秋水，說道，大丈夫立身於天地之間，武藝在身，詩書滿腹，不遇知我之人，如同明珠埋於土內，名馬困於鹽車，一旦被他人賞識，自山野之間，聘居於殿堂之上，委以軍旅之重任，言必聽，計必從，推心置腹，優遇有加，人生如此，也足以吐氣揚眉。此時縱然是秦儀復生，也不能憑其脣齒之能，勸我脫出飛龍島，楊氏點了點頭說道，大帥你願爲飛龍島盡其忠心，賤妾我萬分佩服你看夜已四鼓，你上床安眠了罷，聞天桂站起身形，也就解衣就寢，一夜晚景休提，第二日清晨，聞天桂起身，梳洗已畢，用過早餐，步出帥府，來至聚義廳，分付擂鼓聚衆，少時人位已齊，聞天桂目視二位軍師說道，昨日晚間，本帥去至逍遙樓，面見二位劍客，陳明與清兵交戰之事，二位劍客言說今日出兵交戰之際，他二人定然出頭會戰，小諸葛田文廣說道，既然如此，大帥就該傳令出兵，以分勝負，聞天桂點頭向衆人說道，各位寨主聽真，今日出兵與清兵交戰，衆位寨主必須齊心向前，把守迴雁峯，北天門，五老峯，劍峯山，白冲嶺，白鶴峯，萬峯嶺各處寨主，只留下兩位小心防守，其餘人位，一律出島，衆人聞言齊聲答應各自分派人位，少時諸事已畢，聞天桂又派人去請呂余二位劍客，備好坐騎馱輜，衆人一同下山，穿過三道寨門，來至白沙灘，方佩明上前參見，然後衆人登船，調勸水師三千，分爲飛龍，飛虎，飛豹，飛熊四隊，選得大船二百隻，旌旗鮮明，刀槍如林，工

夫不大，呂余二位劍客，來至白沙灘，下轎登船，聞天桂上前拜見，然後一齊駕坐大船，聞天桂分付水軍鳴鑼，大炮三聲船隻紛紛移動，少時來至竹城，把守竹城水軍，絞起千斤閘，落下鐵鎖，二龍出水式，沖出竹城水寨，水軍耀武揚威，軍容甚盛，這時候大清兵早已揚帆而來，兩陣對圓，弓箭手壓住陣角，三通鼓響，兩軍陣上，鴉雀無聲，單等動手交鋒，這真所爲守如處女，出山脫免了，且說大清陣上，紫面飄髯俠楊德威，懷中抱着御賜金批御令，二品武職服色，在當中端然落坐，銀鬚飄洒胸前，一旁坐定何瑞羅榮鄧飛各位俠客，身後站立各位英雄，一個個精神飽滿，氣象嚴肅，左首大船以上，端坐着欽命兩江巡撫加太子少保銜總督兩江軍馬泰，湖北武昌府，老英雄贊天燕子甘茂才，右首大船船頭，坐的是長江水師提督梁德盛，身後站立武職官員，旌旗招展，號帶飄搖，三軍殺氣甚旺，很有一鼓勝敵之概，且說楊老俠客，見賊人列陣而待，向何羅等人說道，老朽蒙欽差大人之知遇，派我帶管三軍，攻打飛龍島，自受命以來，累次與賊人交戰，可惜寸功未立，未損賊人之分毫，日久無功，勞帥糜餉，我心中甚是慚愧，前日有老英雄鬧海銀龍阮良，入島探賊，遭亂刀分屍之慘，老朽紅毛寶刀，失落在賊巢，這倒是不可惜，只可憐阮老英雄，未受國家滴水之恩，却受粉身碎骨之禍，將來阮老英雄的少爺，得知此事，必然是萬分悲痛，那時節我何顏與阮少爺相見，常言說主帥無謀，將士受苦，當初阮老英雄入島探賊之時，我應該加以攔阻，不放他前去，也就不至於慘死，想起來乃是我無謀之過，今日幸有天下出名劍客俠義，前來幫助，但願一鼓勝敵，將飛龍島踏爲平地，也好安慰阮老英雄在天之靈，老俠客羅榮，點了點頭說道，阮良既已死在飛龍島，人死不能復

活，兄長你也不必傷感拉，還是爲阮良報仇要緊，你看賊人已然出頭討戰拉，你就該派人迎敵才爲正理，楊老俠客聞言，抬頭觀看，果然見賊人隊內，冲出一隻小船，船頭站立一位賊寇，穿藍掛翠，俊品人物，年紀甚輕，此人飛身上了戰船向大清陣上點手喚人前去比併，楊老俠客剛要問何人願迎頭陣，猛聽有人高聲說道，你們誰也別跟我爭，這頭一陣交給我拉，楊老俠客見此說話之人，正是五品護衛馬如龍，老頭子口中不言，心中不悅，心說就憑你三招二式，也敢奮勇當先攻打頭陣，依我說你坐山觀虎鬪，豈不甚好，何苦出頭陷世，老頭子這是心中話，可沒好意思說出來，這也是因爲馬爺累次與賊人比試武學，總取這個甘敗下風的，所以馬爺一答言，老頭子心中就不高興，無奈馬爺既然說了話拉，又不便攔阻，只得點了點頭，說道，馬護衛此去，多加小心，馬爺一滋牙，說道，老俠客你老人家就萬安罷，大丈夫上陣，不死帶傷，我此去與賊人交戰，不能宰了賊人，還不被賊小子將我宰拉，衆人聞言，心中不悅，暗道未出陣先說不祥之言，真乃喪氣，馬爺說着話，脫去了官衣，摘去了官帽，露出裏面土黃布的袴褂，又換了一雙青細布五分底的靴子，鋼刀插在腰裏，點手喚小船，就要出頭與賊人拚命，欽差大人在一旁看得明白，手拈胡鬚點了點頭，回頭向老英雄甘茂才說道，令徒馬如龍，很有忠勇之氣概，本院甚是歡喜，此人又是渾樸天成，將來必然有一番陞遷調轉，甘茂才說道，此事還須老大人多加提拔，且不言衆人敘話，且說馬爺蹲在小船之上，連催水手搖櫓，說道，小子們怎麼沒吃飯就來打仗來拉，水手說誰沒吃飯呀，出兵打仗，誰不飽吃戰飯，馬爺說吃了飯爲什麼搖不動船，水手說，馬老爺你別着急，你沒看這船是逆流往上走，當然要費一點氣力，馬爺低頭一看水花，說道，可不是他媽逆水，小子可留點神，別叫船翻拉，我落水就玩完，非

纓王八不結，一點救也沒有，水手心中生氣，說道，馬老爺也不知道是怎麼拉，水面行船，就忌諱說喪話，再說出兵打仗，都要取個吉利你快別說拉，馬爺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念吉祥歌也當不了一回事，兩人正然說話，小船已然來至戰船附近，水手停船不進，馬爺站起身形，丹田提氣，向上一飛身，登上了大船，沖着賊人一滋牙說道，你好哇賊小子，賊人面目一沉，說道，馬如龍你真不知自愛，出口傷人，是何道理，馬爺一指自己鼻梁子，哈哈一笑說道，憑你也認識我叫馬如龍，真有你的，好小子，賊人說馬如龍你別狂，你算什麼東西，認識你也不算我的本領，憑你一個壞馬，一肚子壞水，飛龍島中那一個不認識你，馬爺說就算你認識我罷可有一節，你可知道我的美稱，再說你可知道我是一位大官老爺，賊人說壞馬你少發話，戰船以上，講的是強存弱死，以武學分其高低，漫說你是芝麻大的官兒，你既然來至戰船，你就過來亮招動手，我都奉陪，賊人聽着話，回手取兵刃，乃是一隻九節豹尾鞭，馬爺見人家亮了兵刃拉，連忙探手說道，小子你別忙，我得問問你叫什麼東西，回頭我將你宰了，也好回陣記上功勞簿，賊人哼了一聲說，壞馬你問我姓名，這却不難，你總得腳底下加點勁頭，若不然我一報名，就須將那下倒拉，馬爺哈哈一笑，說道，你真好樣的，能學我說話，賊人也不答言，說道，你家寨主爺姓孟名順，有一美稱，叫做金鞭小二郎，現時在飛龍島，身爲天王殿站殿寨主壞馬你害怕不害怕，馬爺一搖頭說道，無名小卒，也無可怕之處，孟順說，你若懼怕於我，你就兩手一背，我將你捆回山寨，你若是不懼怕於我，你就過來動手，別熬時間，馬爺說就是罷，我非與你較量較量不結，馬爺說着話回手拉刀，將刀藏在身後，笑哂哂向賊人說，小子你面如敷粉，穿白愛俏，形如美女，我可是打心眼裏就喜愛你，若不然我們爺兩別打仗拉，

你隨我一走，我收你作我的徒弟，白日裏我傳授你的武藝，夜晚之時，你我二人同床而睡，我也沒帶家眷，你全仗是我的媳婦，你說好與不好，孟順一聞此言，臊得滿面通紅，雙眉倒豎，說道，馬如龍你滿嘴不說人話，可氣死我拉，你就拿命來罷，馬爺笑呵呵說，你可別死呀，你死了我該斷絃拉，孟順並不答言，擎鞭向前，用了一手丹鳳朝陽，九節豹尾鞭，勾奔馬爺太陽穴便打馬爺不敢怠慢，扭身形，閃在一旁，一搖頭說道，你先別翻臉，我話還沒說完呢，孟順說，你趁早別多說少道，你將你的狗命交給罷，說道，二次舉鞭，泰山壓頂，向馬爺頭頂便落，馬爺趕緊閃身，笑呵呵說道，孟順你別不懂交情我連讓兩招，並未還手，我總算容讓於你，你再遞兵刃，可別說我要還手拉，孟順說馬如龍你別廢話，你還手誰還怕你不成，馬爺一磁牙，說道，好小子，憑我堂堂一位大官老爺，你敢說不怕我，你豈不知殺官等於造反，你傷了我，哈哈小子你摸摸你還有腦袋嗎，孟順冷笑一聲說，馬如龍你再說無用之言語，可別說我罵你，你休走接兵刃罷，孟順向前一湧身，斜肩帶背，就是一鞭，馬爺見鞭帶風聲，來勢甚猛，不覺倒抽一口涼氣，心說媽的媽我的老老，別看這小子唇紅齒白，形如美女，手中兵刃，可甚是厲害，若是一鞭打在我的身上，可就了我的命拉，馬爺一面暗想，連忙向左一閃，說道，艾約你小子真不開面，我可真急拉，我可要叫你嘗嘗我的寶刀，是什麼滋味拉，馬爺說着話，一伸右手，鋼刀冲着孟順胸膛便遞，孟順收鞭向外一迎，馬爺趕緊抽刀，怕的是刀被九節鞭撞飛拉，馬爺轉回身形，繞至孟順身後，向前探身，鋼刀奔孟順後跨，喊道小子提防你的錢口袋，孟順一轉身，用鞭迎刀葉底藏花，鞭奔馬爺左跨，馬爺說好小子你夠多損，你使用花招，兩人差招換式，一來一往，殺在一處，孟順兩眼都紅拉，恨不得一鞭將馬爺打成肉餅子，以解心

頭之恨，馬爺談談諧諧，動着手不住大呼小叫，來往也就在四五個照面，馬爺又算完拉，只因孟順施展自己絕招，非要取馬爺性命不結，馬爺見人家手中豹尾鞭，上下翻飛，自己手中鋼刀，簡直就算成了廢物拉，招招架架躲閃閃就是遞不進去招，馬爺一着急，嘴裏高聲喊叫，說小子你敢動我，你若是傷了我，你就有滅門之禍，馬爺嘴裏說着話，不住往後退，猛然偷眼觀看，已然退到船邊拉，再有一兩步，也就要翻身落水，馬爺心中一着急，說道，小子你看我法寶罷，孟順一愕神，馬爺抽冷子就是一口黏痰，吐在孟順眼上，孟順一惡心，伸手就擦，馬爺上前一脚，說道，小子你就躺下罷，孟順並未提防，古冬一聲，倒在船面，這小子就地翻滾，滾出兩丈開外，鯉魚翻身，二次站起身形，伸手一指馬爺，說道，馬如龍你這算什麼武術，難道這是隨你師媽學來的能為，馬爺搖頭恍腦，說道，憑你小了三招兩式，也敢看不起我，我一口痰你就受不了拉，我若是再露別的工夫，焉有你的命在，正在這般時候，猛聽有人喊道，聞大帥有令，孟寨主回陣休息，待我取馬如龍的狗命，馬爺一抬頭不覺機伶打冷戰，心說真他媽喪氣，這禿驢可真不好惹，我後悔不該出頭迎戰，實指望一位白面書生，能有多大能為，因此我才搶先而來，不成想我將小白臉制服了，這位禿驢又來啦，這可要我的好看拉，馬爺正然沉吟，只聽來人口念阿彌陀佛，說道，馬如龍我看你今日怎能逃出我手，書中代言，來者非是別位，正是黑面真人法通和尚，和尚手提短把方便鎗，來至戰船，替換金鞭小二郎孟順，孟順說你老人家多辛苦罷，我走啦，且不言孟順退回陣去，且說法通和尚，伸手一指馬如龍說道，馬如龍你我累次相遇，我沒能以要了你的狗命，我心中甚是不甘，今日在此戰船，我再若叫你逃走，我就算妄為人類，和尚說着話，一舉手中兵刃，就要動手，馬如龍看了看法通，就憑

和尚這份威風，自己就算惹不起，有心下船逃回本陣，又怕欽差大人，辦一個臨陣畏縮的罪名，再說和尚在面前站立，也難容自己下船逃走，馬如龍左思右想，萬般無奈，將心一橫哈哈一笑，向和尚說道，禿驢你別狂，想當初我在黑風寺，一把火沒將你殺死，就算你命不該絕，那日我進入飛龍島，投遞書信，衆賊人全都對我有一份容讓，惟有你這東西，苦苦與我作對，聞天桂耳軟心活，聽從了你的愚惑，將我幽囚在連雲山莊，也是我洪福齊天，才能以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後來又被能人救走，你這東西在平原縣偷盜男女幼童，罪大滔天，又將欽差大人，擄進盤古寺，安心殺害，哈哈我今日與你相遇，活該我立此一件功勞，沒別的你將兵刃拋在就地，兩手一背，我將你網回營去，交與欽差大人，然後將你帶至營門以外，克父一刀，叫你的禿頭搬家，你看如何，法通哇呀呀一陣怪叫，說道，馬如龍你滿口胡言，可氣死我拉，休走，我取你狗命，和尚二目圓翻，邁步向前，斜肩帶背，就是一鏟，馬如龍向後一退步，說道，你先別動手，我還有話與你言講，和尚也沒聽見，並不答言，二次向前遞招馬如龍閃身躲過，說道，你這禿驢真不開面，你若是惹得我生了氣，可別說我用法寶傷你，和尚仍不答言，一擊方便鏟，擡頭就打，馬如龍見和尚急啦，兵刃掛風，惡狠狠向自己頭頂就落，馬如龍心中害怕，也不敢還招，不住向後躲閃，猛然心中一動，暗道我再向後退，豈不就要落於水中，艾約這可怎麼好呀，馬爺這麼一着急，高聲喊道，和尚你回頭看看，那旁是誰來啦，和尚不知是計，向後一退步，扭頭觀看，並不見有人，猛覺腦後金刀劈風，連忙一閃身形，只聽堂郎一聲響，馬爺鋼刀落於船板，原來馬爺一打詐語，容着和尚一回頭，馬爺冲着和尚後腦抖手拋刀，打算一刀將和尚刺死，不成想和尚又躲開拉，和尚一陣狂笑，說道，馬如龍你使奸詐，暗下無常，

象作什麼能爲，現在你是赤手空拳，已然走到了絕路，你還不引頸領死，等待何時，馬爺一看和尙雙眉倒豎，滿臉殺氣，不覺艾約一聲說道，完了完了，這禿驢要宰我拉，你們誰要救我，總得快來，來遲了我就完拉，和尙冷笑一聲說道，馬如龍今日你休想活命，這才是生有處死有地，你小子大概做夢也沒料到今日死到戰船以上，這才是閻王造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和尙說罷，向前一湧身，手舉方便鎚，冲着馬爺頭頂便落，馬爺艾約一聲說我的媽呀，這一回我可算是回老家拉，正在這般時候，猛聽有人喊道，和尙休得逞能，看我暗器取你，法通聞言，扭頭觀看，只見迎面飛來一件暗器，狗奔自己咽喉而來，和尙向旁面躲閃，一隻金鏢，落於船面，和尙抬頭見從小船之上，飛身上來一位女子，容顏俊美，體態風流，背插寶劍，脅下鏢囊，很有一番英武氣概，書中代言，來者正是聖手俠女何文英，原來姑娘自從昨日，在戰船動手，後來兩軍收兵，姑娘隨着大隊，退回水師營，何老俠客帶領姑娘，見過欽差大人，與營中各位，欽差大人滿面春風，向何老俠客說道，本院見令愛武學甚好，老英雄真可以算是有虎女矣，何老俠客說道，大人多有誇獎拉，大人分付隨軍行廚，設備酒席，衆人飲酒，夜晚之間，何老俠客將二位少爺喚至帳中，父女四人，敘說別後一切之事，夜深就寢，第二日清晨，用罷早飯，中軍鳴鼓聚衆，少時人位已齊，欽差大人與楊老俠客，陸坐大帳，楊老俠客目視衆人開言說道，今日亮隊，與賊人交鋒，衆位必須齊心努力，一鼓勝賊，衆人齊聲答應，楊老俠客，這才分派人位，率衆出發，何老俠客臨行，可就叫姑娘在營中休息，不必去至前敵，姑娘點頭答應，後來大隊軍士，夠奔飛龍島而去，姑娘心中可就着了急啦，心說我自濟南府大涯莊，迢迢數千里，來到了大清營，理當觀看兩軍交鋒，父親他老人家，爲何不叫我去至前敵，姑娘在

營內，坐立不安，後來暗中說道，你不叫我去，我也非去不結，姑娘將主意想定，趕緊收拾運身衣服，帶好兵刃暗器，自營中出來，喚來一隻小船，飛身跳在小船以上，分付水手開船，夠奔前敵，前去觀陣，水手不敢怠慢，奮力搖船，工夫不大已然來到戰場切近，也是事有湊巧，姑娘抬頭見戰船以上，有一位胖大和尚，向迎面之人，指手畫腳，可不知道講說什麼，水手就說，艾約，馬老爺又落了敗拉，姑娘聞言，連忙問道，你等可知道這戰船以上，身穿土黃布褲褂，他是那位，水手說，此人乃是護衛馬老爺，那和尚是飛龍島的賊人，馬老爺也不知怎麼啦，每次出頭，非敗在他人之手不結，姑娘說你等向前搖船，待我登船與賊人動手，水手聞言，一齊用力，少時小船來至戰船切近，姑娘抬頭見和尚手舉短把方便鏟，向馬爺頭頂就落，姑娘心中一着急，回手取鏢，高聲喊道，和尚休得逞強，看我暗器取你，姑娘這麼一喊叫，法通回頭觀看，一閃身形，金鏢落於一旁，姑娘向上一飛身，登上了大船，伸手一指法通，說道，大胆凶僧，你身在佛門，不思讀經理佛，竟敢幫助賊人，迎敵官軍，還敢在此戰船以上，動手傷人，今日與我相遇你死期臨頭，姑娘話未說完，馬爺在一旁哈哈大笑，說道，禿驢法通，你上眼罷，這位姑娘，乃是濟南府天涯莊，老俠客何瑞的愛女，美稱叫做聖手俠女，名諱叫做何文英，這位姑娘殺法驍勇，劍術精奇，此人來到就夠你禿驢受的，馬老爺我今日又算遇見了救星，你我是青山不改，後會有期，我可要失陪拉，馬爺說罷，又冲着姑娘，說道，這禿驢法名叫做法通，這東西罪大惡極，姑娘你可別叫他跑拉，你多辛苦罷，我走拉，馬爺說着話，從容下船，退回本隊去了，法通見此光景，怒氣滿胸，高聲說道，洒家我平生就是不願與你們這擦粉戴花的女人動手，丫頭你也別說長道短，你趕緊退回陣去，換他人前來比試，再說憑你一

位在弱女子，與我動手，豈不是白送性命，姑娘說和尙你也別狂，我既然登船，我就能幸你，你別走接兵刃罷，姑娘說着話，回手亮劍，寶劍冲上舉火燒天，寶劍一順，恨蝠來遲，雙手揮劍，連環步湧身向前，夜叉探海寶劍夠奔賊人胸膛，和尙一閃身形，用手中方便鏢，前迎寶劍，姑娘急忙抽劍，差招換勢，兩人殺在了一處，姑娘動着手，心中暗自盤算，說道，這和尙身材雄壯，必然是力大無窮，工夫一長，只怕我就要當場落敗，我還是乘機用暗器傷他，乃爲正理，姑娘想罷，見和尙插花蓋頂，兵刃勾奔自己頂梁，連忙一抽身，方便鏢落空，姑娘用寶劍一點和尙的右腕，和尙向後一抽兵刃，姑娘乘勢向後倒退，回手從腰中取出金鏢，斗手向賊人打了出去，和尙哈哈一笑，說道，這種玩意，有何等用處，和尙說着話，見鏢來切近，向旁一閃身形，伸手將鏢接住，姑娘會的是連珠鏢，因此才有聖手俠女的美稱，第一鏢發出去，第二鏢就到拉，和尙只顧接第一隻鏢，不成想，第二隻鏢到在切近，和尙有心躲閃，也來不及拉，只聽撲赤一聲響，鏢中和尙左肩頭，幸虧和尙皮粗肉厚，傷不甚重，和尙一伸手，將鏢起出，拋於船面，冷笑一聲，向姑娘說道，人無害虎意，虎有傷人心，你別看一鏢打在洒家肩頭，來來，你我大戰三百合，和尙說罷，一擎兵刃，就要二次動手，猛聽有人高聲說道，你等且慢動手，我來也，法通聞言，擡頭觀看，只見自本陣飄來一隻小船，船頭以上，站立一位寨主，但見此人，穿藍掛翠，滿臉紫斑，足登青緞子薄底快靴，腰繫巴掌寬的英雄帶，很透着英武非凡，此人來至戰船，回手拉刀，黑面真人法通，認出此人，乃是花面魔王焦亮，原來這小子在船頭以上，擡頭觀陣，後來見有女子登船，救走馬如龍，這位女子，正是天涯莊何瑞之女，焦亮心中一動，暗道這丫頭當日在天涯莊外，與我有一鏢之仇，至今未忘，今日我何不去至戰船，將

此女擒回山寨，與大帥求說，將此女配我爲妻，我也就不報仇拉，他若不肯嫁我，那時節我一刀將他殺死豈不解去心頭之恨，焦亮想罷，一語未發，跳在小船以上，分付一聲開船，水手不敢怠慢，少時來至戰船，焦亮回手拉刀，就要上前動手，黑面真人法通，口念阿彌陀佛說焦寨主你來至戰船，難道有意與此女比試武學不成，焦亮點頭說道，只因此女，與我一段前緣，我只怕你老人家失手傷了他的性命，因此我特來替換於你，和尙聞言，哈哈大笑說道，焦寨主你真乃是命犯紅鸞星，竟有這等美人，與你結下了前緣，我出家人甘願相讓，和尙說罷，跳在小船以上，回陣去了，姑娘一聽二人，不說人話，心頭火起，伸手一指焦亮說道，我把你這萬惡賊人，你在焦家鎮，強搶民女，被我父女知道，黑夜之間，到在你的家下，將落難女子，救出龍潭虎穴，實指望你這東西，能以悔過更新，洗心革面，爲大清國之良民，不料想你賊性難改，於第二日白晝之間，你在焦家鎮外追趕我的二位兄長，中途路上，被我一鎗打傷，你賊星發旺，遇救未死，你不該又於夜晚之間，前去攪鬧天涯莊，被我父兄等人，將你趕走，你就該還走他鄉，隱姓埋名，不成想你又投入飛龍島，協助賊人謀反，今日還敢來至戰船，口出惡言，難道說你就不怕死嗎，焦亮聞言，哈哈一笑，說道美人你聽透，焦家鎮上有我一份若大家私，我都拋於他人究其原因，也就是爲了你們父女，與我苦苦作對，我才不願再住焦家鎮，來在了飛龍島，我在此島中，想到你們父女與我所結之仇恨我不能生食你等之肉，無奈我在島中，豪蕭天王與聞大帥的委派，有份差使，一時之間，也不能出島尋你父女報仇，不料想鬼使神差，你今日來在了戰船以上，與我相遇，照理說，我焦亮今日就該報此當日一鏢之仇，可有一節，常言說得却好，冤家宜解不宜結，我有心將你帶進飛龍島，收你作爲我的愛妻，你我二人

，夫唱婦隨，百年偕老，你看如何，姑娘聞言，只羞得粉面通紅，伸手一指，說道，我把你這強賊，你死在眼前，還敢信口胡說，那裏走，看我取你狗命，姑娘說着話，雙手捧劍，款動金蓮，向前便遞，賊人一閃身形，說道，寨主爺我話未說完，你怎麼就動了手拉，姑娘蛾眉倒豎，杏眼圓睜，惡狠狠擎劍進招，並不答言，賊人舉手中金背鬼頭刀，說道，丫頭你年紀非小，一點情意不懂，你再動手，可別說我要還招，姑娘仍不答言，劍奔賊人軟肋，焦亮一閃身形，擊刀相還，兩人一來一往，殺在了一處，姑娘算是恨透了焦亮拉只因此賊，口出惡言，不堪入耳，姑娘恨不得一劍將此賊刺死，無奈焦亮刀法也是受過名人指教，兩人刀來劍去，殺得難分難解，姑娘心中暗道，我今日若不將此賊殺死，也難消我心中的氣，姑娘想至此處，留心尋找機會，乘勢虛施一劍，抽身向後便退，丹田一提氣，纔出有兩丈遠近，然後劍交左手，回手取鏢一揚右腕，鏢奔焦亮咽喉而來這賊人以前在天涯莊外，被姑娘金鏢所傷，早就知道姑娘鏢法有準，心中存了一份恐懼，這小子也是一旦經蛇咬，三年怕井繩，姑娘向後一退步，焦亮心說不好，這丫頭必是又要發鏢拉，賊人圓睜二目，留神觀看，也不敢上前追趕拉，後來姑娘右手一揚，金鏢勾奔自己咽喉而來，這小子胆戰心驚，加了十二分小心，容着金鏢來至切近，連忙向旁面躲閃，剛躲開這隻鏢，不成想第二隻鏢奔賊人小腹打來，焦亮有心躲閃，可來不及拉，只聽撲赤一聲響，金鏢進入賊人小腹，足有三寸，也足見姑娘是發了狠拉，非要此人之命不結，且說焦亮撒手拋兵刃，倉郎郎金背鬼頭刀落於船面，兩手一握子肚子，只痛得這小子汗珠子都流下來拉，身形恍了兩恍，古冬一聲，倒在埃塵，就地翻滾，工夫不大，兩腿一伸，裂裂嘴，兩眼一閉，也就嗚呼哀哉拉，姑娘見賊人已死，連忙上前毛腰拾鏢，擦抹血跡，帶在囊中，

正在這般時候，只聽有人高聲吶喊，說道無恥丫頭，竟敢傷了焦寨主，休走，看我取你的性命，姑娘聞言，擡頭觀看，但見此人身體肥壯，背厚腰粗，身穿青綢子夾襖夾褲，腰繫英雄帶，足登青緞子薄底快靴，面如鍋底，黑中透亮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少時來至切近，飛身上了一戰船回手取兵刃，乃是一對亮銀鞭，原來此人，乃是嚴氏三俠以內，大哥哥神鞭賽崑崙嚴世龍，姑娘用手取寶劍，向賊人一指，說道，既登戰船，你就通名受死，嚴世龍冷笑一聲說道，丫頭你問我姓名你且聽我告訴於你，我姓嚴雙名世龍，有個美稱，叫做神鞭賽崑崙，在江湖以上，誰人不知嚴氏三俠的威風，今在飛龍島，蒙蕭天王百般優待，派我為鎮山寨主，丫頭你施用你的金鏢，傷了我們一位寨主，你必是以為你的鏢法，出神入化，無人敵擋，來來，你有能為，揀我致命之處打來，若能以傷了我的油皮，就算你的武學超羣，無人能以敵住，姑娘聞言，雙眉倒豎，擊動就要進招，猛聽身後有人喊道女施主，且慢動手，貧道來也，姑娘聞言，扭頭觀看，只見小船以上，站立一位和尚，但見此人，面三秋古月，細眉朗目，鼻梁懸胆大耳朝懷，海下一部白鬚，飄洒胸前，身穿杏黃色僧衣，外罩毗盧褂，腰繫黃絨絲條，足登黃雲緞子僧鞋，白細布高筒襪子頭帶毗盧帽，背插寶劍，手執拂塵，飄然有出世之概和尚來到戰船切近，輕輕向上一飛身，兩足登在戰船以上，輕如狸貓，冲着姑娘微笑，說道，女施主你連勝數陣，足見你武學精奇，你且回陣歇息，貧僧我一時技癢，且容我與此位寨主，比試幾合。姑娘見這和尚，和顏悅色，說話透着和氣，連忙說道，既然如此，大師夫你就辛苦罷，我走拉，且不言姑娘下船回陣，且說嚴世龍正然要與姑娘比併武學，忽然又來了一位和尚，將俠女挽走，心中不悅，用手中兵刃，向和尚一指，說道，你這出家之人，為何多管我們紅塵之事，你來至戰船

，難道你還要動手比併不成，和尚口念阿彌陀佛，說道，這位寨主你這不是多問嗎，常言說得好，既在江邊站，就有望景心，我若是無心與你比併武學，我還能來至戰船嗎，只因貧道幼年之間，隨我的恩師，練過了幾載武術，不敢說練，不過是喜愛這個，因此也就用了，番苦工夫，學會了三招兩式，到如今我已花甲，精力已衰，這就叫做殘年暮景，如同風前之燭，無奈可有一節，我人老心却未老，我見戰船以上，衆人動手交鋒，各施所能，甚是熱鬧，我一時技癢，因此才來至戰船，寨主你賞臉罷，與貧僧走上三兩個照面，然後我就退回船去拉，嚴世龍冷笑一聲說道，你出家之人到了大清營中，當然是受了大清國的聘請，前來助戰，你出頭交戰，我却不管，你何必花言巧語，說長道短，你且通上你的名來，然後我二人再動手比併，和尚說寨主你問我名字，我也不便不說，我法各叫做澄空，出家在江西景德鎮城外三清觀，江湖有人送號，叫做神劍飛雲子，只因大清國欽差大人，帶兵攻打飛龍島，有貧僧好友，天外飛來銀面仙翁陸鳴岐，約會了貧僧，前來協助清兵，以報答皇王水土之恩，其實就憑我的武學，也不敢說是前來助戰，也不過就是前來觀看熱鬧，寨主爺你一表非俗，威風凜凜，當然身負絕藝，回頭你我二人動手之際，你必多多容讓於我，嚴世龍說道，和尚你也別廢話，就憑你的外號，我就知道你不是尋常之輩來來，你我大戰一百合，看看誰行誰不行，嚴世龍說罷，擊轆就要動手，和尚一搖手，說道，施主你不必着急動手，你且報上你的名來，我聽聽你是怎麼樣一位人物，嚴世龍說，我姓嚴雙名世龍，人稱神鞭賽崑崙，嚴氏三俠，我居其長，和尚你聽明白拉，澄空長老，點了點頭，說道，嚴氏三俠的名譽，我也曾聽見有人言講，據他人傳言，你們昆仲三人，在此江湖以上，行俠做義，濟困扶危，盡其天職義務俠義道，那時節貧僧我甚是景仰，

恨不得一步倒在你們昆仲的府下，瞻仰瞻仰你們的豐采，也是山高路遠，來往不便，因此我也就沒能以前去拜訪，不成想今日在此戰船，與尊駕相遇，這也是三生有幸，照理說你們昆仲，有俠義之稱，可不能失身為賊，幫助他人造反，受此罵名，你等身歸飛龍島，必定是有你們的原由，貧僧我叫做神劍飛雲子，我們二人各自佔了一個神字，寨主爺你就亮你的兵刃，我情願與你接接招，和尚說罷，回手將拂塵插於衣領以內，取下來寶劍，此劍乃是黑沙魚皮的劍匣，真金打造的各樣飾件，真金吞口，黃絨挽手燈籠穗，和尚一按彈簧，格崩一聲，寶劍出匣，光華燦爛，真乃是無價之寶物，和尚將劍匣放在一旁，這時候早有飛龍島募兵，將焦亮死屍搬走，將血跡打掃乾淨，嚴世龍見和尚亮了寶劍啦，點了點頭說道，和尚你接兵刃罷，說着話向前邁步，左手鞭在和尙前亂恍右手鞭泰山壓頂，冲着和尚頂梁，向下就落，和尚不慌不忙，見鞭來切近，一閃身形，擊劍就截賊人的手腕，這一招的名目，叫做剪腕，嚴世龍一收兵刃，二人還招，兩人搭上手，一來一往，也就殺在了一處嚴世龍動着手，留神觀看和尚的劍招，不覺

不怪和尚美稱叫做，神劍飛雲子，這劍法真算作出類拔萃，冠絕當世，適才和那乃是賣狂我當真得小心謹慎，若不然非敗在此人之手不結，嚴世龍想定

下翻飛，兩人殺得難分難解神劍飛雲子澄空長老劍術精奇，足夠劍客內是占山為王，殺人放火的賊人，長眉劍客慈明，派人將聘請他老

山西景德鎮三清觀中，和尚打心眼裏就願意來，只因心中將蕭道

時將飛龍島掃為平地，好為人民除害，及至來到了臨城縣高家

之事，也未能以即刻來到清營助戰，後來好容易算是到了大

頭一陣，又被天外飛來銀面仙翁陸鳴岐奪去，老和尚乾着念
 咒，當場敵不住他人之際，自己再出頭替換，不料想賊隊鳴金
 方丈也沒能出頭，心中有氣，今日又開兵交戰，老方丈甚爲歡喜
 前去迎敵，後來見姑娘何文英，連勝兩陣，老和尚口念阿彌陀佛，
 數陣，必然是力盡筋疲，待老翁前去替換於他，和尚說罷，這才跳上
 巖世龍動手，且說老方丈見巖世龍鞭招甚好，和尚心說，憑此人的武學，錯
 一位，早已落敗，我既然出頭露面，來到了戰船，我就該使用我的絕招，將此
 賊敗，也叫向人隊中，存了懼怕之心，老方丈想至此處，將劍招一變，使的是八仙劍法，猛
 然一劍，勾奔賊人的小腹，進步擦陰來勢甚猛，巖世龍右手鞭向下一壓寶劍，和尚一翻手腕，
 寶劍夠奔賊人咽喉刺來，白光一閃，已然到了咽喉切近，巖世龍有心躲閃，也就來不及拉，
 萬般無奈，只得將兩眼一閉，心說我命休矣，不成想老方丈容着寶劍距離賊人咽喉，只有半寸
 ，一翻右手，寶劍在賊人肩頭一拍，老方丈口念阿彌陀佛，說道，嚴寨主你不必恐懼，貧僧決
 不殺害生靈，巖世龍一睜二目，冲着和尚點了點頭，說道老方丈你手下留情，我甚是感激，你
 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年相見，機會有期，我走拉，老方丈哈哈一笑，說道，嚴寨主你且
 慢走，貧道我有一言奉告，嚴世龍站住身形，回頭說道，老方丈有何等言請，請講當面，老方
 丈口念阿彌陀佛，說道，自古至今，是邪不能侵正，飛龍島乃是彈丸之地，早晚必被清兵所破
 ，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嚴寨主不可執迷不悟，貧僧念其你昆仲三人，在江湖之上，有俠義之
 稱，寨主你又是堂堂儀表，武藝超羣，因此貧僧我才相勸於你，巖世龍低頭無語，多時才說，

老方丈你話不是說到這裏拉，你我彼此心照，我也不願多說，我走拉，嚴世龍說罷，跳在小船以上，回轉本陣去了，嚴世龍剛走，只見自賊人陣中，又飄出來一隻小船，船頭以上，站立一位道長，但此人，童顏鶴髮，白髯飄於胸前，身穿二藍色細布道服，青緞子護領，腰繫黃絨絲縷，燈籠穗垂於身旁，足登青緞子雲履，高筒白布襪子，頭戴九梁道冠，金簪別頂，細眉朗目，鼻直口方，壽毫多長手揮拂塵，背插寶劍，飄然有出世之概，這位道長，來至戰船以下，向上一飛，兩足踏在船沿，輕如落葉，老方丈澄空，口念阿彌陀佛說道，來人通上名來，道長微笑，說道，貧道余道生是也，我見你劍術甚是精妙，特來相會，老方丈澄空點了點頭，說道，我當你是何人，原來你便是蓋天第一仙客，你師兄弟二人，出家在湖北武昌府，大別山松陰古觀，身負絕藝，爲當代之劍客，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體，亞賽過大羅金仙，貧僧我以爲你師兄二人，必然是心志純淨，並無半點紅塵之念，不料想你二人，受了蕭榮道重金所聘來在了飛龍島，協助他人造反，依貧僧想來，未免是有失劍客的身份，常言說得好，紅花自藉青蓮葉，三教原是一家人，你在三清教祖門下，貧僧我皈依我佛，彼此俱是一家，依貧僧良言相勸，你師兄弟二人，即可回轉大別山，不管飛龍島之事，閑居古觀以內，參經禮佛，苦修苦練，修了一個壽與天齊，也免去輪迴之苦，那是何等的逍遙快樂，若是執迷不悟，甘心幫助蕭道榮作此反叛之事，你來看，現有天下成名的劍客俠義，在大清陣上，虎視眈眈，與你一決勝負，那時節只怕你師兄弟二人，畫虎不成，反類其犬了，余道生聞言，哈哈大笑，說道，老方丈你這一片言詞，聽着倒是近情順理，可有一節，仔細想來，也不過是老生常談憑我師兄弟三人，難道連這等話，還不明白嗎，無奈是人豈無心，士各有志，我師兄弟二人，在此松陰觀，靜

悟參修，不問紅塵之事，可有一節，你等衆人，武學在身，就敢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自以爲海內無其敵手，多管分外之事，我師兄弟二人，心中甚是不平，有意與你等，比併巖合，分一個高低勝敗，我二人若是敗在你們衆人手中，從此也就隱迹幽谷，任憑你等橫行天下，傳藝於匪人，若是你等不是我二人之敵手，你等也就能以銷聲斂迹，再不敢目空四海，因此我二人，才受聘來至飛龍島，蕭天王待我二人，甚是恭敬，我二人受施不忘報，也就一心協助他人，與大清國對壘交鋒，你們衆人，既然是被大清國聘請而來，倒隨了我師兄弟二人之心願，我等就可趁此機會，各施所長，一分勝負，只要你等果有驚人之藝，我師兄弟二人，當場落敗，也就脫出飛龍島，不管蕭天王之大事，你看如何，老方丈澄空，口念阿彌陀佛，說道，你此言差矣，我等衆人之中，就拿貧僧說罷，雖然是學會了武藝，可也不敢口吐狂言，目空四海，更不敢傳藝於匪人，橫行天下，但不知你何出此言，本集至此告終，欲知後事如何且看第十一集中自有分解

